

白蓮劍影記

民國三十年七月發行初版

實價國幣一元
(外埠酌加寄費)

有 著 作 權
白 蓮 劍 影 記

不 准 翻 印

著 者 趙 煥 亭

發 行 者 承 德 堂

印 行 大 陸 廣 告 公 司 印 刷 部

天津法租界海大道
電話三局二九四〇

總發行所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 開明新記書店
效康里三十五號

分發行所 北京琉璃廠 文興書局暨京津滬各大書局
第一九八號

本書依照著作權出版法已呈請內政部註冊

武俠
長篇

白蓮劍影記

趙煥亭著

第一回 石秀才諧詩喪命 花胳膊聚盜鏖兵

鐵骨秉英風，全憑一劍名，五洲滿足跡，四海遍豪聲，碧血不輕濺，丹心向弱生，惟思舊事舉，慷慨爲誰確，書表山東德州，夙稱人傑地靈，且百姓天性好武，普通之家，均具高深武功，休說男兒以刀劍爲生命，卽是那紅妝裊裊，弱不勝衣的女娘兒，若一旦遇事，一般的是提提鞋子，挽挽鬚兒，登時來個馬上三槍好不伶俐，當有蒲中葉，爲德州武事最盛之期，差不多連總角小廝，也是終日踢跳，每人跨一柄小竹刀，玩得不高興，登時便大殺大斫，打得鼻青臉腫，那個若是畏縮，便算差了人種兒，這也不在話下，單說德州之南，約五六十里許，有一小小山莊，這個村兒雖處在荒陬僻壤，風景却十分幽緻，開門向山，叢蔚禾麗，一泓清湍，却從山腰洩下，潑河環繞了這片山莊，每當春秋

佳日，那山花漫爛，小溪中白鷺橫飛，真有賞玩不盡之景，這山莊處在這山清水秀之間，便名洄溪村，村中漁樵咸宜，百姓特殊富饒，安居樂舉，等閑連個偷兒都是希見的，每逢什麼節兒，村民便三五相約，大吃大喝，吃得爛醉，一溜歪斜，非三更時分，決不能拋腳到家，正是，

鵝湖山下稻梁肥，豚糲鷄栖對掩扉，桑拓影斜春社散，家家扶得醉人歸。

這山莊中，真是一個世外桃源，等閑想不着之樂趣，百姓工作之暇，便集在野肆，鬧壺老白乾，或踞在沙灘上談天，將舊有的武事，完全拋得有影無踪，舊有的武壯少年，也都漫散得七零八落，武事既備，一般子弟無事，很有修些文墨的，居然出了三五秀才，在這小小莊村出個秀才，是破天荒的事，那些秀才也便自居非閒，整日集會同年，晃着袖兒，滿街亂串，一個個咬文嚼字，酸得肉麻，秀才中有一石姓，村中索性去其名兒，呼他爲石秀才，這人甚爲和氣，因他談諧善謔，不拘小節，這洄溪村之東，有一村落，地

勢頗像一龜，名爲龜村，人俗呼爲王八坑，這龜村與洞溪村不過相距四五里之遙，完全借用洞溪灌溉田園，洞溪村撐有壩口，每年必須本村灌溉畢，方放水入龜村，龜村之西有一土山，風景甚好，每當春秋佳日，騷人墨客往遊者很多，可笑這土山，遙望活脫脫的一個大龜，昂首伏在那裏，名臥龜山，山下小溪曲折纒山而過，兩岸垂楊，山麓粉壁亭台，一日那石秀才與二三友人去遊龜山，正在顧盼賞玩風景，突見溪畔蠕蠕爬上一大龜，石秀才等拍手大笑道，因提筆寫了一首歪詩，詩云，

春在龜山裏，何須彼此伸，風流共賞，俱有過來人。

這首詩正提在一板似的壁上，原來這龜村名符其實，滿村小娘兒都如杏花村小娘兒一般，生性最淫，女子無一潔白之身，據說也是受這龜山風勝，村人主張修理此山，在動工後三五日，村中男子均悶病，有的爛耳破鼻，悶得烏烟瘴氣，大家正不知怎的原故，突聞一陣鐘鼓大鳴，村人曉得會中聚人，一定有什麼事，於是齊集在一座關帝廟中的會議廳

上，早見那建議修山的老村長，抱了頭踞坐在矮椅上，見了大家勉強起來遜坐，一個口快的少年道，喂，老村長今天怎的了，爲甚麼弄得鼻青眼腫，想是又與誰嘔氣，老村長張開青紅眼兒，向少年一瞞詫意道，噫，你老兄真是烏鴉落在豬身上，見人黑不知己皂，少年用手一摸，自己鏡面似的臉，竟成了老癩皮，大家聽了彼此對瞅了半晌，原來大家都是一般病兒，老村長發話道，老朽忝爲村長，本意爲整理龜山，以修村譽，不想竟觸龜神之怒，降我們大過，說着伸出一指，指着自己面孔說出一片話來，原來老村長建議修山，不數日自己覺得渾身甚不舒適，起了無數瘰粒，老村長正詫意得甚麼似的，伏案呻吟，忽見一將軍昂然立於面前，金盔銀甲，手中紅纓大戟，瞪起圓標碧眼兒叱道，吾神奉上帝之命，鎮守一方，已歷千百萬年，不意汝等竟敢大胆凌辱，吾神念爾等無知，姑且饒恕爾等，汝爲一村之首，速卽醒悟，說着大戟一揮，只見波濤滔天湧來，震天價一聲巨響，那將軍化一大龜，向村長再三點首泛波而去，老村長嚇得狂呼大叫，只聞

唏哩嘩啦一聲響，加着自己夫人叫道，老害邪，熬日東磕西撞，灌臊黃湯子，醉了撒酒瘋，該天報明，老村長睜目一看，夫人站在面前，自己却躺在地下，一條方案，支着腳兒，蓋在自己背上，老村長連忙爬起，恍然曉得是做了一夢，竟嚇得連案兒弄倒，什麼壺兒，盤兒，墨水等項，打了粉碎，週身滾得如泥母豬一般，老村長同夫人收拾什物，細味夢境，恍有領悟，知是臥龜山山神示警，急急跑到會議廳，親自拿起鑊杆，鏘鏘鏘，便是幾下，不頃刻村衆齊集，老村長發表意見，將修山之工，改建廟宇，按夢中所見之人，畫起神像，便是龜神，其餘神像，都是些魚，鼈，蝦，蟹，之類，這廟宇告成，村中病者登時痊可，可是婦女淫奔，認爲定例，因此各村恒將這神話作爲笑談，天長日久，便流傳出兩句口號，是，

臥龜山頭尖尖，龜村的王八有幾千。

因此龜村之人，非常惡聞王八二字，這且慢表，單說石秀才乘興題了這首歪詩，自引爲

笑樂，幾人撫掌大笑，聲震林木，興盡而返，不想竟因此惹出風波。過了幾日，石秀才早將遊山之事忘在腦後，那日正悶坐在家中，忽然有人喚道，石爺在麼，接着扣了幾下門環，石秀才匆匆跑出笑道，老劉哇，你真會趕嘴，俺約你早些來，你偏不早不晚趕上俺午飯，今天你老嫂做了幾條懶籠兒，咱們哥倆，飲杯白乾，弄條懶籠怎樣，說着嘩啦啦開了後門，早見三五精壯漢子，個個挽起朝大髯兒，露着青筋暴露的健臂，鼓起蛤蟆眼，拔手而立，常頭一個紅眼睛漢子，見了石秀才突然道，什麼老劉，俺老田且給你條懶籠吃再講，說着一抖手，嘩啦啦一條黑索，早飛上石秀才脖兒頸上，不容分說，搽了便走，石秀才認得他是龜村潑皮少年田老四，於是道，田大哥別這般開玩笑呀，人看了且不雅相，老四冷笑道，哈哈，姓石的真把人冤苦咧，那個和你開玩笑，石秀才脚不沾地般，已被人一溜歪斜擄走，一逕奔向龜村而去，大家摸頭不着，隔了一夜，洞溪村長王仁曉得，登時大怒，急會同本村當事人，合諸父老商議辦法，王仁發話道，俺忝為一

村之首，負護庇村人之責任，如今龜村竟敢越境拘人，實於人情不合，諸位兄弟有何意見，突有一人叫道，昨日俺略有聞，石秀才吟了一首詩，竟惹龜村之怒，因此將他捉走，俺們趕快差下人去要人就是，大家一看，却是一個少年，生得虎背蜂腰，面目清秀，動作之間，精神百倍，這人姓耿名裕，號嘯虹，乃是一名武師之子，幼年怙恃早喪，依祖母秦氏長成，秦氏武功精通，當年有個女俠，名秦月娟，威名久著江湖，便是耿裕之祖母了，秦氏雖精通武功，可是一些未曾教與孫兒耿裕，因為當年耿武師，盡得月娟真傳，義氣如雲，疎財好交，武功深造，一生未曾遇敵手，不想那年耿武師又攪了一趟買賣，行逕嵩山之下，遇大盜雲裏飛單身劫鏢，不想被耿武師一劍戰敗，削落一耳，雲裏飛懷恨逃脫，武師也未在意，不想武師老年不涉江湖，只自己閉門奉母，到享些天倫之樂，真是禍從天降，一日一不速客來訪，武師見了，登時一怔，原來這客人生得吊眉突目，黑鍋底般的面孔，只是少了一耳，武師已恍然，那客人伸出鐵錐般的二指，一言

未發而去，武師從此終日不樂，二日後三鼓時分，秦氏聞得一陣刀劍聲，急結束查看，早見耿武師尸橫後院，秦氏知是仇殺，哀痛一番，耿夫人抱了耿裕，勉強辦理喪事，耿夫人當喪事畢，也使頭病倒，追隨武師於地下去了，秦氏撫養孫兒，深惡武事，從此不提武事，所以一些不肯傳與耿裕，以上都是後話，這不過略爲表叙罷了，且說耿裕提議去要人，大家都未決定，早見一文縐縐秀才先生，探着長脖兒，瞪起胡椒眼，兩片乾癟腮下，披分着黑油油的燕尾短鬚，滿額暴起青紫筋兒，脖兒晃了兩晃，伸出二指長爪，向空中畫了兩個圈道，阿喲，這還了得，隨地吟詩，也是俺們書生本色，騷人的韻事，龜村他竟敢蠻橫，欺壓鄉黨，凌辱斯文，說着手兒一揮，很是義形於色，那知一下正打在案上茶杯，唏哩嘩啦滾落地上，濺了自己一身淋漓，大家正在搗亂，早見一人飛奔過來道，好叫諸位爺台得知，方才咱村快腿張六到來，有要事待稟，王仁叫有請，早見一個精壯伶俐漢子，舞而入，向眾人施禮，衆人一望正是本村快腿張六，王仁道，老

六有什麼事快快說來，張六喘息道，今天早晨領王老爺之命，打探石秀才消息，可是小的出村三里許，見一隻狗，啣一隻人腳，小人根據尋覓，早見一僵屍在蘆葦中，已血肉模糊，被野犬吃去頭腦，好在小人認識石秀才鞋兒，因為他這鞋，還是小人與他從市上買得的呢，石秀才被害是無疑的了，大家聽了登時大哄，王仁道，莫亂莫亂，諒石秀才隨便吟首詩兒，決不至要命，怕不是誤認，如今之計還是依相公之計，差人去要人，龜村如不交人，再作道理，當年龜村爲壩口曾與洄溪村紛爭，後來解合，龜村頗受咱村指揮，如今咱只須閉塞壩口，使溪水橫灌南村入大河，使龜村農事不當，自然諸事附咱村了，大家聽了無不道善，耿裕沉吟道，這壩口既是二村生命，尤如兵家要塞，不可不早派人守護，王仁道，無須如此，龜村決想不至此，況且咱村尚有精通水性的黃泥鰍趙柱，水中蛇解大用，即使他佔有壩口，亦不難奪取，耿裕心中暗笑，王仁早已差下村中精細少年，苟全，王利本二人，率領六七健壯漢子赴龜村要人，苟全和王利本二人，本是

舊武社紅人，也是各村中虎將，提起來皆是錚錚有聲，王利本習得好悶棍，生得膀闊腰圓，虬鬚虎目，一張大麻臉，油面黑花，說出話來悶渾渾，苟全綽號穿山甲，因為他身軀短小，瘦而且敏，上高躍下的功夫委實不錯，平生練了一手好雙刀，當年辦理武社，和一般少年保守村坊，很有些名聲，後來武社少年漫散，也便罷手，二人當時拿出當年氣概，雄糾糾率衆風也似捲向龜村，這且按下，再說石秀才，那日無故被田老四捉弄，一逕擁入龜村會事所，早見內中出入許多人，見了石秀才橫眉豎目，見當中一精壯漢子，生得身軀偉大，紅黑面孔，滿腮刷子鬚兒，裂着鯨魚口，却是三片兒，石秀才認得是龜村大潑皮少年花胳膊袁德，左右盡是龜村少年潑皮，當時袁德見了石秀才喝道，姓石的，俺們夙常不錯呀，你怎的隨地罵人，石秀才方說得一個不敢，早被人推倒一陣亂棒，一個文質彬彬秀才，如何當得，一陣慘嚎，一縷冤魂竟向道山蕩去，袁德尙且喝打，見石秀才一聲不哈，方才曉得已死，急用冷水噴來，已不中用，大家慌了手脚，袁德笑道，

俺老袁縱橫江湖二十餘年，殺個人兒不當搯個螞蟻。這也值得大驚小怪，快快拋出莊外就是。於是將石秀才屍身，拽死狗般的拉出莊外，袁德曉得泗溪村定然要人，於是分撥壯漢，村頭要路吩咐排下巡夫，次日苟全，王利本二人，氣噴噴各帶了隨身武器，領莊衆直奔龜村，早見五六壯漢結束伶俐，在莊頭來回踱着，見了苟王一行人，登時瞪目喝道，來人慢進，刻下莊主有令，現在四外不靜，須防宵小，苟全叱道，休得胡說，俺泗溪村綽號穿山甲苟全便是，昨天貴村潑皮，用老四，未知何故，硬生生將俺村石秀才捉去，特來索要，只見龜村一個細條漢子，一條脖子長而且細，瘦得鷹腮凹目，兩個胡椒眼，便如鼠子一般，一面盤起耗子尾巴似的小辮，聽了苟全之言，突然一挺長脖子，拍胸哈哈大笑道，好沒來由，什麼十秀才九秀才，俺都不曉，只是昨天俺們田頭子，弄來一個愛罵人的漢子，打了一頓放回去了，你們竟敢胡斯賴，須知俺水駱駝這手八仙拳，不是好惹的，說着長鬚亂晃，早拉開手式，一面笑嘻嘻意態十分輕視，苟全道，咱二村夙日

和睦，却談不到的，只交出石秀才萬事皆無，水駱駝大怒罵道，瞎眼的東西，再要胡纏，咱便敬你一拳嚐嚐，王利本再也耐不得，早一個旋風躍過，照水駱駝當頭一拳，水駱駝急閃躲過，隨手一個推倒泰山，一拳掄過，利本偏身閃過，便是一個下取單手式，水駱駝着慌，趕快退兩步便是一脚，早被利本一手抄着，單臂一送，水駱駝已吭味一聲，仰巴交跌翻，利本大笑來捉，水駱駝已一個鯉魚打挺式躍起，正接着利本來拳，二人各自用力後拉，利本力大，兩人滴溜溜轉了兩個圈兒，利本一手抓着水駱駝長脖，往下一按，水駱駝挺脖亂鑽，閉得青筋暴露，利本用力一推，水駱駝隨手式嗆唧撞出丈許，還一跳丈八高的道，好小子，真歹毒，若非俺這聲兒有些來頭兒，早離了腔子，說着漫罵而去，那些壯漢早被苟全衆人打得七零八落，逃入村中，苟全利本一逕打入，突然一聲喊，早見水駱駝倒提一把風也似的單刀，斜刺轉出叫道，姓苟的慢來，說着望後一招，早有數十壯丁轉過，當頭一人，苟全認得正是袁德，左有田老四，許點脚，右有李

通和劉鐵，王一鎗，好些人都是龜村潑皮，各自有兩手武功，袁德怒目冷笑道，老苟你這是何苦，石秀才無故辱罵敝村，老實說合村公憤，將他送與閻王老子，於是將石秀才如何辱罵說了一番，原來石秀才合當倒運，他那日吟了一首歪詩，原是笑話似的，不想正題在袁德之宅壁上，龜村之人，本來最怕提王八二字，他偏描得如親眼見一般，也是袁德三房四妾，自己照顧不來，他家中厮僕也都是袁德替身，無形中，袁德頭上贈上百十個綠巾兒，袁德只作不知，這次石秀才正罵着他心窩，登時大怒，於是招集龜村衆龜兒，將此事說了一番，衆龜兒聽了不知怎的，心裏各個集了一種又酸又辣又苦，不知是那種味道，一個個氣憤填胸，登時大家議妥，推袁德爲首，預備洩恨，袁德本是一個大潑皮，練得一身武功，平日交結江湖，殺人放火也是常幹的勾當，登時正遂心意，即日差下田老四去捉石秀才，田老四也是袁德一黨，武功倒還來得，當時將石秀才一頓打死，龜村父老等見事不好，忙勸袁德罷手，向泅溪村賠個話兒也就罷咧，袁德大怒道，泅溪

村自尋苦惱，在前數年洞溪村會踞壩口，使水不得灌入咱村，欺人已甚，俺正想報仇，如今怎肯罷手，說着兇睛一瞪，早嚇得衆人倒退而同，當時苟全見袁德勢大，卽想暫時罷手，回頭再作道理，那知王利本悶渾渾，早已大叫老袁王八羔兒，還不縮頭，難道你龜村盡是王八，無人曉得不成，還待石秀才點出呢，袁德聞言，登時氣得直躍起丈八高，大叫反了反了，那個敢去與我拿下，只聞劈雷般一聲大叫道，李俊願往，早見隨聲盡處躍過一威凜凜漢子，手中一柄雪亮單刀，一個燕子穿雲式卓立當場，王利本已揮揮鐵棍吼一聲沖過，大叫李俊休走，聲盡處，早雙手輪棍棍劈頭便是一下，李俊偏身讓過，利本已一個連環步法，颯，颯，颯，棍如長蛇，一連四五下，李俊不暇招架，被利本一個毒龍出穴式，輕輕一棍向李俊背上一纏，喝聲滾你媽的蛋，李俊早隨棍張手舞腳的飛起丈八高，拍嗒一聲正砸在水駱駝身上，水駱駝正伸脖瞪眼觀戰，猛然一顛，登時一個後坐兒，吭哧一聲，二人壓得好羅羅兒，袁德大怒，猛的一甩大衫，就要跳過，田老四叫

道，割鷄焉用牛刀，看小弟捉這黑廝，田老四甩脫英雄衫，百忙中搶了一條丈八長矛，着地一抖，銀花漫散之下，便是一個怪蟒出穴式，向利本窩心刺去，利本橫棍突的一撥，早撥開矛式，縱身而進，田老四久慣江湖，有什不曉，知利本棍法不弱，急望後一退，矛尖點地，一個梢公反簪式，倒退丈許，荷全見利本久戰恐吃虧，拔出雙刀霍的一分，一個燕子穿雲式飛過，替回利本，田老四長矛已重復抖來，原來武功中兵器長短相交，二人相距丈許，久則短兵必敗，如二人接近久了長兵則敗，此是至要，故田老四見利本接近，趕忙後退，然後取攻式，閒話休提，且說田老四見荷全替回利本，已雙刀翻舞殺來，老四不敢怠慢，抖矛接戰，二人登時攪作一團，直殺得翻翻滾滾，烟塵亂抖，半晌不分勝負，荷全見急切攻不勝，就地一滾，雙刀左右取近下路，老四洩矛反身，一個金鷄捉食，只見矛花漫散，便如水晶洩下，突，突，突，一連數矛刺過，荷全雙刀左右分撥，只聽釘釘鏗鏘，刀矛相碰聲，荷全趁勢一個旱地拔葱式，拽刀飛起丈餘，就下勢一

個隨風掃葉，老四着慌，急豎矛來擋當兒，苟全已一刀平削下，正中頭上軟巾，連辮髮整個兒削落，老四拋矛一個箭步躍出老遠，苟全飛步趕過當兒，早見利本領自己人合袁德拚命殺在一起，袁德手中一雙鍊鞭，兇神一般殺得雙目皆赤，洞溪村人已被殺二人，其餘負傷退下，只利本揮起悶棍敵住袁德，且戰且走，苟全見勢不好，不敢趕殺田老四，反身來助利本，袁德部下許點脚，劉鐵，李通，王一鎗等叫喊一聲，一齊奮進，刀鎗劍戟，耀目皆花，將苟全圍了個水洩不通，苟全一人如何敵得，早被王一鎗一個下掃，掃了一個跟斗，被龜村捉去，利本見苟全被捉，自己人都逃去，只剩自己一人，一時心慌，趁勢洩棍退下便走，袁德等大叫王利本休走，大踏步趕去，利本正走之間，只聞有人叫道，敗將慢來，聲如牛吼，粗而且悶，利本一看却是一黑漢，生得矮兒且粗，一臉堆腮肉，偏鼻蛤兒口，一雙小眼略透個縫兒，手中一雙鐵錘，擺着肥屁股奔過，利本一望，却是武大郎尙新，於是雙手擎棍，一個開門炮直搗將去，矮子體笨，只雙錘來擋，

利本却又縮回棍頭，只掉棍斜刺一掃，正中矮子雙腕，二錘都被掃落，利本近一步一把捉牢，用平生力舉將起來，往後一拋，恰好袁德虎吼趕來，突然眼前烏黑，說時遲那時快，拍嗒一聲，碰個正着，二人一齊跌倒，利本趁勢得脫，一口氣奔回洞溪村，早見黑壓壓一行人，單刀鐵尺擁來，正是洞溪村人，因苟王二人與龜村殺起大敗，其手下死二人，其餘奔回報信，王仁大怒，立集村中壯丁，推孔達，甘連城，趙杆，解大用四人帶領救應，王仁在村中一面佈置一切防守，一面差人去尋舊朋友速來助戰。當時利本見了衆人草叙一切，大家大叫了不得，龜村豈敢如此蠻橫，說着大家入莊，留十餘人守村頭，一行人到關帝廟會事所，見了王仁叙說苟全被捉，並死了二個壯丁，王仁氣得暴跳，連夜會集村衆，商議戰合，少年主戰，老年主合，正在分爭不定，忽人報龜村有人到來，王仁急叫少候，於是排例健丁，趙，解，孔，甘，王等分例左右，王仁入座引上使人，一霎時左右引上一醜漢，生得鬼耳鷹腮，蒜頭鼻兒，一張大口直裂至耳岔，滿面豹皮油

麻，連腮鬍子綜刷短鬚兒，大踏步搶將來，左右一聲軍威，震動天地，單刀閃動映目無光，那漢斜目睨一下兒，哈哈一陣冷笑，十分睥睨，當王仁面前丁字式站定，變手叉腰兒，一翻白蛤眼瞅定王仁，移時道，在下沈成龍，爲好友袁德所邀，特來下書，說着從懷中摸出一封書信，左右方要來接，成龍早颺一聲飛拋上王仁案頭，雖是一紙書兒，氣力却十足，王仁打開一看，原來是一封要挾函，因袁德一陣將洞溪村打得落花流水，袁德自謂天下無敵，因招集村衆商議撰奪壩口，合兩村公有稻田，龜村因爲被石秀才罵得氣恨難出，又見洞溪村無能人，正好趁勢制壓，大家商議居然成功，袁德於是大招來其舊友，均是江湖朋友，預備與洞溪村打降，一面修書與洞溪村，差慣賊沈成龍送去，隨帶觀看虛實，當時王仁看罷來書大怒，命左右搜出沈成龍，成龍早就一跳丈八高的漫罵而去，王仁怒氣不息，方要親自攻龜村，突有人報道，龜村人進佔壩口，並阨住東西要路，所有稻田盡歸龜村所有，王仁嚇得一個顫抖翻落椅上，左右扶起，王仁道，俺悔不

聽耿相公之言，竟有此事。刻下稻禾將熟，如何是好，只見一健壯漢子立起叫道，龜村欺人太甚，若再含忍，恐將來盡受其辱，不如趁勢從村中挑揀壯丁，加速煅練，以爲吾村守衛，王仁大恍，當日招集村人挑選壯漢共千數百人，分成五大隊，趙，解，孔，甘，王，各領一隊，登時滿村金鼓震天，鬧得烏烟瘴氣，十分緊張，且說成龍返回叙說一番，袁德怒道，好好好，王仁老兒竟敢如此倔強，俺已派人佔得壩口，不日稻兒將熟，先割他娘的再講，說着命帶上苟全，左右一聲喊，擁了苟全，已被細得秋鷄子般，一步一棍打來，見了袁德挺然站住道，老袁你不必排得這假威風，俺是見過的，俺苟全鐵錚錚的漢子，豈肯屈服你這般龜窩，殺害由你，左右併着一腔熱血結識你，說着昂然站定，雙目瞪得琉璃球兒般，袁德哈哈笑道，龜老哥好漢子，俺們夙日不錯呀，叙個交兒如何，苟全叫道，你這毛賊鼠竊，那個與你論交兒，說着飛起一脚，把袁德面前桌兒踏翻，袁德大怒，叫斬首報來，苟全啞了一口，昂然已出大廳，左右擁出，朋晃晃單刀架在

苟全陸上，苟全道，朋友爽利點呀，那持刀的方雙手掄起雪亮大刀，就要削下，突然鏗唧一聲，似乎單刀落地，接着啊啞撲通一聲，苟全張目一望，見持刀之人，仰巴叉跌翻，單刀拋出老遠，左右四五人如木雕泥塑，一個個哈腰瞪目不敢動，苟全不由己的被人携起，但覺得兩耳風聲，其速如電，不頃刻聞得一片金鼓大作，有人叫道，小施主前面便是洞溪村了，刻下正在練兵，龜村人多勢衆，並且有十數綠林大盜，武功十分了得，不可大意，欲勝龜村，非貴村中一位老太太不可，切細訪查，不然全村盡歿，將淪於盜藪，免不了一番淫掠塗炭的，說着恍然劍光一閃，如飛鳥轉翅般，却不見一人，苟全如夢如醒，不知是生是死，可是自己分明聞得有人對自己說話，怎的會是夢呢，苟全清醒過來，突然站起左右一望，見一片蔭深的松林中，隱隱透出粉紅色牆壁來，微風吹過，嘩啦啦一陣鐵馬聲，正是洞溪村頭的一座古剎，名靜慧寺的，苟全明白是被人所救，但不知救自己的是個什麼人，有如此本領，聽那人言語，分明是個僧家，但是靜慧寺內有

個老和尚，已七八十歲，整年的連山門都挪不出來，風吹就倒之形兒，決對沒有如此本領的，苟全正在迷茫茫的亂想，突然一陣金鼓聲隨風飄來，將苟全的思想嚇退，急急奔入洞溪村，遠遠的就看見村頭高高懸起兩個旗幟，交叉着隨風飄揚，村壘上許多壯丁，單刀長鎗，來回梭巡，苟全曉得洞溪村已然與龜村旗鼓相當，這正是村中警備，想着已到村口，村丁認得是苟全返來，急報上王仁等，大家迎出，見苟全狼狽形兒，一齊驚楞詢問所以，苟全隨大家入廳，細叙被救經過，但未知救己命的是何等人物，王仁道，天不絕人，此定有仙助，苟全道，俺自被袁德所困，倒得了龜村一些消息，可是自得到這個音信兒，俺便曉得龜村已是騎虎難下，因為袁德招集匪人，據說當代大盜邢無影，合花嘴豹等均在此村，王仁道，這裏下書的沈成龍，也是燕北大盜，亦在此村，苟全道，沈成龍何足道及，邢無影俺曾聽說，生得秀如好女，生平習得一雙純鋼錮，來去無踪，他若掄起雙錮，風雨休想浸入，曾縱橫千百官軍中，殺人如麻，可是連帶兵管帶，均未得

見其形兒，真是一個滾馬大盜，他本名邢飛烈，因其來去無形影，江湖上便呼之爲邢無影，可是現在已年近七旬，與花嘴豹均是同年老賊，手下不知傷了多少性命，此賊不除，俺村定遭塗炭，

第二回 爭壩口龜村敗績 戰洞溪老將施威

上文王仁聽了苟全之言，嚇得面目皆更，手足無措，連話都說不出來，正在烏亂個不住，人報張老率其門人到來，王仁問報，拍手跳起，連帽兒都不顧戴，蹶着鞋子合衆人迎出，早見門外四五英雄少年，一色的青巾裹額，當頭紮起燕尾式俠士巾，腰束四指寬流雲飛蝠生絲板帶，外鑿內透出緊身窄袖戰衣，足下牛皮快鞋，各跨刀劍，威風凜凜，擁了一個紫面長髯的老者，那老者生得身長八尺，紫面長鬚，身穿一件青色鐘式衫，腰束土黃色布帶，足下家常鞋子，頭上一頂草帽，屁股後邊垂着一個又長又寬的刺花烟袋兒，手中提了一條三尺長的紫竹烟筒，只那烟鍋兒，便有酒杯大小，見了王仁等笑嘻嘻的

趨上，一把握了王仁的手道，老弟少見哪，哈哈，光陰真是快得很，就如老弟你也這把把鬚兒了，大家說着一逕入內，王仁與大家介紹相見了，王仁道，敝村因爲一些小事，與龜村發生爭執，小弟夙日懦弱無能，武功是不消說，張老兄是深知的，遇一點事俺就沒准心骨兒，好在俺生平交下幾個相當的朋友，沒別的，俺便想到張老兄身上，一定能替小弟分心，張老笑道，是呀，不過俺這些年來對武事疎淡多了，眼看着一般舊友凋零過半，還有些覓不見下落的，只剩下老朽這把枯骨兒，還在掙命，俺前天見到你派下的人，曉得貴村與龜村之事，起事雖由石秀才，但區區之事，何至害人命，俺此來並非助戰，本想與二村和解，如二村有不聽俺言的，俺便並力攻打，說着哈哈一陣大笑，精神洋溢，十分矍鑠，王仁道，張老兄雖是個老合事，可是龜村現下已然招集好些大盜，預備打降，即使龜村願意和解，那些賊盜如何肯聽從善罷，張老道，龜村不過集些毛賊鼠竊之輩，何足道及，王仁道，這可不盡然了，龜村中有當年大盜邢飛烈，花嘴豹等，

均多年巨盜，張老犇然道，這還了得，龜村竟敢窩巨盜，邢飛烈等，年已古稀，當年均俺之勁敵，可是屢以江湖情面相關，與老朽頗講些義氣，如此更好了，今日俺便龜村走一遭，與二村合好，看看何如，如果龜村不納俺言，再作道理，說着雙目一張，兩道電光般，手撫長鬚哈哈一陣大笑，一面從屁股後頭摸出烟袋，裝滿烟鍋，吸得烟氣騰騰，哈着腰兒向王仁道，老弟你也鬧一傢伙如何，這煙兒委實不錯，還是俺當年漫遊，從關東帶來的呢，一向未捨得吸，前天你嫂子做了一個新烟袋兒，便隨帶滿裝一袋兒，說着拿過烟袋兒，細細看那刺繡，王仁一看，上面却刺的是一展翅老鶴，毛羽委實生動，上有四個紅字，是鶴唳於天，王仁恍然曉得其義意，原來張老名嘯生，乃是當年一位俠客，與大俠余隱，吳小峯，耿雄飛，秦月娟，均是一流人物，不過近些年來，舊朋連續亡去，嘯生便無心世路，居家納起福來，隨便收了四個門生，長名趙大堅，次名鄭英，沈曉天，吳立四人，均深得嘯生真傳，武功十分了得，可是那鄭英少年浮華，生得面如好女

，多疑善忌，聰明達於極頂，只是滑侈不堪，張老時用言指導，可是天性難移，張老無法，深抱不安，只好任其所以，這次鄭英聞說洄溪村與龜村發生爭執，王仁來請張老，他便也隨來，臨行張老將四人叫在一起，着實教導一番，四人唯唯從行，張老背後的少年，便是四人，嘗張老年少時，與王仁十分相契，因為王仁也是個慷慨少年，義氣如雲，家財萬貫，便終日客滿座兒，不消數年，鐵桶般家業，被王仁好客濟貧，弄得淨光，自己老年却非常狼狽，好在王仁雖武功稀鬆，却交下幾個響噹噹的朋友，在王仁當年未曾結識張嘯生時，只耳聞得有一張武帥，威振江湖，綠林朋友開風披靡，可是張嘯生，雖作着走鏢的買賣，道經之處，真是除惡安良，閭里安堵，他作買賣也是為奉養老母之故，每有所餘，周濟貧孤，某次王仁聞得嘯生督鏢道經洄溪村，王仁大喜，出數里接迎，以圖一見，那知等了日色過午，未見到來，王仁暗道，莫非嘯生有名無實，聞說俺王仁在此，避道而過，想着便想轉去，隨從人叫道，兀的那不是來了麼，王仁隨着看去，

見遠遠林中轉出一行人馬，如飛奔來，隱隱望見一面大旗，上面並無字兒，只畫了一支老長的烟筒，合一個烟袋兒，袋上一隻飛鶴，王仁摸頭不着，不頃刻來人已近，望見王仁等一行人喝道，瞎眼死囚，難道望不見旗幟麼，還不遠遠避開，還待怎的，王仁趨上道，在下王仁，本村人氏，聞說張壯士道經敝村，特來迎接，結個交兒罷了，那位是張壯士願賞個臉面，壓鏢人知不是歹人，笑道，多有唐突，原來是王爺，刻下張武師不在此，俺們替謝盛意，王仁正色道，俺王仁走遍江湖，結交四方豪傑，那個不知，張壯士既不賞臉，也即沒得說，刻下天色不早，便請莊內歇宿，免招江湖朋友笑話，明日送行在不會錯的，鏢友哈腰笑道，謝你好心，可是張鏢師實未在此，俺們還得連夜趕過前鎮，只好改日登門拜謁，王仁道，在與不在且無須說了，俺未聞走鏢武師不跟隨的，鏢友正色道，實不相瞞，張武師每次走鏢均是如此，只因江湖朋友均曉得他的了得，只望見這旗兒，便遠遠避開，說着擺動大旗，王仁方曉得張嘯生竟能如此心服江湖，於是再三留鏢友不下

，方放過去，從此更想一見嘯生，那知不數日，竟有一碩大漢子拜訪，接見之下，互通姓名，方知便是自己心中，景仰已久的張嘯生了，原來張嘯生，後來聽鏢友說王仁接迎之事，嘯生道：王爺慷慨好交，俺久思拜謁，竟未如意，今俺只好特特走一趟，方不負王爺丹心，所以竟來拜謁，二人接談之下，均相見恨晚，訂了莫逆之交。嘯生一住十餘日欲去，王仁老是不放行，一連盤桓個把月，方才分手，這次張老拿的烟袋兒，仍時刺上白鶴，不忘當年英雄而已，這都是後話慢表，單說龜村，招集江湖大盜，欲趁勢起事，綠林朋友大隨所願，投來的很多，袁德自苟全脫逃後，以爲涇溪村定有能人救護，因此奪了壩口，也便戒備起來，一連二三日，二村皆無動靜，袁德招集部下羣盜商議辦法，田老四攘臂道，涇溪村欺俺們太甚，如不趁勢殺得他心服，日後定然與俺村作對，依俺看來，與他個迅雷不及掩耳，使王仁老兒羽翼不全，正是機會，花嘴豹道，不可不可。王仁雖武功不深，可是江湖朋友特多，豈可如此草草，倘如他備下能人，俺們何能取勝，

凡輕敵者必敗，不可不慎。田兄小心爲上，田老四怒道，豈一王仁何足道及，如此小心，俺們何如退守本村，兩不相擾呢，說着退出，正亂着，來人報道，有一老人，自稱張嘯生來訪莊主，袁德聽了，登時一驚，望着邢飛烈等道，張嘯生是那個呢，啊啞不好，莫非是當年張武師老兒，大家猜解不出，邢飛烈冷笑道，張嘯生，一定是那老兒了，俺聽說他與王仁原是莫逆，想是被王仁邀來的，袁德恍了道，俺聞張嘯生雖年老，猶勁健如當年，並有四個狼虎般門生，他如幫王仁如何是好，那只好看他來意，得合則合，花嘴豹奮然道，袁兄如何滅自己威風，即使老朽無用，尚有邢老哥兒，難道還怕他不成，說着別轉頭去，望了大家，表示不以爲然的意思，袁德無法，只叫有請，須臾只見一個紫面飄鬚老翁，蹣跚走來，袁德迎上，互相報了姓名，與諸賊相見，一一握手，袁德本想試試張老膂力，用盡平生力一攢，張老却一面哈着腰，與大家週旋，袁德便覺手中攢了火炭般，連忙縮手，已然是半臂發麻，邢飛烈花嘴豹等，與張老却能握手並立，兩不相

動，可是衆賊也都相驚，因張老能力制衆人，實是了得，大家一擁進入大廳，張老吸着烟筒，笑得彌勒佛一般，望望大家道，老朽久疎江湖，不想今日又與諸豪傑見面，真是有緣，老朽此來原爲二村之爭持，欲爲合解，不識袁兄肯從敝意否，袁德昂然道，合理則從，可是如祖護一方，卽請勿開尊口，左右那壩口所有稻田，必須歸敝村獨理，如此則息兵矛，不然定使王仁作俺壩下囚，張嘯生聽了笑道，那如何使得，俺意令你二村並領壩口及稻田，石秀才之事，則無須提，只須大家出些錢兒，憫恤石秀才家小就是，袁德憤怒，厲聲道，石秀才自來尋死，那又何須提，壩口稻田，本來該歸敝村，任他三頭六臂之人來說，也是無用，只他有能人便來奪取，張老雙目一張，哈哈一聲大笑，聲震屋宇，告辭竟去，張老兒說不動袁德，只好返回，距涇溪村二里許，突聞金鼓大鳴，一陣殺聲，須臾見一逼黑壓壓人衆奔來，一個個血殷透衣，冠不整，屨不齊，奔跑如飛，張老大驚，正這當兒，得得一陣馬蹄聲，從村中轉出二匹戰馬，上騎二少年戰將，一色的

青布包頭，短衣甩褲，手中長矛，腰佩刀劍，大叫趕來，却是張老門人吳立，合趙大堅，張老止住二人，二人忙下馬分立左右，張老道，想是龜村已先派人攻打洞溪村來，二人道，正是，刻下捉下他首領田老四，張老道，窮兵不追，可速返，二人隨張老回村，王仁迎出，張老道，袁某梟張無返悔意，如今只好與他鏖兵，王仁亦叙田老四攻村之事，原來常張老去龜村當兒，田老四因不服花嘴豹之言，登時領了部下，旋風般殺入洞溪村，早有人報入洞溪村，王仁得報大怒，親自率衆登村壘，望見田老四合許點脚二人，悉下伶俐，將部下已分作雁翼式，許點脚手中一條七錢飛叉，嘩唧一抖，三股鋼鋒躍出千百道霞光，大叫搦戰，王仁大怒叫道，那個與俺捉下，只聞暴雷般大叫道，在下願往，王仁一看，却是孔達，雄糾糾擗手站定，王仁道，孔兄小心，孔達已一個旋風躍下，搶起一雙鐵筷子，向後一招，率部下一聲大喊，沖出門外，許點脚不等孔達佈陣，已大吼沖過，抖又分心便刺，孔達偏身閃過，撐起雙筷左右一分，撥開叉光捲入，戰了

三五合，不分勝負，許點脚抽又一旋，便是一個惡虎出山式，白光一閃，已刺向孔達當胸，孔達掉筷一撥，那知點脚又法確實不弱，隨手掉叉一躍，又柄拈孔達背上，只一纏當兒，孔達已一個斜斛斗跌出老遠。點脚大笑趕過，早有一馬沖來，大叫吳立在此，聲盡處一馬指到，點脚未及回顧，早聞得腦後刀激風聲，許點脚反叉一隔，只聞格磔一聲響亮，飛叉斷折，點脚一個踉蹌就地滾出老遠，連忙一個鯉魚打挺式跳起，早見馬上一少年壯漢，生得凜凜逼人，手中一柄門扇般大斫刀，拍馬趕過，點脚雙手持了半截叉桿，連忙向馬上亂打亂扎，吳立挺刀一攔，點脚又桿擊落，忙躍身欲避，田老四大叱沖過來救，又被趙大堅一馬當先截住，殺在一起，點脚怎敵吳立，只身兒隨刀轉了兩轉，化作兩段，吳立見田老四大堅殺得烟塵抖擻，不分上下，縱馬去助戰，那知田老四敵趙大堅尚吃力，何況加上吳立，嚇得手忙脚亂，龜村人見勢不好，水陸駝手中持一柄潑風單刀，只瞅着不敢動，想了半晌便揚刀一招，來個齊上，孔達惶惶亦揮部下殺過，頃刻殺

得血肉橫飛，一片烏煙瘴氣中，發出哭叫聲，這時田老四已被殺得斜倒連連，百忙中挺矛一旋，就想逃走，大堅抖矛一個怪蟒盤蛇式，田老四向上一躍，將刀鋪平掃下，只聞釘釘噹噹，刀子相碰，田老四撥開來矛，就地一滾，跳出圈外而逃，吳立趕去，長刀一揮，着地掃過，老四上躍未起，已被削落一足，鬼嘶般一聲昏倒，龜村壯丁，見首領皆無，正是蛇無頭，登時亂竄逃走，吳趙二人趕了一程，撞見張老方返回，當時王仁叙罷經過，張老道，今二村既然相持不下，村防且疏忽不得，俺看龜村中江湖朋友很多，內中還有一僧人，却不知其法號，可是他行動比衆不同，武功根基特深，其他不足慮，即此僧定非俺所能敵，唉，可惜俺好友呂少遊，多年未知下落，如得少遊，俺無可憂了，王仁道，事已如此，只好拚力去幹，於是大集村人，商議戰和，村中父老無一主和，於是大選壯丁，一切訓練，均委張老，張老嘆道，俺本爲你二村解合，不想不成，免不了殺生，但如此也說不得了，於是拔武將十餘人，每人領一隊健丁，造旗旌，鑄刀劍，頃

刻滿村金鼓大作，一隊隊壯丁荷槍帶刀，沿壘巡邏，連婦孺均担任輸送，不一二日，兵士精神甚好，洄溪村大整村備不表，且說龜村自張嘯生解合未成，張嘯生冷笑而去，袁德與邢飛烈等道，張某雖老，但壯健不亞少年，此去不可不防，沈成龍笑道，袁兄無慮，諒嘯生老兒不敢小看俺們，且今天了凡大師被邀到來，更無可畏的了，原來了凡是一漫遊和尚，武功十分了得，一柄寶劍千百人休想近他，這次他遊至此，無意邂逅邢無影，二人本是江湖好友，邢無影便薦了凡於龜村，便是張老所說的和尚了，袁德聽沈成龍之言，也便將張老未放在心上，正商議進攻龜村當兒，突有人報道，田老四未領軍令私自去取洄溪村，袁德驚道，了不得，諒田老四如何敵得張老，方大點兵將出發，田老四部下已大敗奔回，並折了許點腳，田老四二人，只有水略蛇帶領殘兵逃回，袁德大怒，氣得暴跳，便要親自率兵去攻洄溪村，大家好歹攔住，次日天將發曉，袁德已傳令齊軍，尖厲厲一聲軍號，登時兵士齊集聽令，袁德升帳，左右排列諸盜，已都結束得勁健，

袁德發話道，昨日田老四敗戰，俺村大失銳氣，今天那個敢去首先襲敵，花嘴豹叫道，老朽不材，願先下涇溪，袁德大悅道，老兄武功深造，正是先鋒之才，於是發下令箭，花嘴豹爲先鋒，點一部兵馬，花嘴豹拿出當年威風，搶了一柄三環套月式大斫刀，飛身上馬，擊鼓催軍，火雜雜殺向涇溪村，袁德又點李通，李俊兄弟作一隊，劍鐵，王一鎗作一隊，水駱駝，尙新作一隊，向涇溪村一齊進發，袁德合了凡，邢無影，沈成龍等守村，且說涇溪村自捉了田老四，張老道，袁德必發大軍來攻，於是將田老四削首，血淋一顆首級，高高掛在村柵前之斗竿上，張老連夜點兵移將，分守村壘，一夜無事，次晨天發曉，突聞一聲尖厲厲軍角，接着一陣鼓聲，張老急叫，衆將小心，龜村已擊鼓進軍，不頃刻突聞海潮般一陣大亂，人報龜村差勁目花嘴豹，擁兵殺臨壘下，張老登壘一望，只見一隊兵馬，向着晨曦，在壘下排開陣式，鼓聲起號，早見花嘴豹，橫刀縱馬閃出，滿腮虬鬚，趁起黑油油的面孔，便如周倉般，突的揚面大叫道，俺花嘴豹奉袁莊主之

命，洗你村莊，那張老兒快來較量一下，早有一壯目大叫道，在下甘連城，願取花某首級，張老一望，那漢生得虎臂熊腰，結束伶俐，正是二等目，張老道，花某雖老，武功精深，非他人可比，甘兄須小心，連城已大吼沖出柵門，殺面隨着一部健丁，甘連城嘩啦啦抖開一雙鐵鞭，向後一分，一部健丁隨着化作雁翼式排開，單刀閃處好不威武，花嘴豹見一少年將軍馬上大笑道，小哥不要魯莽，快叫張老下來，連城大怒，揮鞭躍過便蓋，花嘴豹兜馬閃過，掠刀一個劈風式，電一般斫向連城，連城就地一滾，方閃過來，花嘴豹用一個毒蛇探穴式，上起下落，一連十餘刀，平鋪掃過，連城着慌，一雙鐵鞭反抖不開，張老望見大叫不好，急叫鄭英接迎當兒，花嘴豹大吼一聲，大刀攪開鐵鞭，隨手一削，連城已連肩削作二段，花嘴豹殺得興起，接住鄭英二人殺起，鄭英步下短劍，放開門戶，化作一團白氣，兜住花嘴豹長刀，二人戰夠多時，花嘴豹大吼，一變刀法，只聞颼颼風聲，刀光起落，便似數個長刀般，鄭英你想越近一步，鄭英知道自己取不了勝

不過招架而已，急虛晃一劍跳出圈外，早有沈曉天，苟全，王利木，齊出截住花嘴豹殺起，鄭英亦反回助戰，四人圍了花嘴豹殺得煙塵亂抖，花嘴豹力戰四人，綽綽有餘力，正在難分難解，突聞河溪村壯丁大亂，望前兩路擁過，沈曉天等着慌，只好退回，花嘴豹就勢揮刀趕過，早有一行人馬，分三路沖來，正是龜村後隊，李通大叫花兄少息，說着三路人馬已烏壓壓排開，喊聲如雷，李俊，李通躍在當場，大叫王仁早早受縛，張老大怒，叫將俺寶劍拿過，早有沈曉天捧過一柄錦革雲劍，與張老佩在跨下，張老回顧王仁道，王老弟同小徒暫守村壘，俺先怯他一戰，以振軍心，說着身形一晃，只覺溜溜溜一個旋風，已不見了張老，李俊正在躍武揚威搦戰，趙大堅挺劍方想應戰，突然一道白光，電也似的逕奔李俊，李俊只惶惶的啊呀一聲，已一片血光濺出老遠，李通嚇得轉身便走，但見白光一斂中，一個白花鬚兒的老頭，一身便裝，只手中拽劍站在自己面前，李通知是張老，不敢接戰欲走，彷彿張老又在目前，李通駭急，揮刀力斫，但覺一

陣涼風拂來，已被張老輕輕擱去軍刀，李通嚇呆，被趙大堅一足放翻捉去，水駱駝單人不敢迎戰，合武大郎尚新二人，分二路並進，以爲張老定顧不開，水駱駝手中長鎗，探着長脖，一個怯飛脚搶過，當張老面前颺的一下，只見張老身兒一旋，已不知所向，水駱駝挺瞭瞭眼的四下亂瞅，不防尚新擺動肥臀，挺胸搶過，手中短斧，便如地方鬼般，二人一不留神，嘯的一聲碰在一起，碰得水駱駝腹部生痛，尚新頭部昏花，二人略一退步，早見那張老收劍立在當場，尚新大怒，狠命的撞過，斧光起處，颺，颺，颺，便是一個連環進以式，張老更是老練，只單臂縱橫，瞅空兒向尚新腕上輕輕一捏，尚新但覺半身發麻，斧兒落地，張老身兒一旋，尚新的矮軀隨着一旋，拍嗒栽倒，這時水駱駝見戰不勝張老，突然得計，趁張老與尚新格鬪當兒，悄悄轉向張老背後，端得那鎗四平八穩，冷不防向老兒後心颺的便是一下，張老略一蹶身，影兒不見，可巧尚新一個狗吃屎跌倒，一蹶肥臀本想起來，不料水駱駝一鎗，雖未刺着張老，却給尚新屁股上按了個老大尾

巴，尙新矮軀一撲，一聲未哼，去尋武二老弟去了，水駱駝越發着慌，只聞張老在自己背後哈哈大笑，水駱駝叫聲我的媽，拔步便跑，只覺脖梗上被人捏了一下，一條長脖真成了駱駝脖子。再也揚不起，跑回本陣，這時劉鐵，王一槍，已與王利本，苟全等殺得難分難解，百忙中見張老一人殺傷四人，心慌欲走，偏偏苟全王利本等，緊緊逼住，花嘴豹見勢不佳，大叫沖過，早見一條白光，登時隨在馬前，晃來晃去，花嘴豹掄刀斫去，只見影兒一旋，便不見了，突背後有人道，朋友別不害羞咧，俺在這裏呢，花嘴豹兜馬望去，早見張老抱劍站在馬後，便如無事人一般，花嘴豹大怒揮刀斫去，張老挺劍接戰，二人登時殺在一團，鏗鏘喝數十回合，不分勝負，花嘴豹用出平生力，恨不得一刀將張老劈作兩半，張老却是從容不迫，一柄劍化作閃電般，兜着花嘴豹長刀，花嘴豹興起，吼一聲一個劈倒泰山式，雙手掄刀劈下，張老劍光一閃躲過，就手一個蜘蛛捧絲式，身兒輕輕一伏，飛起丈八高，刷一聲撐劍刷下，好花嘴豹，急將刀一旋，擋過來劍

，火速兜馬退躍丈許，方挺刀接戰，可是心中胆怯，不敢大意，趁張老來勢，一個平掃，攔腰削過，張老縮身閃過，一個旱地拔葱式，飛起丈餘，平撐寶劍一個天女散花式，只見一片白光漫溢刷下，這一招兒好不厲害，完全趁輕身之法，使劍光蔽住身軀不可，否則遇有勁敵，只豎刀一撥，登時着傷，當時花嘴豹見了大驚，可是花嘴豹久歷江湖，知張老劍術非己能敵，急一個蹬下藏身，張老已一劍將坐馬斫倒，花嘴豹一個急躍，跳出丈餘遠，展開飛行術，颯，颯，頃刻里許，花嘴豹回顧無人趕來，收步方舒過一口氣來，却見遠遠林中轉出一人，向花嘴豹道，花朋友對不住，老朽送客倒走在頭裏了，花嘴豹一看却是張老，緩步走來，登時大驚，知張老足下功夫非常人可比，轉步欲走，張老叱道，住了，刷一聲飛過，花嘴豹常覺得耳朵奇痛，張老道，花朋友聽真，俺是手下留情，不然有八個也結果你了，俺權且記下你命，借你活口傳個信兒，花嘴豹恍如做夢一般，張老已緩步去了，轉入森林不見，花嘴豹驚愧奔回龜村，一路覺得耳部生痛

，用手一摸，耳朵早失，再表張老返回，見龜村敗逃，四散而走，王一槍，劉鐵等均帶傷而去，王仁率衆鳴鼓趕去，却爲張老攔回，凱歌返村，衆目把搶得的李通等獻功，王仁大悅，將李通暫押，當日大吹大擂，殺牛宰馬，大享士卒，王仁等一班父老向張老謝賀，張老道，花嘴豹被俺削下一耳，說着掏出，王仁亦令懸在柵門，以示威武，張老道，這不過徼幸而已，從此更須小心，龜村頗有能人，當日洞溪村筵會，一個個吃得一溜歪斜，盡歡而散，且說龜村連連敗北，袁德着慌，花嘴豹又叙張老有神出鬼沒之功，不可輕敵，袁德嚇得面如土色，暗道，花嘴豹乃綠林中響嚕嚕的朋友，尙且如此狼狽敗返，像俺如何及得花兄，那無影見袁德嚇得呆楞楞的，於是道，俺自被袁兄邀得，一向未曾效力，今夜俺單身入洞溪村，刺殺王仁，合張老兒，便諸事都化灰塵，諒一洞溪村失去樑棟，何敢抗戰，袁德跳起來道，那兄此計大妙，但須小心了，那無影哈哈大笑道，老朽雖這個年歲，但勁健不減當年，袁兄但聽好消息就是了，袁德喜甚，傳令整軍，將

殘兵重整，以備那兄成功回頭，俺便統衆去洗泃溪村，正亂着，人報張萬，張千兄弟，合朱老么到來，有事相商，袁德叫有請，頃刻三個漢子擁入，一個歪嘴斜目的細條漢子，便是朱老么，那二個生得黑油面孔，掃帚眉，短脖頸，便是張家兄弟，三人均是荷笠草鞋，袁德欠身道，壩口重要所在，你兄弟如何擅離防地。三人道，因有事與袁兄商議，袁德令坐在兩旁，張萬道，俺聞今日俺村又戰敗，俺有一計未知肯用否，袁德道，張兄請說來，大家斟酌，張萬豎起二指，侃侃說出一席話來，原來袁德自佔了壩口，便派了他三人去防守，恐泃溪來奪，因他三人均是很好的水中功夫，張千能在水中伏半日之久，張萬能泳數里，朱老么能空手入水，蚱蜢兒捉魚，這日他三人守着壩口，忽人報龜村又戰敗，三人大驚，張萬望着水兒發了回呆，突然笑道，有了有了，俺們何不阨住壩口，使水流入泃溪村中，雖漫不了他村莊，也使他屋傾壘塌，人畜無有立地，三人商議妥，便來見袁德獻計，袁德聽了果然合理，登時大悅，令三人飯畢返防聽命，三人去後，

，已初更敲過，袁德招集衆目，叙說張萬之計，了凡道，此計亦好，如果河溪村中有能人，則俺村立成魚籠，非有多人防堤不可，不如俟今夜邢爺成功返來再講，大家道善，說話已三更敲過，邢無影道，時光不早了，說着去結束，移時邢無影已結束伶俐，頭上青布包頭，身穿青色密紐夜行綢衣，下身兜襠褲，半截腿裏內，明晃晃的一雙牛耳擱子，背負一尺長利劍，好不威風凜凜，袁德大悅，忙叫酒來，就親自斟起敬與邢無影，邢無影一吸而盡，袁德道，邢兄此去定然成功，俺且備席酒兒，單等與老兄賀功，無影又取了鏢囊佩在腰下，向大家道聲再會，身形一晃影子不見，但覺燭光略昏，接着窗外如飛鳥展翅般，刷一聲便靜，大家無不驚異，欲知無影飛行探莊，合二村水中爭戰，且看下文細表，

第三回 化法寺無影叛北 王八坑趙枉偷堤

且說那無影別了衆人，施展飛行功夫，一連幾躍翻出牆外，略一遲疑，傾耳遠聽，但聞

遠遠更杳相聞，合犬聲亂吠，一處處虫聲合鳴，夜鳥悽啼，突然微風吹來，簌簌一陣落葉聲，一鈎淡月，微微放些光線，遠遠一望便如落了滿地薄霜般，合着幾點疎星，一閃一鏢，夜色倒十分好玩，無影無心賞玩夜景，趁着月色，展開步法，只閃聽，聽，聽，聽，聽，聽，一路好跑電也似的一條黑影，逕奔洄溪村，不頃刻早逢見一片森木中，籠護了一個莊村一陣陣溪水激流聲，加着村壘上更杳相傳，一聲聲號令聲，傳入無影耳中，無影久慣江湖大盜，那將這小小村莊放在心上，於是加緊步下，穿過一片深林，正行之間，突覺一陣微風拂過，接着拍的一聲，一件東西打在自己頭上，氣力十足，覺得生痛，用手一摸，起了個很大的暴粟，無影大疑，忙旋身擺劍護住面門，運目四瞅，並無什異處，移時刷一聲，如飛鳥展翅般一陣涼風拂耳而過，無影大驚，忙一伏身，却聞一陣烏鴉亂叫，無影仰首一望，自己止處在一棵大樹下，上面一個很大鳥窠兒，無影方釋然，以爲定是鳥窠掉下來的。

時來到洄溪村，見無什動靜，一縱身兒，一個隨風掃葉式，颼一聲飛過洄溪村，距村壘已兩丈餘，無影伏身傾聽去，只聞村壘上更柝連連，許多壯丁穿梭般巡哨，無影急蹤步伏壘下，突然壘上有人叱道，什麼人，無影伏身不動，移時一人道，俺分明看見一條黑影刷過，想是老黃爺子又來作怪，無影聽得是二巡丁，已逡巡過去，無影趁勢一個鷓子翻身式，雙手扳住壘簷，一個倒捲翻上，好無影施展渾身功夫，真是耳聽八方，目觀四路，足下拽開流水步法，風兒飄絮般躍下村壘，傾耳靜聽，村中甚靜，沿着一條小巷轉向前街，無影心中暗道，俺曾聞說洄溪村會議之所，却在村西頭兒，一座法化寺內，想那王仁定然宿在內中，俺何妨去探探看，於是蹤步要走，突然梆，梆，梆，一陣更柝聲響，接着腳踏足聲，似乎有人走來，無影回顧，見一株老槐，生得枝柯蔭深，有四尺粗細，無影閃躲身在樹後，探首窺伺，早見二個精壯更夫，一面談笑鼓動梆鑼走來，在頭的那個荷了條明晃晃鏢槍，鏢槍桿兒上掛着一面銅鑼，一面走一面敲動

，後面却是一個生得不滿三尺個矮哥兒，地方鬼一般，手中更梆，腰下柄單刀，刀頭却擦在地下，二人前後廝趁而來，前面那個出了街頭，突然住足喝道，歹，那裏走，無影大驚，方想跳出，却見二更夫住足聽了聽，矮子笑道，喂，老二呀，你只管大驚小怪，拿神見鬼的鬧什麼，前面的道，你不曉得，這幾日自龜村來擾，王爺有令小心在意，俺這叫打草驚蛇，倘如龜村有能人前來，俺這一嚇就許嚇跑他，無影聽了，方知二更夫用的詐語，於是探首望去，見遠遠紅燈一閃，又從那邊轉過二更夫，百忙中無影却聞得一陣臭烘烘，撲鼻而來，無影一瞅，早見那矮更夫，蹶起個肥而且大白亮屁股，正在疴屎，那更夫道，快點兒呀，一會就要換班了，矮更夫長出了一口氣道，俺剛運足氣力，疴出個頭來，被你一說話，却嚮回去咧，那面來的二更夫走過，見持鏢槍更夫一人站在那兒，於是道，唷，武大哥呢，那矮更夫一面整褲兒，一面罵道，扯你媽的蛋，你便是那武大哥的渾家潘金蓮兒，說着奔過，二人廝扭作一團，持鏢更夫道，哥們，別只管開玩

笑呀，俺們是幹麼，豈可如此疎忽，今天張爺多派下幾個兄弟上夜，因為龜村二次戰敗，定然不肯干休，他村中有個老不死的王八蛋，名叫什麼邢無影，武功十分了得，恐他來趁夜作手脚，便如法化寺中王爺合張爺宿在內，也都是百十個巡邏，俺們更須小心，說着四人分頭而去，那無影被罵得只好乾瞪眼兒，望得四更夫已去，一躡身飛上房去，心中暗道，是了，方才更夫說王仁等宿在法化寺，俺此去定然成功，於是潛身躡足，飛行而去，真是速如鷹隼，連一些聲息都無，一逕奔村西頭而去，無影運目四觀，並不見什麼法化寺，覓了半晌，方見一排老樹遮蔽處，隱隱發出燈光，無影望去，正是一所敝大寺院，於是奔去，見內中連連盡是巡梭的壯丁，每人荷了單刀鐵尺，戒備森嚴，寺內前層一連二殿，後面許多閒房，却燈光閃出，無影曉得王仁等定在後面，於是飛身躍過，見內中甚敝，三面圍房，並無正房，東配房中燈光閃閃，院中三五壯丁荷刀巡哨，無影那將那些壯丁看在眼中，從天井輕輕一躍，就勢一個順水行舟式，跣直雙足，兩臂緊挾

腰身，右手斜拽寶劍，貓兒般輕輕伏在房簷上，只聞內中有人道，王爺不休息嗎，只聞又一人道，不知怎的，這幾日來俺睡夢不安，據張爺說，龜村很有能人，怕他來作手脚，俺因此更成驚弓之鳥，不怕風兒吹動窗紙，也要疑心有人了，先說話的那人又道，王爺縱橫江湖半世了，怎的如此胆小呢，無影於是順簷溜下，一個倒掛式，身兒垂下，舌尖舐破窗兒望內一瞅，見一個偉大老頭兒，生得着實有些精神，正禿着頭坐在椅上，一個燕眉美目的和尚，立在旁邊談話，無影知道那老頭定是王仁了，只見王仁又道，也不是胆小，謹慎是無錯的，和尚你且坐着談談，和尚念了聲彌陀佛道，時光不早了，小僧也要去睡，王爺你只管坦然睡去，倘如那那無影來作手脚，倘有張爺呢，將他擒下，剝掉皮兒，搥一面大鼓，留在寺中永振山門，倒也好得緊，一個緊字未說出，早見劍光一閃，和尚嚇得啊啼一聲，一個後坐兒，早有一伶仃夜行人，挺劍直奔王仁，王仁大驚，大叫捉奸細，一面拋起坐椅擲去，那夜行人挺劍隔開當兒，王仁已拔出佩刀，與夜行人在房

中旋了一圈兒，王仁歐空躍出門外，那人早已如相捧着般隨着飛去，但見數十壯丁擁過亂斫，夜行人將劍一撥，蕩開衆人，一道白光逕奔王仁，正這當兒，颯的一道電光沖過，却聞張老罵道：「好禿厮，竟敢在俺面前賣弄手段，說着早與夜行人殺了二個回合，張老認得是邪無影，於是加緊劍鋒，與無影二人一盤不哈，團團殺在一起，頃刻只現出兩團白氣，着地流走，休想瞅見二人身形。殺到緊急處，只見劍光如風點粟般洩下，一低一落，映照萬道霞光飛繞，將大家都看呆了，二人戰夠多時，不分勝負，王仁已調趙大際，鄭英等，喊一聲，沖過助戰，無影力敵張老也有些吃力，何況再加上張老如虎鬥生，於是向大際虛晃一劍，刷一聲躍上房去，張老大叫趕去，但見無影身形一晃，頃刻越壘不見，張老道：「無影天生捷足，不可追及，但他來非一人，尚有一僧人，快快搜拿，於是大家四散覓找一回，並無影兒，張老詫意道：「怪呀，分明有一鋼鏢，從窗外打入俺的屋中，刻下那鏢在俺屋之明柱上，於是大家趨至張老屋中，早見一支明晃晃鋼鏢，牢實

實的陷入柱中，只露出一半，合一縷紅綾子趁帶，王利本上前去拔，但如釘住一般，於是吼一聲蹀起雙足，兩手用力搖了兩搖，只聽啵拍聲柱兒破裂，王利本早一個仰巴叉栽翻，兩手擊鏢，雙足高高飛舞起來，大家將他扶起，利本叫道，喝，好勁兒，倒撐得俺老王屁股生痛，於是將鏢大家看，却見上面鑽着普濟二字，大家均莫明其妙，原來張老白日勞乏，夜裏又須防夜行人，睡得特殊不穩，正在矇矓當兒，突覺一陣屋瓦細碎聲，張老大驚，急忙躍起，早見窗上一條黑影，捷如飛鳥，張老忙插劍在手，只聞嘩嘩一聲，一物破窗而入，拍的一聲釘在明柱上，張老大叫，一旋身兒拋椅跳出當場，張開電也似的眼光，四下一瞧，早見對面屋上站着一人，張老大叫賊子休走，一個就門躍鯉式，竄上房去，但見那人身兒一轉，正是個大和尚，蕩開肥大緇衣，如乘風雲般，頃刻失去踪影，正這當兒突然一陣喊殺，張老隨聲奔去，正是王仁宿處，早見王仁已被一人殺得惶惶，許多壯丁撐着刀劍却無處落手，看那夜行人正是老賊邢飛烈，被張老一陣殺敗，

方救得王仁，當時大家詫異這鏢的來路，時已天亮，於是張老將鏢收起，慢慢訪查，却說那無影敗興返回龜村，袁德早已備下豐盛酒筵，預備賀功，那知無影非但未得手，却險些丟掉性命，無影望了酒筵好不慚愧，於是略叙行刺經過，大家道，涇溪村既有戒備，下手是不易的，了凡道，不錯，今天雲鵬兄合沙兄到來，只俟明日一戰，不難活捉嘯生老兒，袁德大悅，早見兩個怪魔似的老兒，踞在案首，連忙起來遜道，老朽無能，何足道及，原來這二老兒一名竇雲鵬，生得短小精幹，一幅長瘦臉，兩道掃帚眉，一雙圓標標的胡椒眼，偏鼻翻口，趁起黑油油的燕尾短鬚，兩支兔耳，却剩一個了，看光景渾身沒得半斤肉，處處暴筋露骨，生平習得一身武功，因其來去如風，身輕如燕，綽號雲裏飛，一名沙進，生得身軀偉大，面如鍋底，疙疸眉，鮮眼睛，一個月牙口，滿腮綜刷鬚，趁着一個赤溜溜的酒糟大鼻頭，便如火燎鬼似的，善用一柄鋼鐵搥，重五十餘斤，步下騰跳如兔，怒起逆髮倒豎，使潑鐵搥有萬夫不擋之勇，綽號黑熬神，二人亦爲袁德

所邀，當時無影大敗興頭，大家就坐飲筵，直至天曉方散，次日袁德大整兵甲，欲攻龜村，突想起張千兄弟之計，於是與大家商議，了凡道，那麼就先用此計亦可，但是那溪堤須細細查看有無缺處，張萬道，俺們早已查過，所有缺裂完全修好，只俟令下，於是大家商妥撥張家弟兄，合朱老么率領一部久慣水中壯丁，去守壩口，一面下了閘門，那水流不動，只沿堤而起，浩浩蕩蕩，波濤滔天湧起，且說河溪村中王仁，正合張老討論二村爭持之事，忽然一人飛步搶入，見了王仁只管張了大口，斷珠般大汗連連溜下額角，王仁一看却是張六，於是道，老六有話慢講，張六長長舒了一口氣道，啊呀我的王爺，可了不得了，刻下龜村竟將壩口阨了，欲利用溪水灌俺村坊，刻下龜村已掘了俺村東堤，水已溢過來了，如二道水堤冲塌，俺村頃刻便成魚鼈，王仁聽了驚得一個抖戰，連椅兒栽翻，左右救起，王仁連連叫苦，張老道，王兄勿慌，俺們可速撥人守堤，只要水堤不塌，則俺村可保，王仁於是招請水中健將黃泥鯁趙杠，水中蛇解大用二人商議，二

人到來，王仁道，這水堤的防守，你二位甚是明瞭，如今龜村派人偷堤，你二位斟酌個法兒，趙枉沉吟道，王爺勿慌，想俺村水堤子因爲去年連連大雨，恐怕溢水，所以新砸下築脚兒，甚是牢穩的，水浸是不怕的，可是他定派人來偷村，俺們何如先撥人守堤，再派二個精通水性的，先掘他堤兒，雖然灌不着他村莊，但他村禾稻也便附水而去，王仁道，不可不可，那許多莊稼兒，是很不易成熟的，龜村失此禾稻，生活便發生問題了，趙枉笑道，王爺真個可笑，龜村既下此毒手，委見得是要俺合村生命，此時如何顧得這些，若不然俺們便襲他村東的王八坑堤，使水泄過就是，王仁悅道，正是如此，袁德雖罪大惡極，豈可累及多人，於是妥協，水路完全歸趙解二人防守，二人得令選了二百精壯莊丁，盡是趙枉解大用二人手下舊日漁戶，每人一柄飛叉，打起精神，一齊登堤守住水堤，趙枉手中一條雪亮魚籤子，着地一抖，顛巍巍散出千百道銀光，頭上牛皮蛤式帽，渾身白布纏腰，外面緊緊罩一件漆鱗魚肚色牛皮衣褲，上帶緊圍領兒，下面登一

雙薄底蹬水襪兒，膝下腿裏裹插了一雙牛耳攬子，一躍身軀哧一聲，鑽入水中，頃刻試了個回旋，好不伶俐精健，那解大用生得白皙圓孔，細長身兒，善用一柄軍刀，水中功夫甚是了得，自己又特製一雙套爪鋼抓，他本是在水中用以捉魚的利器，那知這鋼抓非常輕便，用好鋼鐵打成，能套在掌上，五個錐子般鐵爪，護住指頭，遇敵只輕輕一抓，便是五個窟窿，解大用入水衣靠，便是那薄薄牛皮製成，用漆臘泡透，能瀝水而輕軟，這時二人全身裝束，各帶隨身武器，巡視長堤，眼看得那水勢上漲，浮盈盈距堤尺許就要漫過，趙枉正督衆趕築堤兒，見水中咕嚕冒上一溜泡兒，趙枉忙伏身，就起泡處，聽的便是一魚叉，嘩一聲沒入水中，連個水花都不濺起，不頃刻一片血紅翻上，趙枉大叫水下有人，解大用單刀一揮，許多漁戶一齊一個蚱蜢扎入水中，只聽哧，哧，哧，頃刻影兒皆無，解大用當先入水張目一看，早見一個跣身漢子，肩頭只管突出血水，滲入水中，手裏還挺着一條長鎗，正挾了雙臂游魚般逃走，大用趕過一把掐了脖兒，提上

水面，只一拋上堤，衆漁戶也便分頭守住各處，大用捉上那漢，控盡腹水，那漢子一個寒噤連連啊唷，移時張眼一看，見衆人荷刀圍了自己，知道被捉，大用叱道，你這漢子竟敢大胆偷堤，想是受袁德主使，快快說來饒你不死，那漢子一雙牙齒，捉對兒打得山響，抖着道，不瞞爺台說，俺是南村人，被袁德重金雇得前來偷堤，不想被捉，大用笑道，諒你一個人竟敢如此，你可識得俺麼，那漢子看了看道，那不是解爺麼，俺們南北相住，怎不知道呢，解大用道，你既識得俺，豈不曉得俺水中功夫，那漢連連討饒，趙枉道，饒你不難，俺來問你，刻下龜村堤防如何，那漢道，不瞞二位說，俺號瞎摸海，名白順，也是久作得魚船生活，因近年來生意不佳，聽說袁德集人，所以俺便異想天開，想發一注財，便投入龜村，今日被差偷堤，龜村水路只有張千，張萬兄弟，合朱老么三人是首領，其餘也都是村內漁戶，趙枉笑道，張家兄弟俺是領略過的，不過能在水中多伏些時罷了，有何能爲，也不過合俺老趙似的，水中漫摸，俺們解大哥水中能見人，却不

難制他了，於是道，白順你助龜村奉常掉頭，今且饒你，你願回去就去，白順道，多謝不殺之恩，俺只好留貴村效力了，大用大悅，與他敷上肩傷，暫且休養，白順道，刻下張千等，正聽俺消息，何如乘其不備之際，派下能人殺破他水堤，這水勢便下，趙枉道善，解大用欲去，趙枉道，自己堤防爲重，解兄水中比俺強得多，還是俺去偷堤，解兄守堤爲安，於是趙枉率了五十餘精通水性的，一齊入水，直奔龜村之王八坑長堤而去，大家抖起精神，頃刻已到，趙枉等，恐龜村有防備，於是一個上浮，從水中透出頭兒，望上張望，那知趙枉未及張望當兒，早有人叱道，什麼人，接着刷一聲，一枝明晃晃鋼鏢打來，趙枉偏身躲過，說時遲那時快，早見堤上大叫捉奸細，哧，哧，哧，有四五人扎入水中，趙枉見勢不好，忙一個順水行舟式躍出老遠，身兒上浮不敢沉下，只將魚籬子左右亂戳，正這當兒，早有四五大漢浮上水面，一個醜漢手中一柄單刀，大叫張千在此，趙枉認得他，於是笑道，老張且慢，那年奪船你已輸在俺手，還敢來送死麼，原來他們

皆是漁戶首領，每人領一部漁戶打魚，各有境界，如旁的漁船悞入自己漁境，便不客氣的登時將那越境的漁船留住，作爲己有，一年張千的船，悞入趙枉漁境，被趙枉留下，張千不服，邀人打降，又被趙枉打得落花流水，當時張千聽了大怒，大叫掄刀闖過，趙枉一縮身形，沒入水中，張千運足氣力，往前一躍，方離開地位，趙枉早一魚籤兒從水中直擲上來，見張千已閃開，一個青蛙蹬波式趕過，挺籤一連四五下擲過去，張千揮手撥開，就手挨籤一刀削下，趙枉掉籤一閃，隨手一個下取，一籤向水下刺過，張千見勢不好，一個蚌蟻沒入水中，這時有四五健漢已刀鎗齊上，趙枉抖擻精神接住斃殺，頃刻鬧得波浪濤大，水花如水晶般四濺，好一場大戰，這時張千已邀來朱老么，率衆殺下，趙枉一人敵擋不住，被殺得大敗奔逃，一遍殷紅血水，漫水而流，趙枉見勢不好，大叫風緊，胡哨一聲，唻一聲縮入水中，率部下人逃去，朱老么張千二人趕了一程，也便返回，趙枉返回與解大用商議戰事，突然天色陰晦，一陣微風颼颼吹過，接着劈拍拍黃豆

大小雨點落下，頃刻簷滴流下，雨雖不大，可是點兒甚密，趙枉急道，了不得，溪水落雨期漲，何況被其阨住壩口呢，解大用恍然，突有人報堤下水漲將起來，解大用急叫速趕築堤兒，正這當兒，只聞轟轟隆隆一聲鼓響，接着喊殺連天，趙解二人驚得直跳起來，早有快報來道，好叫二位爺台得知，龜村趁水勢，撥來數隻大船，前來搗戰，趙枉大怒，與解大用結束登堤，雨勢越落越密，早見數隻戰船，上面旌旗飄揚，當頭一隻大船，刀鎗劍戟中，擁護了二個怪魔般漢子，正是張千張萬兄弟，張千手中一條九節單索鞭，腰下一把單刀，張萬拿了一隻板斧，赤足大罵，趙枉胡哨一聲，早有十餘大船斜刺裏蕩將來，與龜村戰舟相對擺開，趙枉與大用率衆登舟，這時衆人已被雨淋得濕漉漉，洞溪村船上一聲戰鼓，催船而進，兩下船隻相距丈許，趙枉早挺漁籤兒望張萬颺的一下，張萬大叫雙斧一擺，早撥開來籤，一個箭步飛身躍上趙枉戰船，就勢一連幾斧，趙枉手中長籤，如何施展得開，左右閃過來斧，拋了魚籤搶了一柄飛叉，嘩唧哪一抖，接着張

萬，二人殺將起來，趙枉一緊飛叉，圍繞週身一片雪亮，張萬雙斧霍霍，眯個冷子一個烏龍探爪式，一斧直擲向趙枉，趙枉偏身閃過，隨手一個怪蟒盤蛇式，一直奔向張萬咽喉，張萬挺斧隔過，就手一個順風掃葉式，明晃晃大斧，早刷過去，趙枉避之不及，就船上一滾，嘩一聲鑽入水中，張萬好不狡猾，隨手拾起趙枉魚籤，二目注視水中，望得趙枉從水中鑽出頭頂，叫得一聲張萬，下音未出，張萬觀準趙枉，颯的便是一下，趙枉着慌隨手一抄，正抓着籤柄兒，望後一帶，張萬正探身力刺趙枉，未隄防被趙枉一拉，嘩通一聲，隨着滾入水中，趙枉忙拋了手中魚籤，一個投梭式，刷一聲搶過去捉張萬，張萬分水來戰，二人赤手一陣大打，鬧得水花四濺，洪濤滔天，趙枉一個劈倒泰山式，一拳掬過，却爲張萬接着，二人一齊用力，扭作一團，滴溜溜沉入水底，二人索性閉目亂踢亂打，戰了多時，趙枉力大，一把揪牢張萬辮髮，張萬劈手來隔，被趙枉一手擰個倒背，張萬一個前撲栽倒，水浸入口中，連連閉氣，再也來不及，一連喝了十餘口，噎得

半死，被趙枉提上，拋上自己戰船網了，早見解大用率部下與張千大戰，殺得血肉橫飛，血水流滿船板，這時雨小得多了，可是那水距堤不過半尺上下，就要漫過，有許多處水，顯已漫透堤沿，趙枉搶起張萬一雙大斧，一縱身飛上張千大船，解大用與張千正性命相撲，突然張萬被趙枉提上船網縛，張千慌了，一縱身跳入水中逃走，解大用大叫，唻一聲一個炸蠅沒入水中趕去，趙枉率衆殺得龜村壯丁，哭喊連天，一半下水逃走，一半死傷被捉，話說解大用入水，早不見張千影子，解大用大驚，暗道，難道張千水性比俺高麼，於是觀查水勢，早見一道旋窩，隨水蕩然而去，解大用隨着一個青蛙蹬波式，早泳出二丈開外，縱目觀看，見張千正蹬起波濤，魚兒般刷過去，原來久慣水中的，皆能查看水勢，水兒雖然渾然不開，可是前面如有人行，水必作旋狀，拉起老大長道兒，解大用雖天生精通水性，水內能張目視物，已是難得，可是他在水中只能望出丈餘遠，再遠則目力不及了，當時解大用忙分開水勢趕過，照張千頭頂上一個耳光，張千曉得有

人，連忙後縮一步，拔出佩刀一個金刀劈風式，大用望得分明，早已躲得老遠，只隨手撥撩得張千亂殺亂斫，大用暗笑之下，却見一條影兒，分水而來，大用一看，却是那瞎摸海白順，手中持了一把鑽堤的鑽透山，大長桿六稜鑽兒，風也似的捲過，大用大驚，忙轉向張千身後，伸出鋼鈎般的金爪鈎兒，只向張千頭上用力抓下，張千一聲未哈，登時了賬，大用更不怠慢，泗水赶上白順，跟隨其後面，頃刻已來到龜村，見那水勢十分洶洶，滿堤上盡是龜村健丁守住，只見白順向堤望了望，似乎挺鑽作勢的樣兒，解大用恍然，知白順想是念泗溪村不殺之恩，前來竊堤，大用恐堤下伏有毒弩水箭之類，於是摸起一塊巨石嘯的一聲嘯過去，只見一道旋窩直旋上水面，大用未理會當兒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早唻，唻，唻，雨點般射人許多鐵彈石塊之類，大用一個坐水沉下，早有許多水卒兜將來，手中長鎗亂搗，大用雖精通水性，可是龜村水卒，百餘人浮上水面，只用石瓦之類亂丟下去，大用大怒，轉身浮上水面，縱起一雙鐵爪，早撈翻四五人，只見一

醜漢子蹺波而來，大叫老朱在此，那個敢來逞能，大用一看正是朱老么，手中一雙雪亮柳葉長刀，大吼奔來，接着大用殺起，大用一手拔出分水短叉，觀準老么一連四五分叉飛過，老么雙刀一分，撥得飛叉叮嚙亂響，二人這一接手，直殺得波浪滔天，水花激起數尺，戰了半晌，不分勝負，老么大怒，瞅個冷子雙刀一招，水卒一齊殺過來，長鎗霍霍，如千百道銀蛇般攔來，大用使潑短叉，戰不兩合，抵敵不住大敗，一個鱷魚入水式，蹿起二尺，哧一聲影兒不見，龜村衆水卒齊叫道，解大用能水中視物，小心足下呀，大家長鎗只管望水中亂戳，正這當兒，突見堤上守丁驚慌亂跑，一個窄窄堤兒，能容多少人，匆慌間竟擠在一起，結了個大團兒，再也休想解開，推得跌跌滾滾，朱老么大驚，早有人叫道，不好了，這兒透堤了，快來搶堵呀，許多人都聚去搶堵，突然那邊又叫道，這邊也殷透了，朱老么大驚，知道有人偷堤，忙叫衆水卒入水捉人，自己去領衆砸下沙袋木脚兒，正堵好一處，那邊的許多人又亂成一片，沙袋連連投下，鐵錘起處，五六

尺長木柱兒砸下，可是那堤已殷得土水圪下，一股泥漿擁出，大家鍋滾般叫將起來。未知堤兒如何，且看下文表白。

第四回 徐娘子夜遭兇暴 普濟僧無意戮奸

再表龜村堤兒透水，朱老么搶堵之下，却又有好些處濕殷殷的，頃刻泥水擁出，衆人搶之不上，一齊飛步跑去，突然震天價一聲怪吼，堤兒陷落二丈餘長，一片洪濤雪白的洩下，直冲得磨盤大小振脚石，球兒般亂滾，有二個堵堤壯丁，未躲開水路，一連翻了十餘斛斗，一隱一現的影子不見了，不消頃刻，水已平穩多了，直洩了一二日，水方入溪，可是龜村的一片禾稻，也便隨水逝了，所餘的便是一片浩白無垠的白浪，被水吹得縐文疊疊，非常鮮明，洄溪村民衆大悅，家家焚香叩謝天佑，這其中却氣壞了袁德，知道又傷了張家兄弟，氣得暴跳如雷，大叫道，這還了得，王仁老兒終久要你死無葬身之地，不想俺此計又失敗，真真氣死俺了，說着立時要親自率兵攻取洄溪村，了凡合掌道，老衲

雖無能，願取王某及張老首級，獻於塔下，袁德悅道，爲小弟之事，何敢勞大師法趾，了凡笑道，袁兄特也過謙了，只今日俺便扮作遊僧混入泅溪村，不難下手，袁德道，不可不可，張老在此已見着大師，他此次如何不識得呢，了凡笑道，小僧那怕他知得，更恐他不識呢，袁德驚道，張老久慣江湖，武功深造，非常人可比，恐他識破大師行踪，難免性命之憂，了凡道，張嘯生老兒，耳聞未敢斷然是老衲，只他目睹當兒，早要他喪在俺飛劍之下了，袁德驚聲異常，未敢深信，了凡已脫去身上袈裟，更上一套舊緇衣，足下一雙薄底僧鞋，携了一升斗大小紫金木魚兒，一條長而又粗鐵禪杖，重七八十斤，等閒人休想携得起，了凡却隨手携了，輕如草刺，袁德吓得目瞪口呆，了凡道，老衲一生便積下這點法器，說着擎起那金木魚，哈哈大笑，屋瓦都細碎作響，那無影道，大師一生闖蕩江湖，從未遇過敵手，俺是曉得的，了凡聽了，突然面帶戚容，移時仰起紅紫面孔，一閃雙目，兇光四射道，那也不盡然，老衲平生可算無敵手，只有嵩山呂少遊

，爲老衲勁敵，可是少遊早名絕江湖，想是他已死去多年，老衲橫行江湖，又有何可怕的，說着蕩開肥大緇衣，緩緩而去，大家送出，了凡連頭不回，直取路奔向洄溪村，頃刻影兒沒入森林，大家回去靜聽消息不表，單說了凡到得洄溪村，渡過洄溪，逡巡了一番來到村柵下，揚頭一望，早見十餘壯丁，荷刀巡來，見了了凡喝道，什麼人敢來此鬼祟，小心拿你，斫下腦袋，了凡故意做出嚇一跳似的，倒退了兩步，蹣跚仰起頭來，一個壯丁笑道，沒的胡鬧了，你真是拿着蛤蟆連老癩也摸一把，你看不見是個老和尚麼，大家說笑而過，了凡叫開柵門混入，挨門齋化，敲得老大木魚隆隆山響，街坊無不討厭得什麼似的，一連勾留四五日，龜村與洄溪已一連見了二陣，互有損傷，了凡好些日未得着張老合王仁影兒，可是了凡却不着慌，因爲了凡該死的東西，又在洄溪作起孽來，一連奸污三五少女，好在他一生慣技，來去無踪，身法特殊敏速，因此並未洩破，了凡所以迷戀住了，把自己來意完全置之腦後，這日二村又大戰一場，洄溪大獲全勝，將

龜村殺得落花流水，王仁大悅，擺下酒筵，令部下諸口卒，盡一日之歡，大家便分頭去玩耍，且表那村中的苟全，因二村久持不分勝負，殺傷許多村丁，何日是了，因此愁眉不展，慢慢溜街兒散悶，特聞一陣木魚十分洪曉，並有人叱道，你這和尚，整日串街坊，沿街齋化也沒有定出數來的，苟全一看，却是一家小肆門，老實實坐着一個和尚，生得兇眉暴目，嘴角上却明顯一塊刀傷，身邊放着一條黑油油的禪杖，手中托定木魚，閉着口兒，只管擊得震天價響，兩邊圍了許多人來看，只見肆中老板提出一串錢兒，嘩啦聲拖入木魚中，這一串老錢，也不算少了，一個小肆能有多大撈摸，和尚方住了敲，老板趕忙去拿那條禪杖，想遞與那和尚，不想使出吃奶力氣，斃得面孔紅虫兒般，剛剛抬起一頭，和尚笑着，只隨手拿了而去，苟全暗罵道，真個可怪，看這和尚兇惡異常，定非善類，就他那禪杖，至少也有七八十斤輕重，他只隨手拈起，可見其膂力了，明日俺當報告張老，以防意外，想着逕去，正行之間，有人喚道，苟相公麼，家裏坐歇

罷，苟全抬頭一看，却是本村的徐娘子，捋起一雙玉臂，穿一身家常青布衫，頭上挽起鳳頭式髻兒，腰下軟布緊束，那長大垂兒，一逕垂到那着鴉青色的尖尖金蓮下，意態十分風緻，原來這徐娘子，却是本村一個賣豆腐的徐矮子老婆，這徐矮子生得不滿三尺，眉目倒垂，鼻偏口歪，簡直是個妖怪，娶個老婆，却八九分姿色，隣右無不咄咄嘆，好塊肥羊肉，偏落在狗口中，可是徐娘子也便認命，隨便將徐矮子喝來喝去，却是聽說，因此他夫婦倒還得安閒日月，徐娘子消閒還攪了些針黹，多少得幾百老錢，以佐日用，苟全便住在徐娘子的後街，每日都要經過她門首，所以十分廝熟，當時苟全笑道，不常哩，過一會便要赴會所去了，說着欲走，徐娘子笑道，前些日子，那邊老太太拿過來的鞋子，擱了多日，俺也沒工夫作，這好些日，龜村屢來搔擾，生意也不得作，所以俺消閒做好了，昨天俺想送去，因聽說村中近來很有些奇特的事發生，不是前天王家的姑娘，多麼穩重，便生生，說着紅了臉兒，一手攏着鬢角兒，滴溜溜一掉眼光道，叻，可

了不得，說着低頭啐了一口向苟全道，苟相公您將那鞋子帶去好麼，說着邁開細碎蓮步，跑向自己門首，道真是竟說話忘拜年了，俺聽得那賣線的鼓鑼子，想買絡線兒，竟顧與苟相公說話，却忘記了，貨郎兒既去，改日再說罷，說着回頭瞅瞅，啐道，好怪相，苟全一面覷過，一面回頭一看，却是那齋化和尙，正斜倚在一株老樹旁，十分暇逸，嘻開臭口，一雙電也似的眼光，直夠夠釘在徐娘子身上，縱動紅溜溜的大鼻頭，只管空嗅。徐娘子已跑入門去，苟全大怒喝道，你這和尙，不去乞化，只管歐人家娘兒什的，和尙一斂目光冷笑道，何曾看掉她一塊肉，老子未高興呢，高了興何止看看，苟全怒甚奔過，和尙已揚長竟去，村人拉住苟全道，理他怎的，一個野和尙，明日稟上王爺，逐出村外就是，苟全方才罷手，於是赴娘子家取了鞋子，一逕奔回己家，將鞋交與母親，穿了甚爲合適，苟老太太道，俺穿別人做的鞋子，不是挾腳，便是式樣不合適，所以我的鞋，都求徐娘子做，上月徐娘子還給做了兩件單衣，連手工錢都不要，這回做的鞋子，你

便將手工錢與她帶過去吧，苟全唯唯，母子正在說話，忽門外有人叫道，苟爺在麼，苟全連忙跑出去開門一看，却是張六，苟全笑道，張六哥閒暇呀，張六笑道，俺哥兒們多日未吃喝一頓了，今天王爺特備了幾桌酒席賞下，時光不早了，俺們吃個盡興去如何，苟全道，這幾日沒得撈摸，口中幾乎淡出鳥來，那麼也不讓老兄屋裏坐了，咱就開路走吧，於是稟明老太太，令張六把臂而去，二人趁着一抹斜陽，紅雲飛舞當兒，頃刻來到會中，早有許多人在大吃大喝，有的猜拳行令，一陣陣貓聲狗吠的怪叫，十分難聽，二人都無理會，一逕擠人，見大酒大肉，穿梭般的端上，二人更不聲響，只管酒肉齊進，從西時分，吃到二更敲過，張六早已醉得泥人一般，溜在桌底盹睡了，苟全想去扶他起來，自己也覺得頭腦不清，恐怕大醉，停杯不飲，已有八分酒意，一溜歪突撞過把張六忘在腦後，自己胡亂撞出會所，逕奔己家，剛剛轉過徐娘子門首小巷，突見一條黑影，旋風般旋過徐娘子矮垣，苟全住足，但見幾點疎星，擁護了一鉤新月，媚斜的掛在天

空，微風吹過，那蓬頭小樹，搖搖擺擺，似乎活動起來，苟全趁醉罵道，媽的你竟敢來唬嚇俺，什麼妖鬼都避得遠遠的，你們還敢如此搖擺，說着大怒，拔出佩刀，照一顆小樹當頭橫旋過去，只聽咕啞聲響，樹頭砍落一半，苟全哈哈笑道，原來你們也是如此無用，百忙中覺得頭頂生痛，苟全酒已痛醒，用手一摸，頭上起了一個老大暴栗，苟全回望小樹，不覺失笑，這暴栗却是那樹落下砸得的，苟全慢慢返家，酒氣已殺，但頭部昏昏，渾身仍是不得勁兒，方穿過小巷，突聞一陣悲悲切切，苟全頓耳便聞不見了，走不幾步，已來到自己門首，見自己母親正在門首張望，手中一盞紅燈，苟全見了，忙趨上扶了笑道，孩兒貪吃喝，倒使母親不安，苟老太太道，你且進來，俺告訴你，母子掩門入去，苟全持燈扶了老太太進屋，老太太道，今天總是心驚肉跳，方才俺聽得一陣哭聲，加着有人低聲叱喝，彷彿發自徐娘子家，近日村中傳說很不安靜，全兒你且去聽聽去，徐娘子住在這兒，孤零零一人，俺替她害怕，苟全道，可不是的，孩兒也似聞得，徐

哥現在也在會所，每晚上夜打更，守門，也須充個人兒，那麼俺便向她宅後聽聽去，說着結束停當，佩了單刀，苟老太太道，徐娘子的後扉兒，正對俺門首，你便繞過聽聽，沒聲息便速返來，苟全連連道諾，一逕奔出牆外，頃刻來到徐娘子宇外，方就矮垣頃耳，突見一物映日明亮，掛在一株老樹的橫柯上，苟全翻身飛上牆去，就勢一躍，兩手抓住樹柯，一個珠簾倒捲式翻上去，一把撈着那物，却是一個大木魚，黃澄澄的金光四溢，很有些斤兩兒，苟全大驚，想起日間那惡和尚之事，不由替徐娘子捏一把汗，暗道不好，於是携了木魚，一個隨風落葉式刷下，穩當當落在平地，苟全是曉得徐娘子院子的地勢，於是一連躍過兩道矮垣，早望見室內燈火大明，苟全心中亂跳，不敢久怠，躡足前進，突見窗上人影一晃，却是個女子裸體影兒，接着徐娘子低聲央告道，師傅多積陰德吧，苟全伏窗一看，早見徐娘子赤裸裸的一身雪白肉色，映入目中，只穿足下一雙睡鞋，再望那邊椅上，踞坐着一個偉大和尚，披縵着緇衣，露着紫色健肉，正在笑彌彌端起

一杯酒，一飲而盡，一雙尖厲目光，直向徐娘子週身刷來，一面一擰酒杯笑道，娘子你再敬俺一杯酒兒，俺便去了，徐娘子泣道，師傅高手吧，俺一個女人家，赤身露體的，也便罷了，說着酌滿一杯酒送過，那惡和尚雙手來接，只單臂一旋，早將徐娘子攬入懷中，徐娘子大哭力掙，和尚一手拔出戒刀叱道，你再倔強，俺便不留情了，苟全看了大怒，大吼一聲，將那木魚從窗外刷一聲打入，只聞拍磬一聲響亮，屋內登時燈光熄了，苟全急拔刀護住面門，正這當兒，只見屋內黑沉沉飛出一物，接着噹啷滾落地下，溢出滿地白汁，苟全並未見人出來，正在張慌四望，突見屋上人影一閃，正是那和尚，不知何時已到屋上，苟全大叫淫僧快快下來受死，那和尚哈哈一陣大笑道，原來又是你這小廝作怪，說着一揚手飛出一物，逕奔苟全，苟全見勢躲之不及，只就地一滾，一個蹶倒山式竄出老遠，只聞礮隆隆一聲巨響，登時目前白了一片，却是那物落在短垣上，將垣砸塌，苟全暗驚，心說不好，再看飛下那物，正是惡和尚手中隨便攜帶之禪杖，那和尚已

飄然躍下屋來，苟全不管好歹，雙手掄刀，向和尚當頭便是一個金刀劈風式，直累得自己往前一探身，和尚却轉向自己背後，苟全大怒，使潑單刀，大罵大砍，和尚亦手縱橫，步步逼緊，苟全覺得十分吃力，勉強支持兩合，早被和尚鐵臂一旋，輕輕將苟全單刀捏去，刷一聲拋上屋去，苟全抵擋不住，返身便跑，和尚叫道，你慣愛瞅俺形蹤，如今却要你認識俺，說着一張兇睛，精光四射，拾起禪杖吼一聲虎也似趕去，這時苟全已躍出短垣，望見和尚趕來，落荒而走，和尚叫道那裏去，風一般旋過，疾如鷹隼，苟全着慌，四顧無藏身之地，和尚已趕過，苟全忙閃在一株樹後，和尚大吼，一杖打來，拍磴一聲將樹幹打折，礮隆聲樹頭落下，苟全一溜烟似的逃走，和尚飛身跳過，苟全已臨村壘下，四顧越發荒僻，和尚聳聲大笑，一個老虎撲食式撲過，苟全閃無可閃，急切間翻上村壘，不管好歹，一蹶身躍下壘去，只見一道黑影，直從自己頭上旋過去，落在前面，却是那和尚，已飛落前面阻住去路，苟全轉身沿壘急走，頃刻一片深林中現出一座巍

巍古刹，苟全大喜奔去，翻身跳入，和尚隨在後面，大叫隨着跳入，苟全曉得這古刹名靜慧寺，乃是涇溪村第一大寺，內中只有老僧，已七十餘歲，法號普濟，等閑價不離開寺院。當時苟全忙轉頭殿，來到後殿，轉入佛廊本想隱躲，和尚已緊緊虎吼趕來，苟全無法，雙手抽起佛廊活欄木兒，大叫拚命殺過去，不二合，和尚禪杖起處，一雙木棍齊飛上天空去了，苟全已一個踉蹌跌倒，那惡僧喋喋一聲怪笑道，你破俺好事，却要你消受一杖，說着飛身拾過，一條怪蟒似的鐵棍起處，向苟全頭頂巡刷過去，只聞有人叫道，慢着害人，污我佛地，接着踉蹌一聲響，似乎有人架過鐵杖，苟全如大夢初醒，張目一看，那惡和尚手中提了一柄禪杖，呆痴痴的望着對面一個老僧，正是普濟老和尚，此時却不是夙日風吹使倒的樣兒了，只見普濟老和尚，禿着頭兒，斜披了一件袈裟，足下軟履，腰束四指寬蓮花板帶，倒提了一把三尺長劍，精光四射，那淡淡的月色，早被劍光籠遮了，苟全詫異之下，突然想起自己初次入龜村，被袁德捉下，險一點兒掉了腦袋，

被人救去，聞其聲便猜到是個和尚，看這普濟和尚的形踪，真有些古怪，救俺的一定是他了，苟全想着，早忘了自己怎的到此，只向普濟叫道，師傅救我，只見普濟突然面目皆更，夙日一幅慈善面孔，不知那裏去了，向那惡和尚刷過一雙電光般二目，冷冷的一笑，那惡和尚便如鼠子見貓般，只管倒退，移時普濟仰面哈哈大笑，姓馮的還識得老衲嗎，唉，別數十年，老衲足跡遍天下，並未覓見你，不想自投上門來，舊事重提，你還有何說，說話間面目皆厲，不知是喜是戚，那惡和尚尖厲的一聲冷笑，聲如怪吼，十分難聽，霍的一張雙目叫道，和尚不要如此張致，冤有頭債有主，今天俺便拚着一腔熱血結識你便了，難道俺怕你不成，說着一掉禪杖，風火般刷向普濟，上中下三路滿是杖影縱橫，一片刷刷風響，普濟叱一聲，劍光一閃，但見一道白光，直捲入杖影中，二人各逞神威，直殺得天地昏暗，將個苟全嚇得鑽在佛龕下張望，兩個和尚戰了多時，不分勝負，普濟一緊劍鋒，就地一旋，早有一片白茫茫劍氣，直掃下去，那惡僧更不理會，只撐起禪

杖，大吼一聲，飛起丈八高，掄開禪杖，一個旋風掃葉式，一片烏雲似的蓋下，普濟騰身一躍，閃過來杖，二人如駕起雲霧，如空中旋轉大戰，普濟撐劍突破杖影，施展輕身功夫，立化一團白氣，兜住那和尚禪杖，那和尚吼一聲，旋過禪杖，登時化作一團烏雲，那裏還看出二人身形，但聞叱咤之聲，從那兩團黑白氣中溢出，戰到酣暢處，真是輕塵不起，騰躑無聲，百忙中靜悄悄，但聞風雨之聲，夾着錚錚兵器磕碰聲，頃刻黑白二氣，左右一分，早見普濟和尚衲衣一旋，一道劍光直沖入禪杖中，那和尚禪杖雖運用如風，普濟劍光却不時襲入，移時普濟抽劍，一個引風式，那和尚一條怪蟒般禪杖，直趁隙擗過去，只見普濟身形一晃，挺劍順着削過，好惡僧，掉杖一撥擋過，普濟趕忙一進身，聽的伸出鋼鈎似五指，就勢抓着來杖，一手仗劍砍過，那惡和尚偏身閃過，隨便飛起一足，將普濟劍踢飛，却一面一手拔戒刀，一個回頭望月式，明晃晃的刀鋒，逕奔普濟，好普濟偏身一閃，伸出一指向惡和尚手腕一戳，喀喇喇戒刀落地，當時二人各自用

力奪那禪杖，惡和尚力不及普濟，於是提起一口氣，身如飛絮，延禪杖刷過去，普濟見了，大叱一聲，雙手齊舉，一逕將禪杖連那惡和尚，一齊扔上天空，惡和尚真個了得，一個輕燕掠翅式，拋了禪杖輕輕飛下，落在那獸背上，一旋身形竟想逃走，早見普濟一道電光似的趕過，一把拉下，二人重行落在院中，四手揪牢，一場厮打，拳脚齊奮，一陣劈，攔，搨，蹀，團團轉了四五十合，未分勝負，惡和尚突的一變拳法，捲人普濟拳影中，一個下掃，普濟閃過，那和尚早就勢一個掬心式，普濟隨手一隔，旋身一個大推手，撥開來拳，一拳當胸打過，惡和尚隨手一纏，一個推倒山式，普濟故作跌翻，惡和尚大悅，哈哈一陣狂笑，飛身搶過，一足向普濟腰下拍一聲蹀下，普濟就地一滾，那和尚一足正蹀在三尺薄厚的青條石上，登時破裂，落足之處已成粉碎，這時普濟已一個倒旋，跳向惡和尚背後，那和尚正一足蹀空，望前一探身當兒，普濟早飛起健足，惡狠狠踢過，說時遲那時快，那和尚閃之不及，已隨着飛起丈已高，翻着斜斛斗落下，拍喳一聲

，一頭觸在石堦上，登時腦漿迸流，死於非命，諸位讀者，定然看至此處要發生疑問，那和尚既然具那高深武功，決不會被普濟踢起，便失了自持力摔死的理由，可是其中却有個原因，那普濟足下，豈同尋常，一足已將那和尚股肱踢折，縱使你有潑天本領，也施展不得了，當時普濟和尚將惡和尚結果性命，斂容收式，仰天大叫道，好友屈伯通兄弟，血仇就戮，可以瞑目地下了，說着面色戚戚，似乎有許多說不出的話，苟全這時已嚇得呆在佛龕下，只望見普濟說不出話來，普濟一眼瞅見笑道，那不是苟相公麼，苟全大悟，自己還委縮在此，於是爬出，向普濟納頭便拜道，師傅神威，真真可敬，望師傅不棄朽材，弟子願掃帚門下，普濟連怕扶起道，苟相公這是怎的了，老衲有何能為，那麼剛才小施主怎的與那佛門敗類邂逅呢，說着讓苟全到方丈室內，室中只一草榻，地下矮几上一盞油燈，燈光如豆，發出綠螢螢光亮，禪床上放着一個古黃色錦匣，壁上還掛着一柄古劍，苟全坐了細一說徐娘子之事，普濟恨道，作孽作孽，真是死有餘辜，苟施主

幸遇老衲，不然則有性命之憂了，苟全道，俺看那惡僧與師傅，彷彿厮熟似的，普濟慨然嘆道，唉，迴思已往，盡如烟雲過眼，不堪聞問的，說着連連慨嘆不置，苟全楞然半晌，知普濟來路非凡，也不敢深詢，普濟又道，苟相公俠情可風，正老衲之流，這洄溪村人傑地靈之地，將來大有人才，當年俠女秦月娟，亦隱於村中，向無人曉得，可是老衲自皈依佛門，久疎世路，亦無心武事，也慨倦得多了，唉，秦月娟當年居吾輩之長，乃秦樾之長女，吾等同年十數人，均呼之爲娟姑，他老人家自嫁耿吟天，夫婦英雄，遍踏江湖，四方盜賊振懾，後年事已高，夫婦倦江湖事業，家居不出，其子耿雄飛襲父母之志，唉，不幸中途喪生，唉，雄飛老弟呀，說着落下老淚，苟全亦爲之悽然，普濟揮淚道，追思已往，真也不堪回首了，今雄飛老弟血仇已爲老衲探得踪跡，老衲當親自登門拜見娟姑，指與他老人家血仇匿處，並且洄溪村，不日將有大難，合村將歿於衆盜之手，非他老人家不能解此危，苟全聽了，想起自己自龜村被人救了，一向未明救己者何

人，今普濟提出俠女秦月娟，自己倒聞老年人說過，細想起來，秦月娟此時已成了個老太太了，在自己被人救出，那人曾說救泗溪村，必須本村一個老太太，這救自己的，一定是普濟僧了，當時苟全心中盤算着，不由得撲通跪到叩首道，承師傅兩番相救，真是重生父母，普濟笑着扶起道，老衲本一世外人，早已疎絕世路了，是以不敢再露形跡，真是天緣湊合，竟使苟相公無意識老衲行迹，可是好友屈伯通，血仇因之就戮，也是無上之喜，說着竟聳聲狂笑，此時已天光大明，只聞得泗溪村中一陣陣軍號隨風送來，普濟道，天光不早了，苟相公也該返去咧，老衲當親蒞貴村中，尙有事未了呢，苟全唯唯道，那麼院中那死賊竟怎的回事呢，普濟笑道，不要着急，俟後定然有明瞭之時，苟相公你先返去，到徐娘子家裏看看吧，苟全聽了，突然想起，不知徐娘子怎樣呢，自己母親慙得要坐臥不安的，於是普濟趨出院內，見那惡僧，狗也似的臥在塔下死去，普濟拿出一彩瓶，向惡僧尸上一抖，只見一道濃烟，白茫茫頃刻散遍，只聞沙沙一聲怪響，移

時竟縮化作枯灰，白濃異常，普濟將化的灰兒裝入磁瓶，苟全嚇得呆愕，普濟道，不路遲疑，快快去吧，苟全別了普濟，逕奔洄溪村壘下，此時天已大明，可是六七月時光，天氣早得很，苟全仍然一躍，從壘上過去，來到徐娘子顛頹矮垣，自己一柄雪亮單刀還擺在房上，室內靜悄悄，苟全方想進去，見院中一口鐵鍋，背兒朝上，黑煙上佈了許多白色濃汁，却是那惡和尚正在威嚇徐娘子，被苟全一叫鬧，和尚惶慌無影身物兒，四顧見一鍋豆漿，新燒出尙未入壓盤，和尚端起，刷的一聲拋出，只見白汁淋漓，弄得滿院豆汁，和尚方才隨後搶出，當時苟全入內，見桌椅歪斜，地下兩盤豆腐上，一個老木魚，却是被苟全一木魚打入，正落在豆腐上，頃刻豆腐四飛，杯兒壺兒都滾落地下，那邊床塌上堆着徐娘子衣褲，鞋兒，襪兒，腰帶等項，左邊牆角下還有一木盆水兒，一個矮橙上，一條浴巾，似乎是徐娘子浴後，再覓徐娘子，影兒都無，苟全大驚，四顧見床下帷兒縱縮，於是掀起一看，早見徐娘子裸身僵伏其中，見有人掀帷，嚇得顛抖不已，

連叫師傅饒命，苟全顧不得一切叫道，徐嫂兒不要害怕，苟全來救你，惡僧已然授首，徐娘子聽了半晌方悟，張目認得是苟全，苟全又連連呼喚，徐娘子嚶嚶一聲先哭了，慢慢從床下爬出，一身雪白紅潤肉色，沾了許多塵垢蛛網，見了苟全直羞得無容身之地，苟全道，徐嫂兒你的衣服在那邊，趕速穿上，如此甚不雅觀的，說着嘆息避之不迭，徐娘子已如夢初醒，想起自己所遭，不由得連連泣涕，一面趁苟全避出，匆匆將身上略拭，穿好衣服，苟全提進一人，徐娘子一看，却是徐矮子，一個矮小身軀，被人網得餓餓一般，渾身烏黑塵垢，只管張了雙目呆望，苟全與他解開繩綁，從口中掏出堵塞，半晌方站得起身兒，望望苟全再望望徐娘子，大嘴一張哇的一聲哭了，苟全笑道，徐大哥想是受了委曲，快快說來，徐娘子飛紅的臉兒，向苟全早已拜下道，幸蒙苟相公搭救，俺不然已被那賊污辱，說着淚如斷珠般流下，徐矮子已住哭，與徐娘子向苟全叙說經過，原來徐矮子這日消閑回來，兩口兒將豆腐作好，徐娘子便趁着火兒溫了浴水，自己去沐

浴，方才浴畢，只聽矮子叫了一聲有賊，便無聲了。徐娘子忙來穿衣，早拍的一聲門兒被人踢開，兇神似的撞入一個偉大和尚，徐娘子已一個擅抖赤體栽倒，和尚已大笑過去，一面就床頭倚下禪杖，一面扶起徐娘子，徐娘子認得便是那白日瞰自己的惡僧，心道不好，勉強站起，那和尚一振戒刀笑道，好一個美人兒，不要害怕，快快與俺斟酒，徐娘子無法，只好赤身露體，與那和尚斟了幾杯酒，和尚狂笑道，你道俺是甚麼和尚麼，俺乃是當年殺人不眨眼的馮天佑哩，徐娘子幾乎嚇死，原來當年馮天佑飛行江湖，殺虜淫掠，簡直是個妖怪，綽號小蘭花，十數年無踪，不想撞至此，又變作了和尚，徐娘子知道免不了被小蘭花污辱，思想脫逃之計，小蘭花竟將徐娘子攬了便想無理，幸苟全趕到，今當苟全避出，突聞垃圾堆中只管吮味，似乎豬仔哄地，苟全一望，徐矮子四脚哈天被人網了一個蛋兒，正喘息力掙不脫，於是將他整個提來，當時兩口兒一齊碰地道謝不迭，苟全笑道，不要如此，俺還要趕緊回家看看去，俺母親不定怎的懸心呢，正說着，外

面有人扣門，徐矮子出去開了，正是苟全母親覓來，聞說徐娘子之事，只管念起豆兒佛來，一面咒罵小蘭花死賊，如此無人道，死後不得翻身，要他脫成豬狗，徐矮子聽說苟母昨天特打發苟全來看，不然便了不得了，感激得跪地碰起響頭來，苟母笑道，可了不得，那有見死不救之理呢，也值得道謝，快別這樣客套，俺帮着收拾收拾屋裏外面，說着早拾起掃帚，便來打掃地下豆汁，徐娘子道，作孽作孽，俺們不說是替老太太分心，怎的倒勞你老幫忙，說着一把奪過地帚，隨手將苟母按坐在椅上，苟母突然站起來笑道，你瞧俺真老背晦了，只管在此胡亂，却將客人丟在家中，全兒呀，今早你張六哥，一連找你兩次了，刻下還在咱家等你，不知急得怎樣轉磨呢，所以俺出來尋你，這裏既無事，那麼咱們回家吧，苟全唯唯，徐娘子道，俺亦不留老太太了，這裏七亂八糟，留你老也無法待，過幾日俺定與你老叩頭去，說着將苟全母子送出門外，得涕泣連連，望得苟全母子無影而回，與徐矮子收拾一切不表，

第五回 感舊事俠僧叙異 敦族誼無賴奸謀

還來到己家，推門而入，早見張六正在來回大踱，頭上大汗黃豆，子外瞅，見了苟全跳起來劈頭說道，我的苟爺，你還回來咧，走，走，不見呢，欲知張六尋苟全有何事體，且看下回分解，

第五回 感舊事俠僧叙異 敦族誼無賴奸謀

書接上文，單說張六見了苟全連叫走走走，苟全笑道，六哥怎的如此忙呀，張六跌脚道，老弟你不曉得，老哥哥今天立了一點功兒，同時張爺發下將令吩咐老弟速速調查奸細，俺得令之下，尋你半晌了，不知你撞向那裏去，勸老弟年青人要提正鞋兒，走正路兒，你這一夜未歸，一定是溜在小白鞋，挨挨酥那些私窩兒厮混，唉，也說不得，年青人兒火性旺是免不了的，像俺老張這樣一脚一個坑，牢牢穩穩是沒得的，張六這一片加七雜八話兒，倒將苟全招得笑了道，張老哥你究竟立的什麼功吧，張老道，你不用問怎的立功，反正捉下一個奸細，却是被俺跟踪訪得的，於是拉了苟全便走，二人厮趁轉出小巷

，早見一個妖俏俏的婦人，趂着鞋子，一頭蓬髮，一面走一面謾罵道，好小子，竟講拾老娘便宜，老娘是幹麼的呀，一眼看見張六，颯一聲趕過，一把揪住張六胸襟叫道，好哇，老娘那怕你逃向王八窩中去，今天你便說個分曉，老娘細皮白肉的，四面交與你三面半，你便想刮個乾淨俐落，難道老娘許下願了，捨與你，動不動你那苦瓜婆子垂下驢子臉，還向老娘嘮嘮叨叨，這時張六一面掙扎一面叫道，有話咱不妨回去談，這樣拉拉扯扯太不雅觀呀，說着急得青筋暴露，婦人道，什麼，這便不雅觀了，等你揭擄揭撥你那雅觀事兒，張六急得用力一揮，婦人脫手一個後坐兒栽翻，登時跳起來，揪散鬢髮，便奔張六，苟全連忙阻住婦人，一看正是法化寺後住的土娼王小脚，苟全莫明其中的事兒，王小脚早速跳帶罵道，好好，你竟敢打俺，你便在會中當一份差事，也須講個理，難道老娘怕你不成，一陣污罵，張六纏不過，向街坊借了幾串老錢把與她，王小脚登時將錢揣起，一手理上鬢髮道，不是的呀，你家裏的若不罵俺俺也不尋你，沒別的多給街

坊添麻煩了，說着向大家一個萬福跚跚而去，張六見小脚去了，一張紅虫臉紅上加紅，吭味味的道，沒的真晦氣，大起早兒什麼事體，苟全暗笑得肚痛，張老哥有你的，真是一脚一個坑兒，牢巴巴的穩當，張六笑道，得了苟老弟你饒俺吧，可是俺若不招她還捉不着奸細呢，於是與苟全二人廝趁着說出一片話來，原來張六自昨天晚上與苟全二人赴會所吃酒，吃得大醉溜倒桌底下睡了，許多人都吃得醉昏，那個來理他，張六睡了一覺夢中嘔吐，酒已八分醒了，張六一看自己却睡在地下，桌上杯盤狼藉，一陣陣酒臭撲鼻，張六耐不得，勉強爬起來，覺得渾身亂晃，站立不穩，胡亂撞出，本想出法化寺望己家而去，不想撞向後門，出去再也尋不清路途，只按着小巷走去，台頭一看，皓月稀星十分嬌媚，一片霜也似的月光，照耀得萬物倒也清晰，正行之間，只覺胯後只管哧哧亂嗅，張六趁着酒醉暗想道，一定又是黃老爺子，慣會合俺開玩笑，等俺嚇他一下，想着反身一足蹴去，突聞汪汪兩聲狗叫，張六回頭一看，却是一個蒼花大狗，正搖頭擺尾的

合張六遞爪兒，張六認得是王小脚家的看家狗，因為張六常上他家去，所以廝熟，那狗見了張六一逕隨在背後，當時張六自語道，啊啊，原來俺走錯了路徑，無意中却跑到此處，俺因近些日為村中事奔波，竟將小脚丟得冷清清，那麼俺便趁閒尋她樂一傢伙，想着高興，跋步一逕轉回，來到一所短垣的小朱門下，用手推了推關得緊綳的，張六暗道，想小脚知道俺沒得閒來尋樂子，自己早已睡安閒覺去了，俺且從垣上躍過，堵她個老白羊纔好要子哩，想着一躍翻上垣去，縱身躍下，那蒼花狗見張六已然躍過垣去，急不能隨過，只唧唧亂叫，撓得那門山響，張六全不理會，一逕奔向小脚宿屋兒，越過二門垣兒，只見小脚屋燈光大明，並男女調笑聲，張六登時一怔，於是暗道好哇，小脚竟另招相好了，移時窗上人影一晃，正是小脚赤裸裸影兒，接着有男子聲音道，好人兒，別只管合俺捉迷藏咧，說着一個巨影一晃，似乎向小脚撲去，接着格格一陣廝笑，還加着滾扭之聲，張六伏窗一窺，不覺得醋性大發，一股特殊味兒直冲頂門，却不知是酸，甜，

苦，辣，鹹，五味俱全，原來小脚正合一個野男子床上學妖精打架，滾的好白羊，張六於是返出門外，向大門上只嘯，嘯，嘯，一陣亂打亂砸，幾乎將大門砸廢，復又返回，只聞屋中小脚笑道，聽着這雷也似的砸門，一定是張六來了，那還了得，那你應避一避吧，那男子道，什麼話，張六是那個王八且，凡事須有個先來後到來，嫖婊子俺錢花在那裏了，大爺高興玩，沒的便讓頭水，張六聽了大怒罵道，什麼野鳥竟敢罵俺，俺今天非擰掉你毛不可，呔好小子滾出來，嚙嚙你太爺的拳頭，這一聲不打緊，屋內詫意之下，早見窗上男子影兒一見，似乎已穿上衣服，張六已大吼拍拍兩腳將門踢開，一個箭步搶入，早見一個男子擎披大衫蹶了鞋子站在地下，王小脚急切穿衣不上，抓了一件被單胡亂裹了身體，只叫得別動手，張六指着小脚罵道，潑淫婦，你竟敢招來野鳥罵俺，好，好，好，說着向那男子早拍拍便是兩拳，那男子更不示弱，偏身躲過，隨手回敬，張六大怒，丟開步法，二人登時一場廝打，張六揪住那人胸膛，那人雙手來隔，二人旋了

一圈兒，張六一個下掃，那男子一個狗吃屎栽倒，張六搶過一脚踩了那男子腿膀，掄起鐵鉢般拳頭喘喘一陣好捶，突然一回頭早見那男子腿下露出一把明晃晃擡子，張六大驚，先將那人網了，拔下他擡子，細細一看，那人並不是本村人，因張六在村中簡直是個地方，誰家幾個貓兒狗兒他都曉得，那有不識得的人呢，當時耿耿擡子心有所疑，於是叱道，你這漢子竟敢大胆探俺村莊，俺已跟踪查你多日了，今日被捉還有何說，那漢子一聲不哈，張六過去便是一個耳光，漢子張目道，俺便是龜村來的，你便怎的，不要慌，要你等死於非命，張六知道是奸細，無意得了個奸細，真是可喜，登時大悅，叫小脚拿過一條繩來，重又網了一遍，想要提向會所，又恐被那漢同人聽了劫去，却將那漢提向屋角，將許多桌椅之類遮了，又將床上一塊濕漉漉不知什麼布兒硬塞入那漢口中，轉回望見小脚，吓得將身上披的被單落下，只赤着身兒呆望，張六一把將她攬入懷中笑道，還虧了妳呢，不然這奸細如何捉得，說着向小脚腮上使是一乖乖，小脚斜倚着身兒

，乜着眼兒，將身一搖道，都是你好些日不來，俺所以趁空想撈些油水，不想又遇了喪門神，說着一陣亂推搡，張六索性將她抱緊道，都是俺的不是了，好在捉下一個奸細也算有妳一半功勞，那麼王爺賜賞下來，還虧得了妳麼，小腳撅着嘴將身故作一扭道，你不用合我含着骨頭露着肉的，等閑將我拋得孤冷冷，連個飽飯都嚐不牢穩，張六聽了如何按得住，一陣肉麻，接着小腳拿腔作勢，將張六要挾得服服貼貼，二人狂了一陣，已是天光發曉，小腳昏昏睡去，張六心中有事，加着慾火敗下，看了小腳覺得十分討厭，暗罵道，若不着這個婊子，俺張六憑兩條腿兩支手也吃香喝辣，沒的只管把來血汗錢添在婆子溝中，累得俺老婆都穿了屁股簍兒，那知張六無意中却語出來，小腳朦朧間彷彿聞得張六婊子娼婦亂說，張六再望望小腳正呿牙裂嘴睡着，一頭亂髮蓬在枕上，簡直自己懷中搜了一個活僵屍，登時一陣嘔心，悄悄起去，結束停當，將捉得那漢子扛在肩頭一，手拿了那牛耳尖攬，悄悄開門蹣出，一逕送向會所中，却將小腳之事完全瞞下，只

說夜裏巡哨捉得，王仁大悅。登時將那漢弄下，一陣皮鞭，早將實話打出，原來是龜村派下奸細，來打探虛實，並隨意尋覓了凡，怎的一去數日未返，不想被捉，原來這漢子乃是龜村無賴子，本領雖稀鬆，賊智特多，慣領個匪盜，污個良民等事，十分可惡，王仁早恨他，當時叫悄悄將他削首，一面派張六苟全等偵查了凡下落，所以張六連連去尋苟全，却說王小腳一覺醒來，隨手一摸張六却不在身邊，張目一看，紅日滿窗，張六不知何時溜之大吉了，小腳本想趁勢多撈摸些油水，見張六不辭竟去，登時大怒，胡亂穿起衣服，迷頭撒腳，一逕尋向張六家中，那知張六的坐家婆因張六時時溜向私窩兒去，很得牙癢癢的，見小腳來尋張六，登時醋性大發，指着臉子罵道，騷娼婦，萬人騎的東西，妳就是希罕男人家，也須有時有晌，小腳一個潑辣土娼，知甚羞恥，當時二人一陣跳罵，幾乎揪扭在一起，經人勸走小腳，不想偏遇着張六，當時張六合苟全一面說笑來到會所，早見張老合王仁正商議二村相持之事，並差派多人探查了凡行踪，王利本道，

前天俺還看見一個老和尚沿門齋化，手中一邊鐵禪杖，想一定是他了，苟全笑道，好叫王爺張爺得知，這了凡下落俺是曉得的，已被靜慧寺老和尚普濟誅戮了，王仁張老聽了，一齊驚得直站起來連道，究竟怎的快快說來，苟全將夜間之事從頭至尾說了一遍，大家無不驚怔，張老詫異道，噫，這普濟和尚是那個呢，俺闖蕩江湖四十餘年，並不曉得普濟的名字，啊唷唷，俺又彷彿在那兒見過普濟二字，王仁道，那天邢無影來行刺，張兄不是看見有一和尚似的，同時發見一支鋼鏢，上有普濟二字，難道張兄忘了麼，張老楞然道，啊啊是了是了，當下俺將那鏢收着呢，普濟既誅了凡，看其慷慨情形，一定很有些來歷，上次鋼鏢示警，正是暗中救我等，武功超越非我等所敢望及，普濟當年又與屈伯通昆仲爲友，亦俺之好友，老朽當親往拜謁法相，說着與王仁一同起身，只帶苟全欲赴靜慧寺，突有人報外面普濟和尚來拜見，張老王仁等慌忙迎出，早見一個老和尚，僧裝齊整，見了衆人合掌念聲彌陀佛，王仁施禮請入客室，王仁道，爲敝村之事，有勞法

駕，並承師傅誅了逆僧了凡，爲敝村造福不少，普濟道，老衲久疎世路，豈敢爲貴村之事破我清寂，不過老衲當年未了之事，亦不敢忽略，王仁等聽了怔然道，師傅言語奇特，想是大有來歷，不知可能一叙，普濟悽然道，回想當年真有不堪回首之概，不過如烟雲過眼，何足道及，及好友屈伯通血仇就戮，老衲心事已了，從此便當隔絕世路，了此殘生而已，張老聽至此，一雙目光直瞅向普濟，移時道，師父既與屈伯通爲友，可識得老朽張嘯生麼，普濟聽了驚得立起來，向張老細細看了看，突然一把抓住張老聳聲大笑，聲振屋宇，望着說道，故人一別，恍已十數載，人海滄桑，老弟你也這個年歲，追思豪俠一世，老哥哥竟皈依佛門，數載清磬紅魚，倒也靜閑得很，張老怔然之下，細細一端相，不由得又驚又喜，却是當年大俠，嵩山之呂少遊，但是不知怎的作了和尚，二故友相逢，格外喜悅，反倒相對怔了起來，不知說什麼好，移時普濟方道，自荆襄分手，烏亂中吾輩各自飄零，但不知刻下諸位兄弟還健在否，老衲自皈依來，一向無心世路

，那麼張老弟你近况如何呢，想居家納起福來了，張老嘆道，小弟亦如兄長一般心事，不過情形各殊罷了，王仁等見他二人說得十分親熱，百忙中二人形色似笑似戚，彷彿都心中積了萬般未了之事，張老又道，原來了凡便是他哩，怪不得俺赴龜村張得他有些異樣，既然伏誅，俺心中便大大的安慰下來，伯通兄弟血仇也便招雪了，普濟合掌哈哈大笑，王仁等見答不上言語，只瞅了發怔，張老突然想起方與大家介紹，王仁等早驚喜得一齊拜倒，普濟連忙合掌連道罪過罪過，老衲如何担得起，王仁笑道，原來大師便是當年大俠呂少遊呵，在下真是有眼無珠，大師居靜慧寺已二三年之久，在下並未拜識，多多得罪，普濟笑道，老衲本是頻避世俗，只歸心佛門，就那耿家老太太，老衲雖識，亦未嘗一露行迹，王施主那裏便識老衲呢，王仁聽了莫明其妙，細細一詢問，普濟道，施主且靜聽老衲從頭叙一叙當年之事，頗可遣興，唉，也便可慨的緊哩，說着一豎二指，娓娓說出一片話來，聽得衆人驚聲異常，作者寫至此，加緊筆墨，惟恐讀者先生們嫌我瞞

蹣跚。不趕緊打開這悶葫蘆，可是看小說便如神龍，見首不見尾，以驚奇的筆法，突見天地，俄聳峯巒，節目曲折，隱隱現現方有趣味，如平白敘事，打板的瞎先生說書一般，那便淡然無味了，書接上文，且說普濟原來姓呂名少遊，號天一，舊居嵩山的一個山莊中，村名石帆峪，因這個村莊處在峰巒聳翠之間，天然秀木輕籠，一泓清流，繞泄而下，遠遠一望，便是扯了一塊天布，從這幽秀風景中，遙見那村莊，正是漂漂蕩蕩的一葉野航，是以又名石帆村，這村僻介諸峯之間，風景是寫不盡的雅致，村中風俗樸實，百姓富饒，等閒價不離山，消閑了大家飲個太平酒，逢什麼佳節，只村中扮演些秧歌，或成羣結隊唱個蓮花落的俚曲，便是他們的娛樂，真是活了七八十歲不知道村外是什麼樣兒，這且不表，且說村中有一富紳姓石名蘊周，家積萬貫，疎財好交，一般隣近村貧，無不受石蘊周之恤，因之人都稱爲石善人，這石善人，一生修得福壽雙全，膝下只一女取名亞男，善人夫婦視如掌珠，好在亞男生得聰慧異常，五六歲發育得白白緻緻，窈

窈身軀，蛾眉杏眼，趁起粉白色鵝蛋臉兒，真如玉娃子一般，這時石善人已有四旬餘，猶抱伯道之戚，不想石夫人竟然有孕，某日夫人夢一偉男子，仗劍驅逐一羣豺狼狐兔之類，風也似的奔來，夫人大驚吓得大叫大喊，突開丫頭道，夫人醒來，夫人恍然夢醒，丫頭道，想是夫人夢中驚嚇，喊叫起來，夫人略敘夢境，也未理會，突然腹中刀絞般生痛，早有穩婆等收生，產下一男非常肥大，啼聲甚強，石善人正在花園賞玩景色，聽說夫人臨娩，石善人暗祝天降一男，返回書室早有肥脚大丫頭跑來與善人報喜，石善人詢問知是璋之喜，夫人小兒均好，石善人方放下一顆心，亞男只管跳來跳去，口中念誦，得個小弟弟，這回俺表哥們又多了一個伴兒，原來石帆村中有一秀才，姓呂名進，爲人和氣仗俠，家中也是守了鐵筒般家私，這呂進雖是文人，可是尤好騎馬拭劍，意氣如雲，將偌大家私被他心中一個義字，不幾年支配得精光，他都不理會，只終日縱酒高歌，徉狂漫遊，隨行之物便是一柄古劍，幾本舊書兒，說出話來都帶些古怪，可是細味他的話，並不

古怪，十分達情近理，他原是從十載寒窗做出來的，才學是不消說，真有經天緯地控古絕今之學，可是自鄉試中了個秀才，以後連試落第，呂進索性不求功名，也便湮忽下來，娶得石善人之妹爲妻，後來呂家中落，很得石善人些接濟，呂進生平一子取名少遊，生得白皙面孔，偉大身軀，天性甚慧，猶好武事，呂進消閑也教與些詩書，少遊過目便牢牢記下，石呂二家相距不遠，所以少遊時時去尋亞男去玩耍，好在他二人甚爲和氣，從未吵過口，這村之北有一曠場，在前十餘年乃是村中武社的練武場，後來武社少年凋落，也無人操持，內中的石鎖，鐵沙袋，鐵屑桶，鏢鎗等項，便如古董般陳列起來，等閑無人過問，少遊一日跑出，覺得好玩，一連玩了二日，亞男每日晨起，急急吃過早飯，便等少遊來邀去玩耍，那知少遊一連二日未去，亞男大疑，莫非表哥他病了，那麼俺看看他去，想着一逕跑向呂家，見少遊母親正在爲少遊補綴衣褲，亞男問過姑母早安，隨便說了幾句話，一逕跑向後園尋覓少遊，又跑內宅各屋全看了，並不見少遊影子，亞

男懷疑之下，不敢問姑母，便告辭返回，不想方轉過小巷，早見少遊合一個同年相公前後廝趁而來，一路說笑，看光景十分愉快，那相公生得乾瘦瘦，頭上一圈短髮，頂剃了個大月亮，一雙黑胡椒眼，特殊光亮，行動非常輕捷，跳前跳後便如猴子一般，亞男見了叫道，哈哈，表哥你們玩得好呀，怎不知會俺一聲兒呢，少遊正合那小廝說得高興，突然吓了一跳，抬頭一看亞男，於是笑道，表妹俺們玩得好哩，却忘了招呼你了，說着拉了亞男的手，向她一說，原來少遊自發覺練武場好玩，每日去耍，什麼石鎖呀，鏢鎗呀，玩個盡興方返，這日又去玩耍，正拿了一條鏢鎗掄得亂旋，突然哈哈一聲，從樹後搶出一個小廝，頭上頂了一圈式柳條盤帽，腮上掛了一絡絡的青草假鬚，手中還攢了一個大吉了，只管哇哇亂叫，少遊認得是本村常學究的兒子，小名秀兒的，是村中有名玩皮小廝，生得便如猴兒似的，爬高縱低，翻個筋斗，非常伶俐，他生得雖乾瘦，體質堅強，十來歲兩臂有力如虎，每日在村中亂串，逗得村中孩子哇哇叫，等閑都不理他，見秀

兒來了，一羣孩子登時散去，秀兒無意思也便不去尋人玩，只一人玩耍，這日秀兒又將鄰人孩子打哭，找向常學究，學究每日爲秀兒不知吃人多少罵，無奈秀兒天生玩皮，再也改不得，常學究氣得無法，只好不去理他，當時學究一頓大杖，將秀兒打出，可是常秀總是嘻皮笑臉，一路採些長草作爲鬍子，來到練武場，爬上柳樹捉了一個大吉了，折下柳條編個帽圈頂在頭上，正在搖搖擺擺玩耍，聽有人踢跳，秀兒偷眼一望，却是少遊，登時跳出，當時少遊笑道，秀兒你怎的也跑到這裏來，秀兒一面作勢湊過來笑道，這話奇哩，這是什麼希罕地兒，難道竟許你來不成，少遊道，不是呀，因爲這兒僻靜的很，等閑沒人來，秀兒道，不錯，俺就愛這僻靜所在，又有刀兒鎗兒，真個好玩，說着一個觔斗翻向那邊，隨手提了石鎖走了兩個圈兒，少遊詫異道，噫，你也拿的起麼，秀兒笑道，俺因爲那些且且子總躲着俺，所以俺常來弄這物兒，又好玩又免惹得他們動不動便哭，尋向俺家，從先俺只能提起，現在却能舉得高高的，必是臂力越使越有勁，少遊

笑道，不錯，那麼俺們每日來玩如何，秀兒拍手叫道，好好，於是二人每日相約，玩得盡興方返，秀兒雖玩皮過甚，却聽少遊的話，這其中却警壞了亞男，當時亞男不悅道，表哥你們竟管自去耍了，却不約俺去，少遊道，明日俺們一同去如何，說着三人分手，從此三人每日去玩，恍已數月，亞男的弟弟，發育非常大，取名鶴聲，石善人夫婦喜悅非常，村中在小兒週歲，均來道賀，善人不免周旋一番，正在合座客談天，忽進來一個僕人，向善人垂手說了幾句話，善人縐眉道，他不是出外了麼，怎的又返來胡鬧，那麼多把他幾兩，要他自己尋個生活也不錯，僕人領命去了，晚上客散，善人入內室夫人接見，善人道，今天客人特多，直亂得俺發昏，俺方想歇歇，那狗兒又來吵鬧，硬說櫃房吃了他的銀子，俺又把與他幾兩，喝叱一頓方去了，夫人道，那等人却給不得臉，餓狼似的喂不熟，其實咱家慈善，已非一日，狗兒若肯學好，拉他一把算什麼呢，上月狗兒不是出門了麼，怎的又撞來，善人道，那樣人還有一定，俺聽說現在白蓮教蔓延得遍地皆是

雖未大部傳到這裏，很有些小部匪人，趁勢厥起的，到處搶擄欺詐，官府更提不得，不但不加制止，却很有些教中信徒，唉，真也無法，狗兒那廝也結合了些流氓土棍胡鬧，夫人驚道，可了不得，他怎的也混入，俺看不如將他安值咱家，每月開撥些工資，這不過是圈他性兒罷了，倒省得他各處胡撞，將來弄出事來，咱還脫的了清靜不成，石善人道，這何嘗不是，明天俺將他叫來，合他商議一下，試看如何，當夜夫婦又談些家常兒，一宿無話，次日晨起，善人用過早飯，老管家進來垂手道，今早狗少爺就來了，背了一個小包，說要赴湖北投軍，向老爺借些川資，小人因狗少爺慣會說慌話，不敢與他，老爺看怎辦吧，石善人縐眉道，狗兒這廝又胡鬧，什麼湖北，投什麼軍，管家道，據說現在流傳了一種教門，名白蓮教，在陝西，湖北，四川等地非常興隆，普通的官府也都入教，所以教中勢力特大，左右不過是亂像而已，前兩天俺們這一帶，還來了些奇奇怪怪的人，頭上皆是白巾裹頭，口中唸什麼白蓮聖士，普救黎氓，信之則生，不入則死，

還加七雜八的說了些妖鬼神話，將村人嚇得什麼似的，四外村中流氓土混已然組織教壇，入教的真也不少，石善人聽了嘆道，由此看來亂像已造成了，左右百姓遭難，這都是官中養成，咱山從未通過異樣風氣，如今俺看風俗也壞透了，狗兒在那裏呢，將他與俺叫來，管家唯唯去了，移時領來一個獐頭鼠目漢子走來，管家先入稟告，然後打起簾子讓那漢子進去，那漢子見了善人一個大安，然後垂手站在下面，善人道，你坐那兒，俺有話合你說呢，那漢子道，大伯你老人只管教訓，侄子是沒出息的，善人道，你聽我說，我聽說你要去投什麼白蓮教，你不要迷惑，從古各教門不外邪說，沒有能成事的，終久一敗塗地，內中不知湮沒多少有爲少年，一個人必須看事而行，邁足必須穩當當，不然一生便算了咧。你聽俺話是再沒錯的，一個人不怕沒飯吃，只要行正走中，俺勸你便罷。消此念吧，那漢唯唯，善人道，俺這兒後園缺個長工，你補個班兒如何，那漢子道，大伯吩咐甚好，俺便不去了，善人大悅，即日上工去看守後園，原來石善人兄弟二人，久

已分爨，善人之弟，早已亡去，只剩弟婦劉氏，與一子度日，家中與善人一般的資財，富有的很，可是家業大無人料理，善人便代管其事，其子小名狗兒，大名嗣先，從小嬌生慣養，長到二十歲左右已能撐家，石善人將家事完全交與他，狗兒經手二年，早已弄得兩頭不虧，後來方知狗兒生性下賤，專接交些狐朋狗友，每日各處亂撞，許多土姑爲他老包，那白花花的銀子，水也似的流去，許多混混見這樣一個財神爺，誰不想撈摸一把，拈手便是金銀，於是大家設下陷阱，將狗兒銀子弄到手，狗兒還感激得什麼似的，真有犧牲老婆拉財神的，狗兒只落得一個色足，不消數年，產業被他掙得精光，將劉氏活氣死，狗兒好歹挖個坑兒掩埋了，自己抱了肩兒，去尋好友，是好友賞個吊八，不然鏢出大門之外，是常見之事，偏偏狗兒不長志氣，總是下溜，不時去尋石善人，善人不時周濟狗兒，從善人處弄得錢來，便登時送向賭場娼門，善人曉得大喝叱一頓，索性不與他，狗兒大恨，當了善人是不敢怎的，只悄悄溜入善人家，偷了個盡興，善人大怒，將他

送向村公所，敲了一頓放出，狗兒恨恨之下，無計可施，看看善人門外爬着虎羔子般看家狗，狗兒大悅，於是返回，弄了兩個乾饅饅吃了，一逕鑽入屋中睡了一覺，到旁晚時分，狗兒一骨碌爬起來，掩門跑到石善人後園後街的一家半掩門兒，名叫小白馬，見了狗兒一沉臉子道，賊天報，你又來顯什麼魂，老娘却缺不着你，狗兒嘻皮笑臉的湊近，一手撫了白馬肩頭道，你不要這樣，俺也不想動你的禁戒，可有一樣，人別將事瞧得不够一寸長，貓兒狗兒還有脫毛換皮的時候呢，將來俺走上洪運，弄個一官半職的，你不希望穩牢牢一品夫人麼，小白馬聽了一擺肩頭，連連大啐道，發家養活發家子，敗家養活猴僵屍，看你這樣兒也得當朝一品，俺也不是說，當你有錢時，俺也未巴結你，現在不離老板，沒的胡吵，您便山字羅山字罷，狗兒索性嘻着嘴笑道，真個的，俺有些事，合你商議商議如何，小白馬以為狗兒又沒得飯吃，前來胡纏，當時雙手一推道，沒商量的，俺近些日生意不好哇，狗兒曉得她的意思，於是道，唉，人窮了便這般不濟事，好好

一筆肥錢，白送來人都不肯接，這是從那裏說起，小白馬聽了，不知狗兒何意，於是一笑道，誰要你有人無人的便瞎瞎噱，說着回身跑入屋中，狗兒大悅，一逕隨入，狗兒合小白馬有何要求，且看下文細表。

第六回 遭劫擄飛鏢逐寇 小遊戲獵兔逢兇

且說狗兒狂喜之下，隨着趕入屋中，將小白馬先一把捉牢攬入懷中，小白馬亂掙亂扭，狗兒早香了個肉麻，小白馬掙脫，向狗兒啐道，俺就知你沒什正經，狗兒道，真個的今夜裏，你便預備些老白乾，將鍋竈弄好，等着俺親自出馬，手到擒來後，便下鍋哩，小白馬道，俺可不信，這可是光腚下賭場，怎的去怎的回來，自己連飯混不上，還吹這大氣呢，真不害羞，狗兒跳起來道，得了，錢到交貨，俺不愁妳不給俺個舒展，說着竟去，小白馬後面連啐帶罵道，餓不死的賊天殺，還想一口一個石大爺的時候呢，說着嘯一聲，將門關牢，幾乎將狗兒後腿關在門內，狗兒恨道，好臭花娘子，等着俺的，說着

一捏唇兒打了兩個響嘴梆，咕唧着大姑娘洗澡的淫歌，一逕奔石善人後園，却說小白馬咒罵返回，自己暗道，若不着這賊天報，打響半晌攪。俺晚飯已熟，時光不早，俺只好買塊豆腐，就剩乾饑吧，想着去床沿擄下去取錢，影兒不見，小白馬詫異自語道，怪呀，俺這兒分明是兩吊老錢，還是昨天閻歪嘴與俺的呢，怎的便沒了呢，尋了半晌不見，突然想起，一定是狗兒隨手撈去了，不由大怒咒罵道，偷俺的錢真有些缺德，俺夜夜拚命，不消說腸子劈得生痛，氣兒都出不勻忽，他若花俺的錢，那輩子要他脫成俺，也要他嚐嚐個中滋味兒，咒罵着隨便吃些飯，半饑不飽的睡了，腹中只管咕碌碌亂叫，再也睡不去，忽聽大門外嘯嘯敲得雷一般，小白馬一翻身爬起，心中暗道，這一定是閻歪嘴，或許和尚來了，今夜俺不愁沒好酒大肉吃嚼，明天不愁手中空虛，想着去開門，那知門外却是石狗兒，已邁人一足，小白馬大怒罵道，你這窮骨頭，又來胡纏怎的，老娘不是來一個算一個，沒得鈔兒仍是你是你的，我是我的，說着連推帶搯，狗兒急道，這

是什麼時候了，只管亂嚷亂叫，少時你瞧着不就是了麼，小白馬越怒道，餓不死的窮花子，又來騙老娘，狗兒見她不信，回手拋入一物，毛茸茸的，直與小白馬親了一個乖，小白馬登時一個寒噤，鬧了個後坐兒，狗兒早搶入門內，回身將門欄錘關牢，將小白馬從地上抱起，香了一口道，我的人，你看這不是鈔兒到了嗎，皮兒，肉兒，雜碎少說也值三五兩紋銀，小白馬一看，却是一隻虎子似的大蒼花狗，脛上一條繩索，緊緊繫牢，那狗兒已氣斃死了，小白馬登時一扭身軀道，俺故意用激將法激你，不然配有這橫勁，說着一指戳在狗兒額上道，小天報今夜可要老實些，咬着牙兒，乜着眼睛給了狗兒一個麻木，狗兒早餓虎撲食般搶過，將小白馬抱住，白馬亂扭亂笑，狗兒道，俺囑咐你備些白乾，可買來嗎，白馬道，俺有兩吊錢，還要你偷摸去，那能買酒呢，狗兒哈哈大笑道，合你明要你是不能給的，若不着這兩吊錢，如何打得魚兒上綱，原來狗兒乘白馬不備，真個將褲下二吊錢撈去，一逕跑向煮肉小肆，買了兩個豬蹄，狗兒拿了奔石善人園後，一路

嗅那蹄兒，饑涎滴下，不由得吃些邊頭肉腦，已來到石善人後園，見門兒關得緊牢，狗兒跳入園去，見兩隻大狗正蹲着，狗兒常往石善人家，貓狗皆熟，當時二狗見了狗兒擺尾過來，狗兒就手開了園門出去，早有一犬隨去，狗兒掬出備下的繩索，擊了一個活結兒大圈，將豬蹄拋與那犬，一個犬一口吞下，狗兒早將二個投在繩索中，那狗探頭去吃，狗兒一提繩索，登時將狗脛索牢，那狗望後亂縮，狗兒用力拉，越前拉狗偏後縮，因此結兒越拉得緊，被狗兒不時勒死，逕奔小白馬處，小白馬本住在石善人後街，僅隔柴籬，石善人園中菜蔬，也不知被小白馬竊去多少，當時狗兒合白馬二人將狗拽入，狗兒動手頃刻剝掉皮兒，開膛淨腹，小白馬早起火切成大塊，下鍋燉起，狗兒一面與小白馬挑逗風情，一面嗅狗肉味兒，狠不得一刻入口，移時有人叫道，開門呀，接着拍拍拍扣了幾下，狗兒驚道，壞了，壞了，一定是許和尚等來趕嘴，小白馬出去開門，隨着進來二人，狗兒一看，却是自己嫖友閻歪嘴，許和尚二個寶貝，和尚手中携了一隻王八壺歪

嘴手中捏了一雙圓磨手，來回滾磨着，口中哼着小曲走來，見了狗兒道，噫，老狗今天怎的又混到這裏來，狗兒道，歪嘴慣愛小瞧人，難道就許你來嫖嗎，凡事有個先來後到，那麼你便滾蛋，許和尚只管望空亂嗅，轉了一個圈兒，張見鍋中噴香的狗肉，跳起來叫道，運氣運氣，說着嚙的一聲嚙了一口饞涎，劈手便撈，狗兒一把架住和尚一臂道，慢着慢着，你們要吃肥狗肉，須有個說兒，別只管嘴頭上抹石灰，許和尚道，俺沒吃你呀，狗兒道，什麼，俺費事勞力的弄來，方想解解淡嘴，你們若想抄自食是不成的，說着便推，許和尚道，別鬧別鬧，俺不自吃你，俺這王八壺中滿滿一下子白乾酒，正好打個平浮，狗兒大悅，閤歪嘴早一手攬了小白馬，當頭一個響梆，狗兒跳過推開道，你們今天有商量沒有哇，不然便請開路走，左右她一人，不能容下咱三個，閤歪嘴笑道，咱哥兒們什麼過不着呀，真是有錢大家花，有老婆大家希罕，那麼便讓你頭水兒，狗兒喜得大跳，許和尚早撈了兩塊肥鹹半生半熟的吞嚙，狗兒跳去推着和尚，二人厮扭一團，

百忙中不見了閻歪嘴小白馬，狗兒大疑，跑去一看，早見閻歪嘴將小白馬放翻，正在猴上身去，狗兒吼一聲搶過，拽了閻歪嘴一支腿子，狠命的大拽，閻歪嘴就爬在白馬腹上，忽見狗兒從中下手，直急得爺爺祖宗央告，這且慢表，且說石善人家業關大，每日夜間都要自己巡視一番，這日來到後園，忽聞一陣男女嘻笑聲，內中分明有一人聲音嘶熱，不由細細聽去，想起定是狗兒，又混向私娼小白馬家中，善人想着這不爭氣的東西，不由愕然頃耳，只聞一陣陣淫聲浪氣，並有二個野男子聲音，口中只管唱起大姑娘出浴，黃昏月等等混賬調子，句句刺入耳鼓，善人暗嘆，忽聞一陣狗肉香氣隨風撲入鼻中，石善人暗道，作孽，這群寶貝，又不知將誰家看家犬偷吃了，正想着，只聞支咄咄一聲響，微風吹來，接看兩三響，善人循聲看去，園門大敞大開，一支黃色狗蹲在門下，似乎恐有賊人進來，善人自語道，園丁真個疏忽，這園屢次失落東西，還不緊慎，連大門都不關閉，明天得說與他們，說着自己去掩門，却不見那蒼花犬，也未在意，將門閉好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去，在小白馬家着燉吃了，也未聲張，這時白蓮教已經傳遍，好在皆是本地無賴之輩，借此撈些吃喝而已，百姓提起來恨得咒罵不迭，也無人參加，狗兒越來胆也越大了，竟與些匪人混在一起，終日胡撞，將房屋也賣掉，便想混入白蓮教中，被善人留下看園，狗兒上工倒也克勤，石善人大悅，慢慢查看狗兒，情形也好得多了，將園中整理得乾乾淨淨，連個磚頭柴刺都看不見，石善人喜悅之下，多多賞勵一下，這日石善人晚上躍向園中，突見從短垣上跳入二人，善人連忙閃向樹後，見那二人逕奔狗兒房中，却是閻歪嘴許和尚二人，善人吓得胸中亂跳，移時三人一同又越垣而去，善人也未聲張，次日將狗兒叫來，將他辭掉，狗兒知道事洩，一言未發，蹣跚腳離開善人家，善人又把與他幾兩銀，要他謀個生活，狗兒拍拍腰跨道，不瞞你老說，俺缺不着銀子花的，說着揚長竟去，將善人氣得發昏，後來聞得狗兒竟結合匪人李大吡吧，有不軌行爲，善人爲之髮指，不想過了月餘，一夜善人正親自算了算出入賬目，只聞上夜人叫道，有人了，善人一個擅抖

，算盤落地，頃刻不知怎的好，這當兒早聞尖厲厲一聲胡哨，善人三步兩步跑出院內，早見護院武師馬三多，領了家丁單刀鐵尺亂糟糟趕過，早有三五大漢，結束伶俐，趁月光之下，颼颼從屋上跳落垣上，馬三多究竟不弱，早翻手一鏢打過，一道電光似的逡奔一賊，那大賊正拽了單刀，大叫兄弟們下手呀，突的鏢到噗味一聲，正中肩頭，那賊啊啞一聲未了，嗚咚栽下墻去，早有四五家丁趕過去，捉了綑牢，那垣上衆賊，大叫風緊，接着一聲胡哨，又有四五大賊，箭也似的跳入，善人忙閃向柴柴隙中，家中丫頭廝僕，吓得跌跌撞撞，亂藏亂躲，有四五大賊，橫刀跳入院中，與馬三多殺在一起，三多使潑單刀，一團白光，兜了衆賊，戰了多時不分勝負，直殺得烟塵亂抖，一陣刀劍相碰聲，這時有五六賊已躡入內宅，傾箱倒櫃，大掠起來，正這當兒，只聞鏘，鏘，鏘，一陣警鑼聲，隨即來了一行村丁，吶喊殺來，馬三多見帮手來了抖起威風，連劈二賊，衆賊大叫風緊，一聲胡哨，一齊跳過垣去逃走，馬三多恐院內無人，不敢追趕，同村丁搜尋

一遍，不見賊人影子，只各房中皆箱倒櫃翻，善人從柴中鑽出，吓得半死，許多丫頭僕婦，見有賊來，從被窩中爬出，百忙中抓起上身短褲，當褲兒望腿上亂穿，有的越忙越抓不着衣褲，還有好容易抓得一褲，慌得兩腿只管望一個褲腿中伸，結果誰也莫穿上一件衣服，只精光亂跑亂鑽，這兒藏藏，覺得不穩，又跑向那方，却有人早已狗也似的鑽伏在內，在這剎那當兒，賊人已殺門而入，一個個五色抹額，提了單刀，便如火燎鬼似的，衆人吓得擠了一堆老白羊，賊人已去，還兀自吓得抖個不住，石夫人却和亞男抱了小孩，影在堂屏後，賊竟未見，當夜亂得沸騰騰，天光大亮，村丁散去，石善人將二死賊與一活捉的交村會中，掩埋賊尸，將活捉的捉來，大家一看，不是別人，正是村中大青痞閻歪嘴，村正大怒，一頓大板，究出真情實話，原來狗兒自被善人收留，看守後園，他不幾日便勾結閻歪嘴，許和尚，李吡吧等人，乘夜行搶，把來贓物使存在善人後園，狗兒自被善人辭掉，心中懷恨，於是想起閻歪嘴，在小白馬處會提醒自己，俺何不以此

洩恨，想着跳起來道：「媽的，就這買賣來得老辣，俺還裝什鳥，索性幹他媽的，狗兒將心一橫，與衆賊備好，由狗兒先入園內，開門放入大家。村正派人，捉來狗兒，先敲一頓，收起送縣，不想途中被李吡吧等劫去，並殺傷數人，竟呼嘯而去，且說善人遭此變故，幸未傷人，還是萬幸，督家丁收拾一切損物，重賞李三多，這時國家太平，不過傳說白蓮教將起，這也不過江湖伏隱的一種匪人，光陰真箭也似的快，恍已過了數年，善人幼子已八九歲，生得十分魁梧，紅白面孔，劍眉虎口，取名鶴聲，亞男已十四五歲，莊靜而且活潑，長長身軀，豐腴面孔，兩道柳眉，遮蓋下的星眸，含了欲漾水兒般珠睛，一頭青絲，分挽了三個髮髻兒，她每日不愛穩坐閨中，生平羨慕紅妝俠骨的呂四娘，她常常偷偷瞧李三多每日練武，居然慧心記得牢牢的，有時呂少遊來尋，二人雖不會武功，偏愛武事，將李三多之技，暗暗學來，躡越慣擊倒也來得，却說常學究之子秀兒，自與少遊亞男，每日赴武場掄刀弄鎗，也與少遊亞男似的，一般的得了低度的武功，好

在他天生捷足，更比猿猴速得多，這日天氣晴朗，少遊約了亞男，去遊山景，二人於是帶個彈弓鏢鎗之類，預備隨便打些野雀山兔之類，少遊道，秀兒打得好石子，俺們何不約他去，打些野味吃，倒十分可口，亞男笑道，秀兒很好玩，人都說他淘氣討厭，其實他們是不知他的特性，是聰明不羈，隨便遊戲罷了，少遊道，正是正是，秀兒天性特高，將來不可限量，俺恐他要趨出世外，二人說着來到秀兒家，見秀兒母親在尋找秀兒，見少遊二人笑道，你二位想是來尋秀兒，那孩子早晨便出去了，現在還未回來呢，你小哥倆屋裏坐呀，少遊道，不當哩，說着返身走去，秀兒母親道，呂相公若看着秀兒，叫他家來吧，因為這些日只管鬧拍花匪，專拐小人兒，你們哥兒倆個也別遠去呀，可了不得，少遊答應與亞男一逕而去，出了村頭已在山腰中，於是二人尋徑上山，眼望着山花漫爛，耳聽着山濤如吼，二人披開長草，刺了滿身荊花兒，穿過一帶深林，便見平川之路，兩旁青蔚錦秀山花，夾了羊腸曲徑，地下滿佈鷄卵大小石子兒，二人看得光亮異常

，少遊道，這倒好玩得緊，比咱村西首水道兒上的石子好得多，可惜秀兒未來，他最喜歡用石子打雀，這般好石，咱且拾回些送與他好麼，二人隨手拾些石子，裝入袋中，一面採些鮮艷野花，隨手插在頭上，坐在鏡面似的青石上，四下一覽，真是雲天渺合，萬家鱗次，峯巒迴環之下，籠護了無數村坊，高下山泉，清湍接天洩下，便是扯了一疋白布，潺潺之聲，聒耳不絕，山禽合鳴，迴環青空，與那紅雲低下相接，一陣陣樵牧歌聲，隨風隱隱，真個是目矚勝景，心曠神怡，少遊大悅，亞男拍着手兒笑道，俺看人能夠久居這個幽緻地方，倒是不錯，那紅塵擾擾，真是膩煩極了，這所在便如趨出紅塵的極境了，少遊連連點頭笑道，男妹說的真不錯，你看許多人都曉得這個道理，可是那個能領悟呢，正說着一片烏雲遮了太陽，刷拉拉一陣微風吹來，旋得地下殘葉滴溜溜亂轉，遍山都簌簌作響，現出一片陰晦氣象，頃刻又是個悽涼景況，少遊慨然道，男妹你看天地隨時變更，便如人生一世的浮沉，將來我輩不知何如，恐怕也如這逐風的殘葉，虛度

一生，說着二人不約而同，一齊嘆息，風吹雲散，頃刻又是晴朗天色，二人正對景叙意，突然聞有歌聲，二人傾耳只聞得末尾二句，是，

終朝無所事，惟見白雲飛。

亞男道，噫，這是秀兒聲音呀，少遊却靜默默的道，好好，就這二句多麼自然逸致，俺若能如此也便是足了，話未說完，只見一隻山鷄展翼飛來，突然嘎然一聲，一翻翅兒跌着斜觔落下，在地上只管振翼欲飛，却已折了一翅，亞男跳過捉了，一面詫異道，怪呀，這是誰呢，能飛石打雀，早見林中電也似的跑來一人，大笑道，你倆個怎的也跑到這兒來呀，少遊一望真是常秀兒來了，亞男拍手道，俺聽歌聲是你呢，你怎的知俺們在這裏，俺兩個去尋你，並來告訴你家中，俺們是遊山景，秀兒聽了登時開了個大楞道，石姑娘說什麼，俺却不曉得呀，亞男於是一說所以，秀兒笑道，俺早飯後便去尋你二人，說着一屁股坐在石上，喘了一口氣接說道，真也奇怪，俺就好打雀兒，這鷹大如鷗，僅

翅兒一張，便丈來長短，俺唬得隨手將咱每日常玩的鐵球翻身打去，那鷹真個了得，只一啄啣去了，更可怪的是那巨鷹一雙鋼鈎似的鐵爪，抓了一柄三尺長的劍盒，俺驚聲之下，飛步逐鷹影兒趕去，累得俺要死，看那鷹飛入山中，俺也使趕上，幸俺的脚步敏捷，一路勍斗連連，不知栽了多少跟頭，還把鷹丟掉了，再也尋不着他的去向，俺看山景倒十分雅緻，所以隨便遊玩，打幾隻山雀，回去燒吃，說着從腰下解下一串各種山雀，亞男拿過，將那隻山鷄也拴在一起，少遊道，常老弟真好身手，俺那石子，便發得不如你準正，秀兒笑道，凡是一慣，俺在先也是一般，後來俺每日練習，不但正準而且氣力比先大多了，亞男呆痴痴的笑道，俺打石子，沒很深功，俺家武師李三多，俺看他打彈子，輕便且準正力足，俺偷偷的學來他的打彈身法，說着拿過彈弓，四下一瞅，恰樹上一隻啄木鳥，正在二爪緊緊抓住樹幹上，梆梆的長啄咬開樹皮覓虫兒吃，亞男一擰纖腰，返身一彈，一張粉淡臉兒偏仰，斜斜日光一瞟，突的嫣然一笑，那啄木鳥早已應聲落下

，少遊秀兒喝起彩來，亞男笑着兩朵紅雲飛上雙頰道，人家李武師許多射法，俺因爲不便與他請教，這是偷學來的一點，不過取個樂兒罷了，少遊道，真個的，剛才常老弟說的蒼鷹真也古怪，俺們應當根究根究是怎的一回事，秀兒道，不錯，那鷹一定大有來歷，不然不會攬着一個劍匣，光亮的似乎是鐵質，俺會聽說書的講過，古時很有些名劍，是輕易不能出世的，如要得名劍必須深明劍氣，因爲這名劍久埋地下，便發出一道光霞，與日月光霞相映，劍如年久則通靈性，雖是說書中所講，但亦得有些道理，你不見古書中也常載有名劍，想是一定有的，少遊道，名劍是有的，可是須識劍的來賞識，這蒼鷹定是什麼奇人畜養，也未可知，亞男笑道，還是表兄見識高，看那蒼鷹攬劍匣一定是個理由，三人大談特談，非常高興，少遊定要偵探這蒼鷹去處，秀兒道，那鷹越飛越高，一定棲在極峯上，少遊道，極峯有蛇嶺，雀愁，摘天嶺，雲遮峯，最高的還有天台嶺，俺們是不敢望及的，秀兒道，山不在高，只曲折幽僻便是絕境，亞男道，俺們別

只管閑談，咱再踟躕一會，也該回去了，少遊道，正是，近來咱村悄悄來了一種拍花匪，專騙小人，咱若回去晚了，免不了又要家中惦念，三人說着起身，少遊道，常老弟你不是喜歡打雀耍子麼，在這山麓一條窄徑上，石子顆顆粒粒都是光滑堪用的，秀兒道，可惜未拿個布袋來多弄些去，亞男將山雀合彈弓掛在腰下，三人廝趁尋歸路，秀兒一面走一隨手用石向長草中亂擲，突的躡出二山兔，刷一聲從草中跳起逃去，秀兒無意中發了一石，打死一兔，那一隻落荒逃走，亞男連忙取彈弓，兔已去遠，於是扣彈趕去，一彈槍慌未中，亞男大怒，丟開步下電也似的趕去，秀兒少遊拍手大笑，望着亞男倩影一朵紅雲似的，突然林中轉出一樵夫，對着秀兒少遊二人笑道，二位是來遊玩嗎，少遊二人望去，見那漢生得吊眉鼠目，糟鼻翻唇，腮上短鬚，滿面油漆的黑麻皮，手中電光似亮晶晶月牙式斧，頭上裹條土色包布，精光四射的雙目，直刷過來，秀兒甚爲機伶，見生巴巴漢子，恐不是好人，於是一拉少遊，望望亞男已不見她的倩影，少遊大驚，欲知亞男

落在何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七回 活人變畜突來花匪 俠女誅奸俄觀異禽

話說少遊秀兒，一回頭再望亞男影兒不見，二人驚得轟的一股熱氣，直撞上腦門，二人飛步趕去，轉過一道曲徑便是一帶的什沓層巒隔絕，二人住足，爬上山麓，乃是一個岔路兒，山口雖分明，可是漫地野葛山荆，二人回顧無了亞男影兒，急得黃豆大汗珠連連滾下，秀兒細細查看，在這一帶長草有些顛撲，秀兒道：「石姑一定到此地來，你瞧好好草兒，怎會撲倒呢？」少遊大悟，於是二人分頭去趕，單表少遊焦急之下縱步如飛，趕了一程，見分出好些岔路，不知望那條路上走好，於是大喊男妹，喊得噪兒都啞，傾兒聽了聽，那有一點動靜，四顧山空途遠，萬峯渺合，一陣陣淒風浙瀝，怪鳥嘶啼，只自己喊叫山空谷應，彷彿有許多鬼魅接着自己聲兒相叫，少遊見無亞男影兒返步而回，一路脚步錯亂，百忙中又覓不見秀兒，自己所經過路途，再也尋不清，少遊抬頭看看日色平

西，殘陽射到峯上，非常鮮明，有數片薄薄紅雲，幾與頭頂相接，山禽四飛，彷彿渺人一抹斜陽中，越顯得向晚之時光了，少遊不知所之，急得帶哭，在這剎那間，那一點殘陽變得火也似的紅，那幾片晚霞漸漸散沒，山中萬物都被丹紅色的晚霞籠罩了，頃刻朱色陽光暗淡，從暗淡又變作青黑顏色，颼颼一陣晚風吹來，太陽落去了，惟西方尚留下微微的淡紅光亮，一鉤淡月，早嫵媚的掛在天空，許多閃閃爍爍的小星，圍得月亮密層層，已入夜時候了，少遊自己徜徉，本想尋歸路，却迷了方向，於是蹣跚飛跑，一不留神，被葛條兒兜了個筋斗，摔得發昏，忙爬起來當兒，突然有人叫道，你這相公，這般時候，怎的還在這裏，想是迷了路徑，快不要亂走了，你瞧兩旁深壑，黑水茫茫，落下去還了得麼，快隨俺來，送你回去，少遊抬頭一看，說話漢子十分斷熟，却是那樵夫，再看自己幾乎吓死，却站在一窄窄石樑上，兩邊黑滔滔巨波，牛吼似的奔流，山風暴起，沙石亂飛，頃刻天地黑烏烏那有什麼晴朗月色，似乎羣峯亂動，就要塌下，許多蓬頭

小樹，都幻成鬼物跳舞着奔來，少遊大叫，那男子連連招手，少遊頃刻迷惘，隨着他奔走，如騰雲駕風似的迅速，移時下了山徑。好一片平川大地，忽聞得咪咪羊叫，那漢住足回頭道，那不是你的家麼，少遊一看連說道不是，男子獰笑當兒，一把拉了少遊，只望一家門內一推，少遊身不由己的跌入，見內中有三四羊羔，有的細了，有的繫着雙角，只管相與咪咪亂叫，少遊愕然之下，早見那漢子拿來一條繩索，似乎向自己頭上挽了幾挽，同羊羔繫在一木樁上，自己心中明白，却說不出話來，知道已被匪人所騙，只無力抵抗，那漢子攔下短斧，拿起瓦罐飲了一陣水，自語的，老八怎還未來呢，莫非發見好貨不得手，說着掖起短斧，早有人道，喂，大小子你今天如何呀，媽的劈扭，俺發見一隻好貨，毛色不用提怎的乾淨俐落咧，準能兜售千八百銀，可是她機警異常，不但不上鉤，而且撞破網兒，俺的手段不高，還得你去走一趟，她在南崗下呢，大小子聽了大悅，跳起來道，俺今天險些一網打兩隻鳥兒，不想那一隻不知跑向那裏去，雖是劣貨，但

也值十數兩頭，說着去了，這且慢表，單說石亞男，自己一人趕捉山兔，轉入山口，那兔被趕急急躡上山峯，亞男大怒，嬌叱一聲，隨着趕上，披籐附葛，那兔趕得無處躲，躡入石隙中，亞男堵住隙口，自語道，這回你往那裏跑，搬開石頭，探手掏去，那有兔兒影子，原來內中空洞洞通長大溝，亞男恍然，兔兒一定是從那邊逃走了，當時氣得撇了小嘴，喘過一口氣來，怔了一會，覺得有些勞乏，隨便歇坐在石上，突然想起秀兒少遊，還在等自己呢，於是收了彈弓，抖衣上土兒，丟開倩步，一逕跑下山去，可是少遊秀兒，已去尋找亞男，當時亞男不見少遊秀兒，忙登高一望，也不見影子，驚怔之下，心中暗想俺且等一會，他二人還許尋回呢，於是張望半晌，日色平落山頭，還不見二人影子，亞男慌了手脚，連忙跑下尋找，頃刻日色西下，黑暗暗的幸有一鉤新月的淡光，霜也似的鋪遍滿山，亞男風日胆量甚大，於是挺手中鏢槍開路，一逕闖去，一路走一面嬌聲喊叫，這一來却引了歹人，只見從林隙轉出一短漢，生得矮而且肥，手中一柄砍柴風

亮月牙斧，背上一束山柴，向亞男一望，似乎一怔，於是道，姑娘怎的到這裏來，俺是本村樵夫，送姑娘回去如何，亞男何等伶俐，恐是歹人，於是一挺鏢槍道，不當哩，俺生在山家長在山家，整日盤桓山中，打個野味，那裏有不知路徑的理，漢子哈哈一笑道，刻下歹人特多，姑娘不如早回，俺家便在這山下居住，請在敝處歇歇脚如何，亞男故意道，俺有鏢槍彈弓，怕什麼歹人，說着已返身走去，那漢不語，只喃喃兩聲，似乎說些什麼，亞男頃刻頭眩眼花，覺得天地昏沉，一陣雷雨之聲，山風起處，沙石亂飛，目前一道深澗，黑澄澄洪水翻滾，亞男略一迷惘，側身欲走，對面洪波牛吼似的沖來，前面那漢子，只管招手相呼，亞男回頭望望，早有十數兇猛獅虎，咆哮跳過，張開大口，露出鋼牙撲來，亞男惶慌之下，知道那男子，定是歹人，左右深澗，後有猛獸，只好望那條路上去走，可是自己一個女兒身，生恐被人陷害，於是旋了兩轉，見水勢汹汹，可是久而不進，亞男天性是極高智慧，早又恍然，一定是邪術，於是閉目奮力望澗中一

躍，不想蹲得雙腳生痛，一個後坐兒跌倒，亞男大怒，嬌叱一聲，突的雲開霧散，明朗皓月，仍是沉沉夜色中，亞男早挺鏢槍尋那男子，早已不見了，亞男趁怒追尋，見那矮漢已轉入林木中，亞男好奇心熾，竟飛步隨去，悄悄隨在背後，那男子躡入萬木蔭深中，亞男隨入，霎時過了森林，便是一壁峭岩隔絕路途，那男子住足望了望，一逕奔向一處，轉向一株枝柯橫伸的老樹後，亞男躡足隱入長草，半晌不見那男子出來，亞男詫異之下，繞在樹側，悄悄一窺，只見籐葛滿岩，一逕下垂，蔓生得接山遍地，那男子却不知那裏去了，亞男大詫，心中暗道，莫非是什麼妖物作鬧，突的咪咪兩聲羊叫，將亞男吓了一跳，聞聲看去，似乎在籐葛之中，接着有人說話，亞男大疑，不禁髮指，雙手緊握鏢槍，微微山風吹處，籐條四披，隱隱透出光亮，亞男恍然，一定是個山洞，被長籐蔽了視路，於是悄悄用鏢槍一撥，果然是空洞洞，亞男索性要偵個究竟，伏下一窺，內中十分寬大，石台上放着一個破瓦罐，一盞油燈發出綠螢螢的火光，兩峭石上放着七亂

八糟，許多物兒，什麼王八壺，熟豬蹄，布袋乾饅之類，靠石台下坐着一獐頭鼠目漢子，正向那短漢子說話，講什麼貨色皮毛，亞男心中暗道，俺會聽老人家說過，拍花匪是一種暗語，大約就是此意了，再往內望去，靠一堆層石中，架起的短垣，內中發出咪咪羊叫聲，一根從石隙中滋生的老樹根，弓形的扎在地下，上面繫了二三小羊，在咪咪哀叫，亞男詫異之下，只見短漢替出那鼠目漢子，亞男大悅，暗道，是了，他二人俺一定要吃虧，俟他二人分手，俺一個一個捉住他們，豈不妥當，想着急閃向巨石後面，早見那鼠目漢子手抄板斧攢出，四外瞅了瞅，一逕向南走去，亞男更不怠慢，悄悄跟去，曲曲折折來在一處小山崗，那男子住足四下亂找，自語道，媽的，老八總是馬馬虎虎，他說這兒有好貨，一定是見妖見鬼，不然三更半夜，誰家女孩子還敢自個兒來玩，說着彷彿真有鬼物一般，將斧一抖，躁足喝道，呸，什麼妖物，竟敢來促弄俺們，俺外號小閻王，兇的很哩，亞男見那漢自驚自怪，自己便先爬上遠遠一株小樹上，看得好笑，於是摸

出一塊石子，一揚手擲將去，那漢子正揮斧護了面門，突的撲哧一聲，一石陷入左目中，那漢啊呀一聲，大叫有鬼，亞男聽了，不由得格格嬌笑，那漢大悟，索性張開獨眼，早望見亞男一條倩影，影綽綽隱在樹上，那漢大吼奔過，亞男連發二石，均被那男子揮斧撥飛，搶向樹下，雙手掄斧，只拍拍幾下，砍向樹幹，亞男在樹上覺得岌岌亂晃，亞男大驚之下，將鏢槍拽了，男子又一連幾斧，只聞震天價一聲巨響，小樹栽倒，亞男竭力一蹬，接着別的樹柯，隨身一躍過去，枝柯過細，上下亂盪，格巴巴亂響，亞男急就勢一個輕燕掠翅輕輕飛落，那漢子已吼一聲，挺斧趕來，一個金刀劈風式，一斧劈下，亞男偏身閃過，後退二步，抖開鏢槍，便是一個毒蛇吐信，一道白光一逕刺過，那漢只一翻身腕，噹的一聲隔開，亞男鏢槍撥向一旁，那漢子一個箭步搶過，單臂來攬亞男，亞男閃之不及，只望前一躍身，竟從那漢脇下跳過，那漢想不到亞男身軀短小，而且靈捷，一旋身當兒，亞男早從後掉手一鏢槍，正中去那漢的股上，那漢痛得望前一撲，吭哧聲狗

吃屎跌到，亞男格格一陣嬌笑，挺槍趕過，那漢子早一個鯉魚打挺跳起，掄開板斧，大跳殺過來，亞男抖開鏢槍接着，戰了三五合，不分勝負，那漢斧勢如風，在深林中運用便利，亞男長鏢槍難以抖開，只跳躍閃躲，那漢越緊斧頭，一片斧光颼颼刷過來，將亞男逼得後退，那漢一個劈倒山式，一斧很力劈下，亞男後退，却碰在樹上，急中生智，一斜身兒躍向樹後，那漢猛的一斧未劈着亞男，却劈在樹幹上，一個風也似的斧頭，整個陷入木中，那漢着慌，急雙手用力拔斧，雙足躡齊吼一聲，只聞呖啞，那漢一個後仰，雙手擎了斧頭，雙足高高揚在空中亂舞，亞男趁勢一個怪蟒出穴式，一槍刺入那漢腹中，只一擡那漢痛得平地躍起，怪叫一聲死去，亞男見刺死歹人，心中暗想道，既然發覺他們黑幕，即須窮搜其根，即如那漢子邪術迷俺未果，但不知有多少被迷的呢，想着雄心徒壯，隨手拿過那漢短斧，掖在腰下，一逕奔舊路直至垂簾之老樹下，正要悄悄偷窺，只聞有脚步響，亞男忙藏在草中，只見那矮漢正在那邊小解，聞得亞男聲響，往

後瞧着，一面繫褲，一面說道，這一定是遇見黃大仙了，俺無意中沖撞您，一個仙家怎會與俺凡人致氣呢，求您不要生氣，保俺們貨發順利，下次一定買兩隻肥鷄子敬您，亞男大怒，突出一槍，一道銀蛇似的奔向矮漢，矮漢猛然嚇了一哆嗦，一個仙爺未出口，亞男已一鏢槍刺入臂上，矮漢認得亞男，大叫便跑，亞男嬌叱一聲起過，突的矮漢猛一回身，便是一斧，虧得亞男身形輕快，忙一伏身躍開躲過，掉槍一個反刺，那漢早反身一斧，嚙的一聲與鏢槍相碰激出一溜火光，亞男旋身一躍，抖槍一個急刺式，一連三五槍刷過，那漢大怒，吼一聲縱步揮斧，撥開來槍殺人，二人戰了三五合，亞男本來未習武技，不過天性特高，又性好武事，偷瞧得李三多習技所得，力殺一人，已然乏困之甚，何況又敵矮漢，當時覺得氣力不接，那漢狂笑，一緊斧鋒，兜了亞男，口中還污言亂語，亞男着慌，虛晃一槍，跳出圈外便跑，那漢大笑道，乖乖兒，看你能逃向那裏去，蹤步前趕，亞男連發數石子，因慌忙未中，看看趕上，亞男繞樹而走，正在危急。突然月色微昏

，從天上射下一雙神燈，只見一隻巨鷹展翼飛來，疾如流電，一雙神目，便是二個紅燈，只向矮漢用翅膀一搨，那漢子已球兒似的，飛起丈八高，落下跌折腿兒，那鷹忽的影兒不見，亞男過去挺槍想刺死那漢，忽想起必須留他活口，於是且不管他，用槍先撥開垂簾先摘下一串死雀山兔拋入，自己隨着鑽入山洞中，只聞哇哇孩子哭聲，亞男看去，那些山羊兒不知怎的，竟變成數個男女孩子，每個被人綑了手足，有的繫了辮髮，少遊亦在其中，被人牢繫辮髮，呆呆的俯首站定，亞男大詫，少遊却長長舒了一口氣，大叫道，好混帳東西，竟敢邪術害人。亞男過去叫聲表哥，說着與他等解下繩索，有的孩子撇嘴兒，只管怪哭，少遊愕然道，男妹你怎的也在這裏，莫非也被匪人所騙麼，亞男略叙所以，少遊如夢方醒道，啊啊，俺恍記得俺三人來玩，那麼秀兒呢，亞男道，並未見到，少遊驚道，俺若不是男妹捨命相救，恐怕難免一死，秀兒不知下落，恐是兇多吉少，亞男道，秀兒天賦更高，決不會落奸人之手，俺也是無意中爲好奇之心所趨使，少遊道

，匪人不知用何邪術，竟使人迷惘，使人其術中還能使人變音，俺看在這深夜時光，俺二人且去尋找秀兒，恐還隱伏別的匪人，尙未可知，秀兒豈知便不被人騙了去，亞男道，正是，反正今夜黑沉沉也尋不得歸路，於是勸止衆兒哭聲，亞男向他們道，俺是來救你們的，匪人已被俺殺死，現在夜深了，不能送你們回去，俟天明你們隨俺到俺村中，定有人送你們回家，衆兒唯唯，少遊又在各處搜尋，並無甚藏隱，亞男提了鏢槍，掖了短斧，少遊從石台旁覓了自己的鏢箱，着地一抖，向亞男笑道，男妹你太累了，這次俺自己去罷，妳歇息歇息，亞男笑道，不可不可，還是俺二人去妥當，如果真遇匪人，互相有個照顧，俺這次頭一個匪人被俺殺死，乃是石子之功，不想一下將他的眼打瞎了一隻，第二個就不成了，啊唷真個奇怪，日裏秀兒說見一蒼色巨鷲，俺夜裏却見一大禽，俺迷糊的也未瞧真，那禽竟一翅將那匪人搗向空中，把腿摔折了，不然俺也便死在他斧頭之下了，少遊驚道，這也奇怪，這大禽一定是個異物，這不似乎是救你一般嗎，亞男道

，深山古木間，恆有靈物，真使人捉摸不清，亞男說着肚中咕碌一陣怪響，隨云笑道，跳鬧了一天一夜，還是日裏早上吃的飯呢，委實有些撐不起腰來了，少遊道，真是的，俺將餓忘掉了，這一句話不打緊，俺也直不起腰來了，只見一個被難小女孩子，生得伶伶俐俐，眉目清秀，舉止不同尋常孩子，她自被亞男救了，一聲不哭，只向亞男道謝，並將亞男呼爲姐姐，當時她四下瞅了一番，烏黑的小眼睛，精光四溢，於是道，你二位若餓了，不會吃麼，亞男笑着拉了她的手道，你這小妹妹真嚇痴了，這裏不是飯館酒店，吃什麼呀，小女孩笑道，俺自被匪人騙來，只將俺綁了，俺悄悄將繩咬斷了，本想俟那二個賊出去，俺好將同被捉的放開跑了，不想被二賊看見，將俺們每人拍了一掌，口中嘟噥不知什麼，我們都滾地變成羊羔，口中說不出話來，只會咪咪的叫，那二賊却從那裏拿出酒壺，乾饅，糕餅，豬蹄，狗腿之類吃嚼，後來又放在原處，二賊出去了，纔將這位相公捉來的，俺記得清清楚楚，說着一指少遊接着道，不錯吧，少遊道，俺不記得

了，只知俺們都是小羊兒，亞男聽了大笑，小女孩笑道，這種匪人既居深山中，他的吃糧，定有陳餘的，俺們何如搜搜看呢，說着便奔過去向一凸出的青石上一搬，那石却是活動的，少遊亞男二人一齊去帮她搬下，內中却是一個空洞，放着許多食物，什麼胡餅，麪捲，油糕，還有一個整熟的豬頭，大家一齊動手拿出，放在石台上，亞男又爬上石壁，取下王八壺，布袋中的乾饅，亞男笑道，俺真糊塗，在俺竊窺此洞時，早已就見這酒饅，却一時忘掉了，當時少遊將衆孩子叫來，大家圍了石台，同食了個盡興，小女孩一面吃，一面與亞男說話，亞男方知她是南山旋峯峪村中的，這旋峯峪與石帆村首尾相接，不過相距里許的路程，女孩子姓陶名倩姑，乃是一武舉人之女，父母早年下世，只隨了祖母陶老太太度日，家中衣食頗足，陶老太太娘家姓朱，乃是山東巡撫朱惕之女，後嫁與陶相祖，陶相祖乃是當年大俠阿子，陶老太太名朱琴聲，也是很好的武功，不過根基不深，現在只攜了倩姑度日，倒也安適，當時亞男少遊知道陶倩姑非田家女兒，亞男道

，怪不得俺看倩妹舉止與人不同，原來却是名門之女，想倩妹一定習得很好的武功，等改日俺一定要去請教的，倩姑聽了不由粉頰上添了一層薄薄紅雲，搖頭笑道，不敢不敢，俺只跟俺奶奶學一點，俺奶奶倒是很願意俺學武功，不過他老人家年歲既高，俺等開不敢勞他老人家，在耳旁嘮嘮叨叨的使老年人心中不靜，所以俺便忽略下來了，亞男見她說話，非常合理，一把拉了她手，只管愛的瞅了笑，兩個羞花似的俊臉接在一起怔瞅，移時亞男轉過目光，嚜向少遊道，表哥你看倩姑真不離名門風度，改日俺們一定要上她家去玩玩，倩姑笑道，那可好哩，就恐妳不去，少遊笑道，別的不用說，俺們若多去兩次，武功一定可以進步，亞男大悅，只管拍着手格格嬌笑，他們一羣兄弟姊妹說話間，將所有食物吃得精光，少遊道，時光不早了，俺們去吧，亞男略整衣帶，提了鏢槍欲去，倩姑笑道，男姊你要累了，俺就替妳去去也可以，亞男也覺得太累了，於是笑道，那更好了，俺在此等候如何，說着將鏢槍遞與倩姑，自己留下短斧防身，倩姑擎了鏢槍，

十分得手，隨少遊廝趁而去，亞男看守衆兒童不表，且說少遊與倩姑，一面走一面說話，倩姑道，俺二人只在一起，千萬不要離開，不然又要失落，那還了得，少遊笑道，正是，俺們若不是走岔了路兒，那有這事呢，倩姑笑道，真是事兒天定，若是呂兄不錯了路徑，俺們也便不得了，一定被匪人弄走的了，二人說着轉過山彎，倩姑隨手將地下枯枝插在路上，少遊心中暗道，倩姑爲人真個精細，竟恐失了歸路，先以枯枝爲記，由此看來，俺們不如她了，二人又隨手拾些石子，裝入衣袋中，一路躡高蹤低，披荆分葛，曲曲折折迴環行去，穿過幾處森林，轉過帶帶曲徑，山路越走越越坎坷凸凹，遍地荆棘兒，少遊當先開路，用短斧斫下荆棘，撥分而進，移時覺得烏黑路途不分，二人仰頭觀看，却悞入山峽上面，盡是蔭蔭翠葛縱橫，遮蔽天空，一陣陣怪鳥悽啼，遠遠山獸狂吼，二人大驚，倩姑低聲道了不得，俺們走上危途，這處一定是那閻玉峽，俺聽說此處不但猛獸縱橫，而且多毒蛇山魅，這還了得，少遊望前張了張道，匪窟多在山陰深處，妳看那

二匪人，竟在那葛藤俺護之下，作了秘窟，豈知這其中不能隱藏歹人麼，倩姑道，俺聞閻王峽人跡罕到，有大夥獵人，竟然裹足，何況俺二人呢，少遊道，倩姑說得是，妳看前面發出碧色光霞，不知何物，倩姑望去，果然一閃一爍，光霞萬道，有時光線竟沖空直接星月，不過刹那渺然，移時復起，當時二人奇異，不由前進，欲知二人究竟探得光霞爲何異物，且看下文表白。

第八回 莫笑童心尋古洞 且從異地觀奇人

却說少遊和倩姑二人，望見前面光霞隱隱閃動，不由引起探奇之心，真是新出犢兒不怕虎，竟直進去，只覺陰風颼颼襲人毛髮，陣陣陰霧氣味撲鼻，彷彿有什鬼物的影形，少遊將斧當頭護住面門，來到一遍林樹下，轉入參差細碎滑石路上，兩旁細石，夾了一徑光如鏡般的細沙窄路，倩姑一拉少遊，附耳低聲道，俺聽俺奶奶說過，有寶器之地，必有巨獸，獸住處，方圓里許，必有異路，你看此窄境，何等平坦，連殘葉枯草都不可見

，少遊愕然，二人說話間，突然一陣怪風，着地旋來，腥臊異常，寒涼刺骨，風雖特大而烈，可是輕塵不起，枝葉不飄，倩姑少遊，一齊大驚，倩姑道，了不得，說着拉了少遊藏入石穴，喘息未定，只聞暴雨一聲怪叫，二人吓得抖個不住，一雙牙齒捉對兒打在一起，就石隙往外一望，早見從山口躍入一隻蒼花巨豹，吼一聲佳足四嗅，在那細沙窄徑上，細看了看，然後從亂石子路上慢慢走過，一巡望那層山石上行去，少遊倩姑二人，那裏見過這希罕，早吓得抖個不住，目光送着那豹屁股，那豹一面走，一壁回頭四望，一雙電也似的眼光，與二人眼光打了個照面，嚇得倩姑往後便倒，少遊登時魂兒幾乎吓掉，如那豹聞得聲響，一定二人丟了性命，少遊倚在一塊石上，很命的將倩姑一把抱了，虧得一陣山風颳過，草木簌簌作響，那豹巡上了山岩，忽的怪蟒般巨尾，左右擺動，打得岩石亂滾，突的霹天一聲暴吼，接着又是兩聲，那豹掉轉回來，早見平空又躍過一隻巨豹，花紋燦爛，光彩異常，落在碎石山麓上，張開雙目，四下一瞅，張見先那豹一

拱爪兒奔去，二豹相見，探頭擺尾，舐嘴咬唇，十分親熱，嘶趁轉過岩石，便是五六尺高，長草直立，青蔚異常，一絲不倒，二豹走近草處，距丈遠伏身一躍，從草上跳過去，便不見了，二人驚得相顧不敢說話，半晌不見甚麼動靜，只有前面一道彩霞，筆直的接上天空，時起時落，少遊以爲二豹去遠，拉了倩姑低聲道，好險啊，這山中還有二個兇物呢，怎的一向未曉得呢，倩姑道，不要前去了，這二豹一定是看守什麼寶器的，你看霞光飛處，便是寶物放光，俺不是說着嗎，有寶器定有五獸，老人家之言不會錯的，咱返去吧，少遊低笑道，二豹已去，又有何怕呢，倩姑道，二豹何曾去來，分明是躍入長草之中隱伏了，少遊道，倩姑你要不敢去，便等俺如何，俺要去看個究竟，倩姑正色道，死何足惜，不過家有祖母於心不忍，呂兄既然要去，俺一定陪伴的，但須小心從事，因俺等無武功知識，倘一遇險，一生有爲之身，便從此湮沒了，少遊聽了，連連道是，倩姑高見，決是不錯，俺們小心就是了，說着二人逕出，悄悄爬上山石，不敢走石上，只沿

細沙躡足而去，些聲響都無，一條窄窄沙徑上，留下了許多痕跡，從細沙徑上便可直接穿過山岩，兩邊都是數尺高長草，籠成一條長卷般，走了十餘丈遠，轉過一個螺旋狀的窄徑，二人悄悄蹙過，連兩旁草兒，都不敢挨，轉了四十餘轉，突的光亮射得人雙目難睜，二人悄悄一張，更無什異處，只一平鏡似的青石，上有旋紋，那光霞便是從石上放出，少遊正張得出神，倩姑忽的仰頭上望，吓的一個寒噤，原來這窄徑直接穿入岩內，越走越低，上面層岩圍護，草長數尺，不時清風吹來，一陣陣腥臊氣味，還有什麼吃嚼之聲，一定是豹所居處，倩姑一拉少遊，尋舊徑而返，一氣跑出山口，累得大汗淋漓，時已天光發曉，二人不敢久待，仍回舊路，月色早已沒下，烏黑異常，多虧了倩姑插的枯枝能識來路，曲曲折折尋見垂藤山洞，亞男正在洞外張望，見了二人劈頭便道，秀兒呢，倩姑笑着拉了她的手道，未尋見，於是將探闖王峽之事細細一叙，亞男驚道好險啊，莫非秀兒被豹子食了不成，這可如何是好，三人正說着，忽的籟聲大振，遠遠一片火

把，飛也似的奔來，隱隱有人叫道，呂相公，石小姐，亞男道，這一定家中失了俺們找來了，火把將近，少遊大叫道，在這裏呢，連叫數聲，火把方轉過來，正是石帆村王地保，領了一行健漢趕來，內中有兩個僕人，和一個武師馬三多，均是石善人差下的，當時大家見了亞男，少遊，還有一個女孩子，三人雄糾糾提了鏢槍關斧，王地保手中一條門門，油烏烏丈多長，就地一拉，喘了一口氣道，我的爺，可累死俺了，俺們尋了一夜了，你們怎的能鑽在這裏，別的不用說了，咱們回去是正經，這王地保爲人老成，對於村中一切事項，很肯負責，近兩天本村李大戶辦喪事，將王地保請去指揮一切，一天到晚，二更後方得吃頓飽飯，累得筋骨生痛，這日地保方從李大戶家中返回，先解衣躺在床上舒舒乏，正在夢中呻吟，覺得渾身不得勁兒，突的門外擂鼓似的嘯，嘯，嘯，一陣大敲，並且甚急，王地保翻身罵道，這一定又是劉小禿那小子，他因族中地畝糾紛，託俺們向縣裏疏通，俺是無偏無向，一概謝絕，今天尋找一天了，索性不理他就是了，外

面已敲得震天價響，一面大喊王太爺，快快開門呀，俺家丟人了，王地保無法，只好披衣跛着鞋兒走出，一面道，是了，我的劉大爺，你家丟人丟臉，於我何事，老實說，俺是兩手不沾塵，說着開了門，登是一怔，門外却是石善人，帶領看家武師馬三多等人，刀槍齊備，當時地保道，哈哈，原來是石老爺，得罪得罪，您有何事呢，善人道，俺家亞男和呂家相公，今天遊山走失了，同時常學究的孩子秀兒，也不知那裏去了，原來亞男少遊，每日一處玩，或在呂家，或在石家，晌午往往不歸，這日亞男一日未回家，善人以爲一定在少遊家吃飯了，少遊母親以爲少遊在石善人家，兩家都未尋找，不想晚上初更未返，好在村中安定，也未理會，石夫人等了一會不見亞男返來，夫人道，亞男這孩子越法無管無束了，整日亂跑去，那像個姑娘樣兒，於是差人去尋，少遊母親正在門外張望，見了石家來人道，俺家少遊怎的還在那兒，什麼時候了，這孩子，石家人道，噫，小相公未在那兒呀，俺家小姐與小相公早晨就出來玩，俺家老爺以爲一定在姑太太這裏

呢，怎的未有嗎，石氏大驚道。了不得，這些日風言風語說，四外來了些拐匪，快快追尋，正說着，常學究走來道，秀兒這孩子在您家嗎，今天一天未回家，唉，真沒法，活淘氣死人，呂嫂兒快告訴他回去吧，石氏慚道，秀兒也未回去嗎，這一定是被人騙去了，快快報地保去，石家人飛跑返去，進門便大喊大叫，石善人曉得了心戰肉跳，於是率同馬三多合僕人去尋王地保，當時王地保繃眉道，啊呀，前天東村喪失了兩個幼童，俺還未信呢，想一定遇見拍花匪入了，那麼咱們連夜搜尋，或者可已追着，秀兒的母親聽常學究說三個孩子，均不見下落。嚇得隨後趕來，向王地保等道，今天善人家的大小姐與呂小相公，去尋秀兒去遊山，可是秀兒早晨便出去了並未一回去，求王爺分心尋尋，王地保忙忙穿齊衣服，拾了一條門門，請善人回去聽信，自己又約了村丁合馬三多等一行人，鬧嚷嚷逕奔山上去，一路燈籠火把，鳴鑼擊鼓，在山麓覓了半晌不見蹤影，地保大怒，率衆趕上山中，分頭尋找，地保道，此山深處莫過闔王峽，紫藤崖，闔王峽山路曲折

，人跡罕到，他們或者人了紫藤崖迷了路途也未可知，於是尋來，少遊又略叙亞男殺匪人之事，王地保大怒跳起來挺門門便走，大家拉住，王地保叫道，好王八旦，且要你嚐嚐這傢伙，於是掙脫，大家知道他是醉貓子性兒，越扶越倒，慣愛玩這馬後砲，索性不理他，王地保奔在傷腿的矮漢身邊，方罵了一聲好混蛋小子，那漢忽的一翻白眼雙手往前一撲，撲在地保脚下，一片殷血直溢過來，王地保一個寒噤叫聲我的媽，門門早已脫手倒地，地保登時吓得抖了個後坐，大家哈哈大笑，扶起地保，地保沒人事般道，俺這幾年上了些年紀了，若當年鐵錘錘時候，這個小蛋子那禁俺一口涎也啐他個跟頭，說着一摸短鬚，身上還攪抖不住，大家肚裏暗笑，於是亞男等引王地保等進了山洞，將衆難兒叫了出來，隨王地保返石帆村，然後再送回各家，由二個健漢將短漢捆了，用王地保的門門抬上肩頭，一行人跑下山來，到得石帆村，已旭紅般的日光昇起多高，村中的炊烟漫佈了天空，到得善人家，善人夫婦，正在門外焦急似的望着，驀見亞男等來了方放下

心，石夫人只管念起豆兒佛來，大家入內，善人早已備下酒肉請大家吃，王地保笑道，石爺別只管這樣客氣，俺們一年到頭擾您，這點小事還算事麼，於是大家謝一聲入座，狼吞虎嚥吃個盡興，善人又拿出些辛苦錢與大家分，另與地保十兩一封銀子，差人送往地保家中，地保領衆而去，少遊告辭欲走，善人道，你且坐會隨俺吃過飯去不遲，俺已着人去告訴你母親，少遊唯唯，善人又問少遊亞男入山一切，二人從頭敘述，善人笑道，亞男很有些英雄風度，居然大胆誅奸，你們若肯習武，後日俺訪求良師教習，但是習武事就須知守身，不然便流落，一生總以武事爲防身濟困，則不失正軌，俺雖不識武功，可是諸事盡是一理，你二人之胆略天性均有超人之處，二人大悅，亞男道，孩兒何足道，南村的陶相祖比我們強得太多了，說着拉了倩姑細細將倩姑家世一叙，善人驚道，陶相祖俺是曉得的，拉過倩姑細細看了看嘆道，真是將門虎子，俺家與陶家世代交厚，不過自陶相祖去世，其子陶一峯夫婦繼先世之志，縱橫江湖數十年，與俺甚爲熟識的，俺

呼爲叔婦，這倩姑與俺乃是一輩之老兄妹了，說着哈哈大笑，倩姑連道不敢，善人正色道，不要如此客氣，俺們都是一家人，改日俺一定去府上拜見老祖母，唉，可惜一峯叔婦早年去世，說着老淚欲滴，望了望倩姑，却又忍回強笑道，爲人生死有定，豈是人所能挽住的嗎，倩姑不由悽然，又被善人用話混過，於是令亞男少遊呼倩姑爲姑，倩姑仍呼二人爲兒姐，當時善人夫婦陪了數個男女孩子吃過飯，差人送回各家。盡是左近村中孩子，只少一個秀兒，善人差人尋了兩次也未見，常學究急得終日打旋兒，秀兒的母親每日雙目淚汪汪，一次次的跑在大門外張望，便如瘋狂一般。有時半夜三更大叫秀兒的名字，有時作夢不是秀兒被豹子吃了，便是被騙匪拐走，只管哭叫，善人看得心中難忍，細細究問捉來那拐匪，並無餘黨了，於是告訴秀兒母親不要悵念，一定失蹤了，不日或有人送來，秀兒母親哭道，拐匪雖無有餘黨，可是呂相公不是說張見豹子嗎，豈知俺的秀兒不是被豹子吞入肚了，說着又捶胸大哭，石善山勸慰一番，正亂着王地保來尋善

人，商議將捉的拐匪送縣。善人道，老地保正應自由決定，怎的尋俺商議。王地保道，俺覺得送縣，免不了又招來些班頭狗腿的，咱咱胡敲亂詐，索什麼鞋錢咧，酒錢咧，人情錢咧，窮窮的你通忙不忙吃地喝吃有些合不來。石善人道，這怎辦呢。地保道，他雖是拐匪，也是初犯，但雙腿已折，就放他去吧。善人湏吟道，老地保隨便吧。王地保道，那應得傳一傳男，於是將拐匪放下。那殘疾困人感激得流涕，慢慢爬向別村乞討生活不表。且說石善人自秀兒失蹤，替學究喪婦心中難過，陪落了許多淚，這日從學究家返回，行至巷口，突聞一聲拍案一物，善人一看，却是一瓦罐站在頭面。高三尺餘，渾身黑花斑紋，一雙精目，鐵鉤利口，鋼錐似巨爪。背上負了一錦紋篋兒，善人吓了一跳，想起亞男曾說秀兒張見蒼蒼，想一定是他了，嚇得不敢前進，剛想轉回，只聞有人叫道，石大伯不要害怕，他馴順的很，石善人聽了，一溜那是秀兒，與一鬚眉如雪，道貌岸然之道士走來，石善人驚道，秀兒你上那裏去來，秀兒嘻嘻着嘴道，大伯不要問了。

，且到俺家細談吧，石姑少遊回來沒有，善人道，早日就返來，你母親正慌你慌得帶死帶活的呢，說着與道士拱手，道士早打躬道，慈悲慈悲，老善士上姓，石善人一說名姓，又請教道士仙鄉道號，方知道士姓秦名樾，號臨溪，說着已到秀兒家，常學究見了秦樾由善人指引相見，常學究見秦樾道貌超塵，長髯垂腹，飄飄有仙人之態，非常敬重，秀兒烹了茶來，又向鸞背上解下錦囊，那蒼鷹振翅飛上屋頂，石善人讓秦樾客座，學究善人陪了，學究道，學生與仙師夙不相識，敢勞仙師玉趾辱臨寒舍，送回犬子秀兒，實深感激，說着便是一揖到地，秦樾早稽首道，不敢不敢，小道非爲送回公子，乃有所求，說着從秀兒手中拿過一塊光淨如玉的方石，大如升，啓開內中却是空的，從內中拿出一錦紋匣兒，放在桌上，學究善人一齊注目，見匣上一行古字，學究望了，都不認得。秦樾恭謹放下道，此乃飛劍秘訣，於是指匣上四個蚯蚓似的大字道，這便是飛劍秘訣四字，又指邊上一行小字道，這是白鶴仙翁秘藏，合某年月日，若按記載考來，已

壘在洞中二千餘年，而今該出而問世，可是在武功根基不深，未造絕境之期，此書是無用的，非得劍術造詣至極端，來去能無形無影，練身輕如風，罡氣通流週身，運用自如，能隨意所之，便是劍術達於極頂了，再精心學習，便入化境，此書便是說飛劍之術，雖有是書而須有能讀之人，小道不是大氣小觀一切，恐怕除小道之外，能識此書的，也便稀有了，說着哈哈大笑，聲震屋宇，學究知秦樾是個異人，但與秀兒怎的相遇却不知了，秦樾又接說道，貴公子骨格非凡，且清中之清，天性敏慧之至，將來不可限量，若得名師就藝，決不失俠肝義胆，正說着，突的簾兒一啓，捧拉着跳入一個清秀男兒，後面一個玉娃娃般女孩子，每人結束伶俐，手中一柄闊刃板斧，學究一看乃是亞男少遊二人，手中板斧乃是由中得來的，聞說秀兒返來，特尋將來的，當時二人望見秦樾，登時一怔，睜黑烏烏的小眼呆望着，秦樾見了二人細細端相一番，站起來笑道，石帆村風脈雄勝，爲人傑地靈之地，將來人才輩出，你看這二幼兒均非凡輩，天賦高超，猶具俠骨，真

文武齊才奇人也，說着招手二人過去施禮，秦樾扭了二人笑得鬚眉飄然，詢問二人武功，二人均道，未得門徑，秦樾笑道，不得名師，空失天假之材，於是慨然道，小道足跡遍江湖，未見如此材質，說着微微而笑，石善人聽了，心有所觸，看看秦樾言語行動奇怪，知爲異人，於是道，小兒等性均好武，惜無名師，秦樾道，小道望氣至此，以爲此山中定有名劍，因劍氣恒與萬山劍氣相接。知爲雄雌劍氣，萬山劍氣通紅如火，突起勁強，爲雄劍無疑，此山劍氣青碧剛而柔，定是雌劍，吾知得雄而雌易得，急至萬山，而劍已爲二神猿所奪得，即使俺得雌劍難制神猿，吾將死於神猿飛劍之下，說着神色愴然，接說道，此山分明隱有劍氣，不想是一飛劍秘訣，得此何愁不伏神猿，小道爲此奔馳數年之久，不料終無緣法，又落在貴公子之手，小道一生練功，望先生垂成，說着向學究善人稽首道，請賜觀秘訣，以成吾功，未知可否，常學究笑道，仙師所叙，學生不知其詳，望細細賜教，秦樾笑道，貴公子得飛劍秘訣一書，小道竟樂而忘言了，說着從頭一

說，原來常秀兒自那日與少遊亞男分手，秀兒追尋亞男，跑了一程，不見踪影，秀兒暗道，俺先返去吧，不然追不着亞男，再失了少遊還了得嗎，於是返回，却失了舊徑，好容易等着，已天色烏黑了，不見亞男少遊影兒，秀兒大恐，心中暗道，他二人一定走失了，在這時光那裏去尋，俺先返去是正經，到村中約來村丁尋找，倒妥當得多，於是想望舊路走，偏偏迷了方向，一逕走向山去，隨手折了一條木棍，恐遇什麼山獸之類，行了一程，覺得山路難走，一處處林木陰森，夾了曲曲折折的狹徑兒，徑上亂石縱橫，細草如茵，可是都編成了藤兒一般，刺刺兒蔓延得片山皆是，處處碍手碍足，蹙過狹徑却失了山路，只逼山荒草，處處參差頑石，虧得還有些淡淡月色照着，秀兒惶慌之下，越走越鑽入僻境，只聞得自己足聲，與山獸野鳥的怪聲亂鳴，山風吹來，那蓬頭小樹，便如鬼魅般影綽綽，向自己跳來一般，秀兒索性一定心神，大踏步亂跑起來，撞到一處山峽裏，再也尋不着出路，不但山草藤葛阨了山徑，連兩峽壁都在天空搭了個天然巨蓋，

狹徑的岩石，整整夾了坎坷羊腸曲徑，秀兒急得要哭，只好沿徑走去，秀兒心中暗道，俺只走直線，一定有到頭的時候，於是挺胸前進，行了一程越法難走，一陣陣陰霉氣味，秀兒暗道，這一定到了山陰，不然怎的這氣味兒呢，抬頭一看，自己却入了一個敞大山洞，秀兒望了望內中還不怎的黑暗，綠螢螢的有些螢蟲亂飛，秀兒隨便走入，內中很平坦，盡是大石堆成，寒氣襲人，毛髮皆豎，秀兒不由一個寒噤，自語道，好冷呀，怎如冰洞似的呢，於是又走了里餘，見山壁上二扇青石大門，從內中射出光霞，門上二丹書大字，是碧虛二字，秀兒望着，覺得古怪，不由用手摸摸大門，覺得光淨如鏡，突然門兒吱吱咄咄開了個縫兒，秀兒吓了一跳，探頭內望，見內中分外光明，碧色光霞，隱隱射出，秀兒悄悄走入，內一月牙式山口，上一橫額，是天然生成，石上鐫有白鶴仙洞四字，秀兒不由一怔，暗道，這一定是仙人洞府，俺且偷瞧瞧，說着邁步入了月門，內中石床石几，靠石床頭一圓形大石，上有對掩之雙蓋，秀兒隨手啓開石蓋，探手取出一

石匣，秀兒正在出神，忘其所以，只聞颼颼一陣寒風吹來，那石門動了動，吱吱作響，秀兒大驚，飛步搶出月門，兩手緊抱石匣兒，剛出得石門外，只聞震天價一聲響，直將秀兒震得一個斜軀栽倒，半晌方爬起來。看看石門閉得連個縫兒都沒有，秀兒拾起石匣抱了，望望石門還後怕，出了一身冷汗，秀兒心中暗道，仙人洞中之物，一定是仙品，這石匣中，不清說什麼仙丹仙酒，吃了能長生不老的，想得高興，一逕跑出口，早將尋找少遊亞男二人忘在腦後，出得山口，仰見天空淨如碧水，一鈎斜月已轉掛向西方，許多星點，已閃爍得暗淡了，徐徐的山風颼颼的吹來，颼得山上枯葉，刷拉拉旋在一起，秀兒不由悚然，加緊兩步，想跑出山峽，突聞噤噤一陣怪響，月色登時暗淡了，接着怪風突起，沙石亂滾，秀兒忙伏身，早見一條巨蟒，粗如巴斗，從山洞邊一個岩穴，探出半截黑漆似的巨身，亮如鏡面，許多碗大鱗甲，時張時合，一顆巨首上有紅冠，血口上一鋼錐似的獨角，張開雙目，便是一雙明月，光映數里，那蟒正在揚起襟

杵似怪身，張開血口，噴出一縷白茫茫霧氣，接連星月，從白氣中映出一道茶杯口粗細丹紅色霧氣，來往白色霧氣來，時起時落，秀兒吓得藏之不迭，可是早被那蟒張見了，只別轉頭來那霧氣，一逕噴過來，秀兒不禁渾身麻木，一個寒噤望後便倒，那蟒已蹀出長身連連怪吼，似乎甚怒，秀兒迷惘之下，只見一道霞光逼得那蟒霧氣全消，只連連怪吼，這時似覺被人挾了，騰雲駕霧般去了，但覺兩耳生風，頃刻來在一處靜寂所在，秀兒臥在石榻上，張了雙目見一長鬚道長站在前面，長甲捏了一碧色甌瓶，傾出丹黃色藥丸二粒，向秀兒道，小相公你中了蟒毒，且將此藥吞下，可救你不死，秀兒聽得分明，只望了道長說不出話來，那道士將藥粒彈入秀兒口中，秀兒覺得十分清香咽下，頃刻腹中咕碌一陣怪鳴，出了遍身水也似的臭汗，立時輕鬆了，一咕碌爬起，見自己又來到一山洞中，內中有一蒲團，條石上鋪了草棉便是宿榻，那邊一塊六稜石，上面放着一個草籃，一個瓦鉢，床頭一錦紋劍匣，與一木篋，靠石邊倚了一柄龍頭杖，那道長穿一件鐘式緇

衣，流雲飛蝠雲鞋，頭上挽起銀簪兒，腰束土色垂雲軟帶，笑容可掬的，站在床下，秀兒暗道，這一定是仙人了，口稱仙長，道士扶了笑道，小相公不要誤會，小道名秦樾，道號臨溪，敢問小相公高姓，秀兒道，俺姓常乳名秀兒，住在石帆村中，偶然遊山與同輩失蹤，不想窺見山洞奇觀，險被怪物傷害，多蒙道長搭救，秦樾嘆道，小道半生之功，不及相公緣法當得寶篋，正說着，突刷一聲飛入一巨鷹，雙爪抓了一方石匣，正是秀兒所得，秀兒望望那鷹詫異道，噫，此巨鷹見過呀，原來是道長所豢養的，於是一說自己見一鷹攫劍匣，自己的鐵球還被它啣了去呢，那鷹聽了似乎曉得，過去從石隙中銜出一鐵球，正是秀兒的，秀兒大喜，那鷹放下那石匣向道士婉轉叫了一會，又用利爪抓來一石拋起，鐵翅一揚，早鑽出洞外，然後又叫了一會，點首退後，道士一面與他舒展逆羽，一面笑道，勞你了，只要奪回此篋即是，那鷹亦是天生神物，來看護此寶篋的，那鷹點首，道士又道，來客了，你去尋些山菓來食，那鷹飛去了，道士笑道，此鷹小道在長白

山中所收，亦是千年老鷹，很知些人事，非常靈捷，當他在長白山時，特殊兇鷲，爲害一方，長白多猛獸，虎，豹，熊，羆，均爲其趨使，與小道拒戰三日，方伏我飛劍之下，與小道結爲道友，這數年來很得他些力量，當小相公被毒蟒所困，小道正携鷹逡巡山中，希圖得些靈物以成吾道，不想遇見相公被毒氣噴倒，虧小道運用飛劍阻住蟒毒，方得救相公之命，這石匣乃是一寶物，得此書能千里之外飛劍往返襲敵，那毒蟒乃天生靈物，看守此寶篋的，故此毒害竊此寶篋的人，那蟒已壽四千餘年，每日夜則吸收天地精氣，已練成丹氣，卽是自霧中之紅線了，秀兒唯唯，秦樾道，此丹氣能飛行天地間，百里之外取人首級，便是劍客之劍習得劍氣合一，便能隨便流走，那蟒的丹氣也是此理，此蟒修練多年，吾不忍誅他，故只用劍避了他毒氣，救相公之命便罷，但是此蟒將來不知善惡，倘或爲惡，其道已成，則是吾的勁敵了，秀兒唯唯，那鷹已啣來整枝的異菓，和山兔獐鹿之類，那道士只吃些山菓，秀兒也不知名的亂吃個飽，那鷹只吃肉類，道

士道，小相公你若吃野味咱便燒吃，於是焚起山柴烤鹿脯山兔，秀兒一連住了二日欲返回，並惦念亞男少遊不知生死，道士道，不必念念了，他等雖逢兇已被鷲兒救了，現已返去，過兩日咱一同下山赴貴府上，小道還有所懇求呢，秀兒只好住了，遍山絕景皆曠入目中，道士又隨便說出自己來歷，將個秀兒聽得怔楞楞的，欲知秦樾怎個來歷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九回 窺富室偷竊得良師 護桃園李希觀異物

且說秦樾叙說自己來歷，原來秦樾乃當年俠盜，綽號青衫子，憑一柄三尺鋼鋒縱橫江湖，威伏綠林英雄豪客，可是青衫子雖爲盜，却俠聲蜚遠，專事義舉，那貪官污吏，他那寶劍不知飲了多少頭頂血，那孝子節婦，他也不知暗中扶助多少，秦樾原籍燕北，幼年怙恃早失，家中本有鐵桶似的家私，不過秦樾那時年幼，家產完全被族人所攫，秦樾反成了業障，在攫他產業的家中吃碗瞪眼食兒，每日被叱來喝去，秦樾苦熬幾年，已十餘

歲，心中暗想道，一個男子那裏便尋不着飯吃呢，何必受此烏氣，想着竟去，一路乞討，倒得個溫飽，秦樾在乞丐途上走了二年，自覺終不是個了結，秦樾天生一幅好像貌，身體十分魁梧，十多歲兩膀有數百斤之力，足下敏捷異常，真是人是衣服馬是鞍，秦樾一個美材竟墮成廢鐵，無人來將他鍛煉成器，竟日在街頭巷尾逡巡討吃，飽了便臥在階上大睡特睡，醒了一抹污臉，手敲着半塊木鉢，又歌又唱，每每蹲在村塾牆外聽學生誦讀，手中討得幾百老錢，便買本舊書，日日朗誦，街上人士均拿他當作痴子，偏有幾個好奇的人，見他呆楞楞嗜書如命，竟有自謂愛才提携人才，當時與他些詩書，令他誦讀，秦樾真也古怪，只過日便了然，後來他又改了萬針，每日到習武場參觀，一日見衆意氣少年正拋石鎖賭力氣，秦樾見一三尺高粗如牛的黑油麻漢，正拽了長衫騎馬式站定，擗上兩袖，將耗子尾巴辮子抖下重擺起來，提起一口氣來斡得油面通紅，向大家呿牙一笑，單臂抓了地下石墩掬手，吼一聲提得離地二寸餘，大家喝彩，那漢嘯一聲放下，將地

砸陷個坑兒，向衆人道，好久沒玩了，覺得氣力差得多，衆少年道，還是牛大哥有些牛勁，俺們不敢試手的，嘴折筋兒骨兒可不是玩的，短漢得意笑道，俺牛如虎不是吹大氣，像這七八百斤石墩，簡直沒人能玩他，秦樾望了不由嗤嗤一笑，牛如虎眈着死豬頭眼望見秦樾一笑，於是道，你這花子敢笑俺麼，俺若高興與你這一下，你却受用不了，說着油鉢大小拳頭朝秦樾當頭一晃，秦樾笑道，百十斤石頭俺是不摸，如摸他便似球兒般滾開，如虎大怒，秦樾笑道，那麼咱便玩玩，說着，過去向石墩笑道，你還在這裏碍手碍腳的，滾開，說着一足蹴去，石墩球似的飛出丈八遠，大家望了吓呆，半晌方雷也似的一聲響，秦樾笑道，獻醜了，諸位莫笑，說着揚長而去，大家一尋牛如虎，早已溜之大吉，秦樾臂力過人，是無人不知了，這日秦樾又吃喝飽了以後，便睡在廟後石上，正在朦朧之間，突聞有人拍掌的聲音，接着廟內便拍拍的兩聲，秦樾一望，見一獐頭鼠目漢子攆來，望望廟內低聲道，劉大哥咱們別只管担擱，你瞧已初更敲過，俺們也該上班了，

說着扳垣一反身跳過去，秦樾大疑，於是也悄悄隨過去，見那漢徑奔大殿，早有四五漢子結束勁健，正把了王八壺輪遞着喝酒，排成個圈兒，當中放了兩盆乾燒牛肉，衆漢大把撈起送入口中，一個滿面黑紫癢麻漢子，生得突目偏鼻，眼角紅線，蓬着一腮鬍子線，刷短鬚，便似個火判，大家見了獐頭漢子拉了同食，那漢向麻男子施禮道，劉大哥咱兄弟已齊了，該着號令了，劉大哥道，老九那麼你便快吃喝，咱好作活，秦樾心中暗道，那劉大哥分明是縣裏捕頭，劉頭兒，想是他們今夜要辦案，只聞劉大哥道，兄弟咱幹這沒把柄買賣，須要小心呀，你們不見俺是什麼身分嗎，老九道，大哥放心，決不會錯的，好漢作事好漢當，哥們咱那個露了腳自己攪一錐子，衆漢聽了拍胸道，對，咱哥兒們只有脖子上交鐵錚錚朋友，秦樾大詫暗道，這一定不是好事，俺且看個水落石出，劉大哥又道，老九今天踏開路線了，還是那座山呢，老九道，村東孟家山是吃的住的，何必捨近求遠呢，秦樾乞討混了二年之久，每日棲宿之所，不外古廟破窰，與羣盜匪諸多接近，

聽得劉大哥之言方悟是一羣盜匪，用黑話談說搶掠某家，於是心中一想老九所說村東孟家山，一定是孟大戶了，哈哈孟老兒奸詭陰詐，每每走動官府，倚勢欺壓鄉黨，他那鐵桶似的家私，完全是榨閻里的油水，並且聽說孟老兒假名濟貧，用十兩銀騙了一個如花小姑娘，充了下房，好，惡人天報，該，秦樾想着隨手拔起地下插得一行行的青樹枝兒，這時衆盜從佛爺腔中取出兵器，劉大哥手中一柄單刀，跳起來一個口哨，衆盜一齊散開亂尋，秦樾忙一頭鑽入深草中，只聞一盜詫異道，怪呀，這枝青兒誰拔起的呢，快快搜尋，只聞一聲胡哨，衆盜齊集，早有一賊將秦樾從草中揪出，劉大哥揮手中單刀便是一下，却被老九擋住道，不相干，這不是乞兒秦樾嗎，如此正好，他的膂力特大，正好用以搬運貨物，於是向秦樾低低一說，果如秦樾所料，並邀秦樾參加，秦樾心中暗道，俺果不加入必遭毒手，况且俺每日晃當當也不是事，俺便加入又何不可呢，於是加入匪幫中，當夜將孟老兒家搶得精光，秦樾得好些油水，秦樾却不用去，都把來濟與乞丐中

的寡婦孤兒，自己仍是花子，秦樾一連幹了數次，官中風言風語，曉得秦樾爲匪，囚他得來錢隨意把與別人，一個花子那裏來的許多銀錢，上次搶孟大戶，秦樾親自將孟老兒撐了二個嘴巴，對面斥說孟老作惡，並騙人女孩子孟，老雖當時未認清，後來一經細想，一定是秦樾。因彷彿見他一身襤褸衣服，分明是個花子，於是報上官去，虧得劉大哥乃是捕頭兒，先得了信，知會秦樾，悄悄躡了，又轉到一方。探得一方巨富姓伊，家中只一老太婆，携一女孩子度日，伊老太太已八十餘歲，女孩子是伊老太太孫女名玉珠，生得窈窕身軀，自粉色面孔，長長柳眉下，一雙杏眼，丹紅小口，兩旁泛起秋雲，旋了微微回窩，婷婷裊裊十分秀色，伊老太太家無恆產，却不知從那裏闖來，院中石堦均亮精精照人，據說銀板所包，上有金條纏的花兒，更奇的是入門的庭柱，左右各盤一龍，張牙舞爪，昂起升斗大小黃澄澄金光四溢的腦袋，直對一個大如斗的紅瑪瑙球兒，據人說那二龍頭爲金質，雙睛夜能放光，乃是四顆大珠，秦樾探得大奇之下，不由起了一種好奇

心，一轉念心中暗想道，不要疏忽，伊家既有這寶物，敢明放着嗎，一定有武功高深之人看守，且他家又無男子，守着此等巨產一定容身不得，即那土豪污吏也欺他孤寡，越想越奇，於是索性探個究竟，這夜月色昏淡微微有些光線，趁着徐徐的夜風吹着，秦樾便結束停當，脫去鞋子，穿了一雙路腳指的軟底薄襪，腰束一條蔴繩兒，自己試試身法，覺得伶俐異常，於是赤手而去，來到伊太太垣外，一躍而入，見內中靜寂異常，只有淡淡月光鋪遍滿院，照得花木影兒迷離倒在地下，夜風吹來，花木蕩來蕩去，一片陰森森籐架，從內院直蔓延到垣外，許多垂絲似的弱條兒，影綽綽搖擺，秦樾跳上後院中，傾耳一聽，靜悄悄，於是躡足上了偏房，早見院中精緻異常，天上一鉤斜月，映在階下化作無數月亮，兩旁明柱真個盤了個二龍戲珠式子，金光四溢，二龍的目中射出萬道光霞，秦樾見所未見，竟忘其所以，呆呆的望了出神，突聞有人道，珠兒呀，你今天的功課完了麼，只聞嬌滴滴女子聲音道，奶奶想又要賞月要子丁，俺的功課早已稀熟爛透，接

着一陣金蓮細碎，加着拐杖柱地聲，秦樾忙縮向房後觀望。早見兩個垂髻丫頭，扶了一個白髮如雪的老太婆走出，隨後跑出一個十五六歲絕色女子，手中拽一柄三尺長寶劍，潤臉在月下分外鮮艷，張開星眸，一雙精光射出，早四下瞟了一下，秦樾忙縮身不迭，只見那女子拽起長裙，掖向腰帶，露出一雙錐子似的鐵尖蓮足，一面擺得一雙耳環來回打遊兒，一面笑向老太婆道，昨天碧桃那丫頭，打出袖劍大有妙着，今天還要她演來，奶奶看何如，一個俊秀丫頭笑着掩櫻口道，小姐慣會拿我的短兒，我演更好了，老太太一高興指點兩句，比多學數月強得多呢，秦樾恍然，那老太婆一定是伊老太太，女子便是王珠了，早見那叫碧桃的丫頭走過，掛好鏢牌子，上有大小孔兒，伊老太太笑道，你們用些功兒，這裏還有不速客呢，看了要笑話的，那丫頭唯唯。百步之外反身一袖箭，打向鏢牌，當孔而飛過，然後低下反滾，曲腰反射，偏足雙發，一連映出好些花樣。那箭亮精精飛過，鏢孔不過與箭粗細相等，竟能不偏一些，牌兒不動穿過，秦樾正望得楞怔

驚詫，只見碧桃一翻身早一道電光直奔秦樾，秦樾惶惶之下，那白光早拍一聲，正打在秦樾張望處之屋脊上，距秦樾不過分寸遠，秦樾吓得張了大口，半晌合不攏，移時只叫了聲我的媽，反身便跑總覺前面影綽綽的，有一個玉珠倩影，秦樾反身，又在面前，秦樾心中着慌，不由得哇哇哭起來，被玉珠提了脖領擲在伊老太太面前，伊老太太笑得佛兒似的，碧桃和那丫頭都掩口格格的嬌笑，伊老太太拄着拐杖笑道，俺這兒一向還未開過賊呢，他一個小廝竟敢來窺俺，真也好胆氣了，玉珠抿口一笑道，這廝沒用的很，空長了個人胚子，伊老太太向秦樾望望正色道，你們不要小瞧了他，你看他骨格豈同尋常，於是向秦樾道，你不要害怕，你且叙說叙說你的來歷，俺不難爲你的，秦樾見伊老太太非常和藹，不由心中一石落地，從頭至尾一叙說，直到怎的聞伊家闊綽並非想偷竊，乃是觀奇罷了，伊老太太聽畢嘆道，可憐可憐，一個年輕的孩子，便有如此俠風，將來豈可限量，這一說你一定好武的，秦樾道，不敢，不過知道武功是能防身濟困而已，

伊老太太驚得站起來道，秦樾天性特厚，好武而知武功之節謹，可惜空有此人此志，却無處問津，那麼你便在俺這兒吧，每日不過洒掃庭院，汲水澆化，還有些零散活兒，秦珠心中暗道，俺正習武得不着門徑，在伊老太太家雖充個小廝，每日也得接近武事，多少得一點指教，當時大悅，向老太太再拜，伊老太太將秦樾安置了，與秦樾做了一身粗布衣褲，打發在後園持役，秦樾克盡其職，將後園草木修理得齊齊整整，磚頭草刺等閑都看不見，秦樾每日天發曉即起，每日得閑兒便朗誦自己那幾本詩書，恍已過了月餘，秦樾是一時不怠，到月底伊老太太將秦樾叫去，令社查丫頭取出二兩銀子，向秦樾道，你每日辛辛苦苦，這是一點銀子，你拿去買些酒吃，秦樾謝了，接銀揣入懷中而去，過了二日伊老太太赴園中，不見了秦樾，園門大開，只有二隻青翠兒虎也似的踞在門口，老太太心中暗道，秦樾手中有錢，一定悄悄溜出去吃喝，伊老太太也未理會，一逕回去，剛轉過一蹊葵花，只聞秦樾聲音笑道，勞你兩個了，伊老太太就花隙一窺，早見秦樾

暫來，二個青葵兒搖頭擺尾，秦樾回手關牢園門，背上負了好些書籍，徑奔那邊一椽茅屋，二青葵左縱右跳，十分親熱，秦樾向青葵道，這園垣兒矮矮的，俺照顧不到，你二個便多替俺吧，那二青葵一齊拱爪，似乎領命，秦樾從懷中摸出兩個肉蹄兒放在地下，二葵拱拱爪兒，每蹄啣了一個蹄子，如飛分頭奔左右園門去了，秦樾身入茅屋，伊老太太望得古怪，又悄悄喚回，隱向茅屋窗頭的一架木香下，只聞秦樾屋中玩弄什麼似的，伊老老伏窗一窺，見秦樾正踞在土坑上，面前堆了許多書兒，秦樾噙着嘴，望了書兒迷迷笑得佛兒般，移時自語道，多得老太太拉拔，不然俺那裏能得到這些書兒參閱呢，伊老太太心中大喜，暗道，秦樾人才不可多得，俺將傳與絕技以成其才，於是返回，次日便將秦樾叫去，玉珠兒見秦樾進屋，早站起來，秦樾慌悚異常，低頭站在伊老太太面前道，老太太呼喚小的，不知何事，伊老太太笑道，秦樾不要拘束，你且坐下談話，秦樾連道，小的怎敢，老太太有事只管教訓，伊老太太道，俺自收留你便知你是奇才，如今你

可願意就藝嗎，秦樾出乎意外，只心中暗想，不敢言語，老太太道，俺窺你月餘，你的堅志恒心，皆人所不及，果能用心習技，俺便收你作個門生，秦樾聽了慌忙拜倒道，老太太錯愛，只恐小的朽材不堪造就，原來老太太自收下秦樾後，早知秦樾非等閒人，處處留心，每日必悄悄親自查看秦樾行動，見秦樾工作休息，均有定時，一些總未錯過，老太太又故意與秦樾二兩錢子，看他作何用處，那知秦樾得了銀子後大悅，偷空跑出，買些詩書，又被老太太看在眼裏，當時伊老太太收了秦樾，正式拜師，秦樾脫去傭衣，穿起青綢衫，腦後拋了烏黑大辮，真是蠶眉鳳目，面如撲粉，唇如點脂，虎背蜂腰，與玉珠叙兄妹之禮，秦樾和玉珠坐在下首，伊老太太笑道，俺一生雖懷絕技，可是向未傳授弟子，秦樾便是第一個了，秦樾道，弟子已來月餘，未敢請教老太太之來歷，如爾可能一叙，使弟子打破久積的迷惘，老太太格格笑道，秦樾你是俺家人了，可以告訴你的，你知道明末大俠有一伊青野，那便是先夫了，說起這話來已在五十餘年之前，連珠兒都

不曉得，今天俺索性說說，玉珠秦樾都靜悄悄望着老太太的乾嚙口，伊老太太飲了一杯茶，慢慢着說出一番話來，原來大明崇禎年間，大盜張獻忠李自成作亂，殺人如蕪，真是白骨如山，血流成渠，鬧得天地昏暗，無一處乾淨土，便有些俠客，自動謀除大盜，且說靜海縣多山，在諸山環抱中，有一絕境，俗名曰石溝，其中有一大明遺民隱居，結草爲廬，只依樵採爲生，此人名伊惕字青野，習得文武通天，有經天緯地之才，少年義氣如雲，恒縱遊山清水秀間，或徜徉市上，見有不平，便挺身相助，披髮而走，靜海後補令汪並天，與伊惕交厚，慕伊惕爲奇人，竟以女湘綸配伊惕，湘綸雖一女性，得其父幼授詩書，偏偏湘綸穎慧異常，過目成誦，文氣頗高，她消閒除詩書之外，猶能武功，王並天本深精內派武功盡授與湘綸，凡躡越擊刺湘綸都來得，並天愛如掌珠，並天一生無子，嘗嘆膝下空虛無繼己之志的，湘綸笑道，怎麼天下事便都是男子作成麼，說着雙臂一振，渾身骨節格格巴巴一陣響亮嬌笑道，俺就不信，俺偏要替女人爭爭這口氣，將來俺一

定蹤橫江湖，只憑一劍，也要人曉得女人不是無用的，並天笑叱道，痴丫頭，別只管逞瘋哩。湘綸一轉倩影，邁開細碎蓮步，風團般跑去，方轉過箭道，只見一個小廝如飛跑來，幾乎與湘綸碰個滿懷，湘綸叫小廝，小廝手中一個名刺遞與湘綸看，原來上書伊悵二字，湘綸心中暗道，伊悵這人還叫人可敬，年歲不大文武却齊備，俺父親常說自己闖蕩半生，只認伊悵爲奇才，俺今天倒要看看他是甚麼人，莫非三頭六臂不成，父親便說得神仙似的，想着拿了名刺，半晌方遞與小廝，少時並天笑着走出，湘綸忙隱在花垣下竊窺，不一時並天攜了一位英俊少年，大說大笑走來，正是伊悵，生得劍眉虎口，白潔面孔，身長七尺，穿一件便衫，肥而且大，從內中露出錦劍鞘兒，湘綸暗道，莫怪父親常說此人，真個好表相，想着也未在意而去，過了一日突的管家捧一柄寶劍，一部黃皮書，上面紅綢紮彩花，湘綸心中正疑惑當兒，早見一個伶俐丫頭扭頭折項跑來向湘綸乜着眼兒抿嘴一笑道，小姐大喜呀，湘綸一怔，早已猜想到，一定是父親與自己擇婿了。

，故作不知笑道，呆了頭沒的胡說，喜什麼呀，丫頭笑道，俺們姑老爺生得白緻緻，魁魁巍巍，又能咬文嚼字，騎馬擊劍，真是選文是狀元，論武是將軍，還有一件，俺可不說哩，說着丟開倩步跑去，從此湘綸竟下嫁伊揚，那時流寇遍地，張獻忠盤踞蜀中，李自成佔了山西陝西等地，其餘小股不可勝記，這一羣魔頭真是天降殺星，賊匪所過之處，便要斷絕人烟，殺得天地昏暗，枯尸遍野，血流成渠，每逢天氣陰霽則陰霧渺冥不開，覺得有許多鬼魂唧唧，磷火如電，一遍悽悽哀境，使人欲絕，這也不在話下，湘綸自嫁伊揚，真是郎才女貌，天假良姻，小夫婦無事便談書說劍，光陰荏苒，恍然已年餘，李自成已攻下山西五台，直逼寧武，虧得那守寧武關總兵周遇吉，號萃庵，爲人忠耿善戰，文武卓絕古今，率部下把守寧武，這時京師混亂，外城好些營武不下數萬兵士，直隸河南屯了好些兵不去救護，將個崇禎皇帝却瞞在鼓裏，一日湘綸拿了一雙青布襪兒覓人做，方一出門却碰見對門住的李媽媽倚在門外，手中揪了許多山草，編織雨笠，望見

湘綸笑道，伊娘子閑在呀，俺家坐吧，湘綸笑着走過道，俺就是手拙，一雙布襪兒竟做不成，想尋人幫幫忙，李媽媽道，叻，你們一個小姐身份，那裏來得，把與俺吧，湘綸道，又勞媽媽，李媽一偏頭兒道，啊哈，快別說這個，俺老婆一年到晚，無時無刻不麻煩娘子，怎還說這個呀，原來李媽媽舊居山中，在她二十餘歲就孀居，守了一子名李希兒，生得短小身軀，紫黑面孔，一臉豹皮麻，脚下天生伶俐，玩皮異常，李媽媽有一片菜園，每年收入還够母子生活，李媽媽當李希兒十餘歲便要他看菜園，自己攬些針黹，得幾百老錢補助用度，一年秋季，李媽媽菜園秋桃初熟，紅艷艷遍墜滿枝，非常美觀，希兒每日爬上桃枝玩，餓了摘肥大桃子吃個盡興，那日發見一枝大桃，生得非常肥大，希兒用手一捏，尙未十分成熟，心中暗道，菓熟一時，俺便等他熟透與俺母親摘去，因為母親少了門牙，專好食爛軟物兒，過了一天去覓那桃子，已然不見了，希兒詫異，必是自己記錯枝兒，於是又尋了一枝肥熟桃子，暗暗撥了記兒，過了一日依然不見，李希

兒大疑，以爲有了偷桃賊兒，四下覓尋足跡，一些不見，忽發見桃枝上垂下一紅封包兒，希兒拿下打開一看，却是小小一個銀錠，希兒越疑，索性不響，夜間藏在隱處竊窺，移時一條黑影飛來，速如鷲隼，一直奔向桃林蔭處，似乎各枝都尋覓過了，又風團似的越垣而去。李希兒大驚，暗道這一定不是賊，那小小身形又那樣的快。像似飛禽之類，次晨起來向枝上去看，又發見一銀錠，李希兒連查看多次，都未落得個實在，於是告知李媽媽，李媽媽道，不要聲張，無論什麼人偷去，也不算什麼，再者他偷了還留下銀子，也算不得是偷，希兒唯唯，這日希兒負了一荆筐下山與人家送貨，剛下山麓，只見一個茅亭已圯下一角，希兒暗道，俺走得很乾渴，且到痴和尚那兒望望有水飲口，那痴僧真好耍子，俺那年八月在山中，等閑兒見他不着，不知他還在此不呢，原來在白石溝山麓，來了一個野和尚，生得闊渾渾，混身上下醜得耍命，且躡一足自他來此自化了一個茅亭居住，自從他來到，直至希兒降生時已七十餘年，可是父老們曉得他的，也死去

大半，他却依然舊態，容顏不更，等閑不出茅亭，所吃之物每日備了一桶清水，許多山菜，自己耕了一片山田，供他吃米汁兒，他亭中只一陳舊竹筐，內中有僧衣帽，經書等類，稀亂八糟，落得塵土也有一寸厚，壁上掛了一柄三尺寶劍，已塵土迷了鞘紋，他每日攜帶的是一條精鐵禪杖，重七十餘斤，他有時出去遊遊，便一連四五月不返，不出茅屋也便數月，他每日在屋外擺了一片卦攤，據說占得非常靈驗，卦禮不拘，曾有一鄉婦失了一個戒指，她對院住了一個銀匠夫婦，那銀匠每日担了担兒售生意，那日這鄉婦失了戒指，左思右想怎會失的呢，俺多日未出門外，只他來了一次，啊啊，想起來了，一定是銀匠的小媳婦，昨天上俺這兒串門兒，隨手撈去了，好吧，那日你丟了一隻雞，硬說與俺養的大蘆花公雞一樣，俺吃他奚落了個盡興，直到現在俺這口氣沒處去說，今日她也現在俺眼裏，說着一巡撞過去，到銀匠屋中，黎鷄般四外亂尋，只銀匠婆子在家刷洗小孩兒，銀匠出去作生意，銀匠見媳婦鄉婦意態奇異，於是放下孩子笑道，噫，某大嫂

怎的進門就相家似的呀，快坑上坐坐，鄉婦一瞪三角眼，指着銀匠媳婦道，別的不用說，快快把出俺的戒指是正經，人有臉，樹有皮，別等俺叙說出來，銀匠婦詫異道，某嫂兒怎的了，難道是和我開玩笑麼，俺這兒戒指是有的是，只是錢到交貨，說着格格一笑，鄉婦大怒，跳起來道，好好你真裝得好憨頭，狗拉屎狗知道，昨天你上俺屋中閑坐，弄個孩崽子拉溺得熏死人，俺替你擦屎擦溺，最後掙下戒指放在桌角上在洗洗手空兒，便被你撈去，還敢抵賴麼，銀匠婦見是眞事兒，不由大怒道，某嫂兒俺們夙日不錯呀，俺會偷你麼，再一說心正不怕鬼叫門，脚正不怕鞋子歪，說着拿出一木盒打開，內中好些簪兒環兒，戒指之類，因道，俺家是作此生意的，戒指是缺不着，便請你查看，鄉婦一個個看了，都簇新晶亮的戒指，委實不能說是自己的，當時沒得說，於是叫道，你不要在老娘面前弄這圈兒，一定是你那歪邪漢子，早晨便隨担挑兜售去了，婦人特性，她的漢子每日天殺亂罵，就忌人家說不好，當時銀匠婦大怒，跳起來指着鄉婦罵道，老無恥

老娼根，幾天你沒摸漢子便歪刺得待不着，難道爲你俺家漢子便不作生意嗎，鄉婦本來是個潑辣貨，她的漢子早已死去，勾搭了好些新相好，銀匠婦這一句話正撥在她心縫，登時羞惱成怒，於是奔過去打，一面罵道，爛娼根也不怕嚼舌根，老娘這個歲數天知道地知道，你盡管罕蠢人撕你那肥口，倒看是橫長豎長的，說着一頭撞在銀匠婦小肚兒上，銀匠婦覺得小肚，被一頓硬幫幫的尖頭撞得生痛，小腳兒望後便退，突的一個仰面朝天翻倒，兩隻尖腳鞋子脫落，白鴨兒舞在天空，鄉婦早已莽熊似的跨上，二人登時亂撕亂咬，滾罵作一團，鄉婦挾起銀匠婦一支腿兒，本想拉下她褲兒，不想捏了白鴨，襪兒脫落，肉中裏帶散下，一股臭氣直撲向鄉婦鼻孔，薰得發昏當兒，銀匠婦二腿亂蹬亂蹣，不想一足竟將鄉婦絆翻，銀匠婦早已飛步掠過罵道，老無恥盡想脫俺白腿，且要妳現身說法，說着扭了鄉婦雙腿，滿屋大拉大旋，一逕拉出院中，早有許多觀衆，在院中旋了一個圈兒，鄉婦兩手死命揪了腰下，說時遲那時快，幾個鄉婦趕來拉當兒，鄉婦褲兒一

鬆，早自羊似的亂蹬亂跳，不用說怎的難看了，許多男人大嘔躲閃，銀匠婦手中攥了褲
兒猛的一個後坐，亂婦見委實不像話，奪過褲兒好歹與鄉婦穿上，二人索性坐地不起，
大事污罵，衆鄉婦問明所以，一婦拍手道，這也值得麼，那山角下來了一個野和尚，據
說非常靈應，那天張大戶失了一頭小耕牛去問和尚，他說落在西邊一家大雜院內，快去
尋吧，不然將不見了，王大戶忙去尋，村西本來皆是曠地，那裏有大雜院呢，後來竟到
一處破窰，內有一羣花子，正剝了黃牛皮，肥肥牛肉將要下鍋，妳們說靈不靈，花子那
有一家子的呢，一定大雜院兒了，還有一次，俺那日新賣了一隻大蘆花鷄，得了幾百老
錢失落了，去問痴和尚，和尚連成二卦都說未失，最後俺還是從俺的那兒尋着了，說着
臉兒一紅，一轉目光道，還是去尋痴和尚吧，大家道，早有二人飛跑去將痴和尚尋來
，那和尚言語顛倒的道，混賬東西，昨天我的卦盒讓人家借去，照着那樣兒打造一個，
那鄉婦聽了似乎一怔，右手捏了鼻頭嚙讓從鼻中擠出清涕，用袖兒抹乾眼淚，一咕嚕爬

起，一面抖着土垢一面道，得了俺認丟了個戒指就是了，銀匠婦道，不成不成，這明不明暗不暗的，俺却背不起這黑鍋蓋，說着一把拉了鄉婦，和尚靜默一會，用禪杖劃着地道，有了來了，大家一齊怔着，有的道，一個呆和尚信口胡說，信他呢，和尚笑迷迷的望了那媳婦一眼道，這是比不了吃肥鷄脯，整個咽入肚，我知道了也拿他不出，媳婦紅了臉，心中撲撲亂跳，原來那媳婦的婆母，昨天燉了一隻肥鷄，媳婦瞅個冷子撈一塊送入口中，正在口中吞吞吐吐燙得吃不下，只聞婆母走動聲音，媳婦大慌一打恨咽入腹，噎得半晌不出氣，當時和尚一口道破她隱事，所以她紅了臉，正在搗亂，只聞門外嘯，嘯，有人連敲數下，接着有人道，某姆兒呀，某姆兒，昨天拿去的戒指樣兒，俺師傅吩咐與你送來了，俺還忙得很呢，放在這門限下，你快來取吧，大家聽了一齊跑出去看，欲知門外是什麼人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十回 李希兒悞走真劍氣 痴和尚募然闖神蛟

且說大家跑出一看，只見門外階石上放着一戒指，一個小沙彌正趨下石階，大家見了，遲疑一會不由合聲大笑，有的道，真的無風不起浪，莫想到某嫂兒真個偷了和尚，大家的目光不由得專注在鄉婦身上，原來鄉婦空床難守，勾搭上了一個和尚，那和尚昨天到鄉婦處幽會，二人狂了一會，鄉婦要求和尚與她打一戒指，和尚便隨手掙下她手上帶的戒指作樣子，天亮忽忽而去，鄉婦竟忘掉了，竟覓人打了個不亦樂乎，開痴和尚說自己卦盒被人借去作樣兒，登時想起昨夜之事，不得勁兒竟想下台，當時大家方信和尚之靈，閒話表過，再說希兒一逕奔向茅屋，見和尚正仰面睡在地下，身邊放着四五肥大鮮桃兒，希兒看了看認得是自家山桃，不知怎的到和尚這裏，正在出神，和尚已一翻身坐起，抄起一桃便是一口見核，一面笑道，猴兒真聽話，每日送上鮮桃，但須防備惹出失主來，說着望望希兒笑道，小施主請用個桃兒如何，希兒笑道，俺家多得很，和尚請用吧，說着跑

向茅屋一陣玩皮嘻笑，最後張見和尚年久放在屋角下的荆筐，心中暗道，和尚這筐兒總未動過，他內中不知是什麼東西，俺就愛他那柄寶劍，不知又藏在那裏，說着隨手拉倒荆筐，只見塵垢迷天，希兒用手掏摸出一個花石匣，覺得好玩，隨手抽開石蓋，剛剛透些光線，和尚已發覺，大叫捨入，劈手便奪，說時遲那時快，早見從匣中錚的一聲，飛出一道霞光，一陣寒風逼得希兒毛髮皆悚，光霞映目昏花，剎那當兒，霞光破屋而出，將希兒吓倒在地，和尚頓足叫道，老衲一生未敢妄殺一物，今被你走俺飛劍，非飲血不返，於是不顧希兒跑出屋外，閉目運用神功，口中吐出一道白光飛上天空，直橫絕了天日，突的一聲霹靂，日光頓消，從對面飛上霞光，被和尚白光吸了，方要收返，只見飛來一道碧色光線，和尚似平一驚，手指劍氣與碧光攪作一團，但見霞光縱橫飛繞，天地爲之變色，陰晦晦昏暗之氣色中，發出一種異音，萬物悄靜，風吹草木皆顯得淒淒涼涼，剎那間陰晦天色變得紅澄澄，那道碧色光劈劈拍拍一聲響，從茶碗粗細碧光，突然溢散數

倍，光霞也比先暗淡了，和尚運用的白光白得越法透明，緊緊繞了碧光追逐着，互相推進，移時碧光嘆的一聲隨着挫下半截，白光已緊緊逼過，碧光似躍似退的掙扎着，漸漸沒了，和尚運用白光錚錚有聲，移時回轉似乎收入鼻孔中一般，和尚隨便坐在地下，緊緊閉了雙目，提上丹田罡氣，散滿週身，移時渾身骨節格格巴巴一陣怪響，突的一張雙目電也似的兩道精光，直射向希兒，希兒吓得呆了，望了和尚不敢言語，和尚却笑道，小施主不要害怕，這正是燒紙引鬼了，若非老衲劍氣久練精絕，則將死於怪物毒丸之下了，希兒怔了半晌，長長抽了一口氣道，師傅那筐中還有怪物麼，和尚捋過笑道，不要遲疑，剛才你所走之白光乃老衲之神劍，希兒彷彿也聽人家說過，劍可通神，久練則入化境，隨人罡氣流走，千里之外，心神所指，而劍氣運用自如，如身所蒞止，於是希兒恍然道，師傅原來是個奇人，一向無人曉得，和尚拉了希兒笑道，小施主你能識俺隱迹，與老衲可算前緣不淺，而且小施主天生俠骨忠心，必須得老衲傳授一些絕技，唉，也

不過天定不可免的罷了，正說着突的跳入一四尺高大黑猴兒，望了望希兒，睜着黃澄澄怪眼光，向希兒細細一打量似乎驚愕，和尚笑道，猴朋友那裏去要子，這般時候才返來，你可識得這客人麼，黑猴躍過吱吱叫了兩聲，指指希兒指指肥桃，和尚笑着向希兒道，這桃兒還你家的呢，那日俺携他經過你那桃園外，望見你桃已熟，所以他每夜去偷食，無以報答，却將我每日所得卦禮抵賬，說着哈哈大笑，希兒恍然，怪不得自己見一黑影小而伶俐，原來是猴兒，這時猴兒拿了一盆大，亮如鏡石片似的東西，交與和尚，向和尚吱吱亂叫，一面抓耳撓腮，一面伸着手指西望的比招式，和尚接了那物一看，却是一片亮晶晶鋼鐵般鱗甲，和尚一怔道，猴友你那裏得來的此物，猴兒仰頭望着天空，手兒亂繞，口中吱吱突突的一頭鑽入床下，作出驚慌之態，然後出來似乎四下尋找，突然後退兩步，拿了那鱗甲旋了個圈兒交與和尚，希兒望得好笑，和尚却靜靜看着，然後笑道，勞你了，此甲分明是怪蛟之甲，你得來一定費大事了，方才你望見天空劍氣便是我的飛

劍，猴兒聽了似乎一楞，兩手吓得抱了頭兒，和尚道，此蛟與我鬪了多時，最後敵不了我的飛劍，死在劍下，但不知落向何方，黑猴用手向那邊一指，然後支腿亂躡，翻紅眼望望天空，和尚道，是了，一定在山中深處了，猴兒點頭，和尚把與他桃子吃着，手腳頭仍是閑不着的亂動，和尚向希兒道，方才被你放走了我的飛劍，我恐悞傷生命，所以運渾身多年罡氣去收回飛劍，不想被神蛟張見我的飛劍，但是怪蛟可不知伏在那裏，想一定是二千年以上之神物，因為他已能修練得漫吐毒氣，籠護了他的毒丸，那蛟，蟒，蛇，蚰，猿，虎，熊，豹，均係靈性之物，在這些東西，自他降生後一百年內，未傷過一生，則能隱伏不食，性靈能知天地陰晦，查五行六氣，五百年後則避之深山絕境，修練內體，千年能吸日月精華，久則練成丹丸能隨意縱橫天地間，再久則能乘風雲化隱形影，看那怪蛟噴吐毒氣只能運飛毒丸，尚不能騰化，他那毒丸便如劍仙之飛劍，所以他望見我的劍氣而用毒氣收我飛劍，以助他丹丸成就，若是不速迅去運揮罡氣相接，俺

的飛劍一定被怪蛟所得，我多年神功完全化盡，定死在怪蛟毒丸之下了，怪蛟既誅，我之飛劍又脫化一步，使我得怪蛟之丹丸合其雙睛，我劍則入止境，化爲仙了，說着哈哈大笑，希兒聞所未聞，於是拜倒求教，和尚道，你與我有緣法，我的飛劍成功亦是你所助的，你在初步習武功，與我是不能盤旋久了的，說着十分悽然，接着說道，凡事天定，你看刻下天下大亂，流寇遍野，將來的世能變遷也即不堪聞問了，並非無有救亡之人，不過大明氣數將盡，人不能逆天，話雖如此說，人還須盡人事，你是天生一個銅筋鐵骨的志士，望你盡力進取，唉唉你左右不能追隨我的，可是爲國捐生也不愧丈夫一生了，那麼我便授你淺近的武功，希兒唯唯，和尚道，你先返去吧，我須同猴朋友入深山絕境，尋找死蛟，取得他丹丸合寶珠，你過十日後來此，我與你有一月零三天的緣法，希兒唯唯，和尚道，請你就去吧，不必留戀，到約定聚會之日不要悞了，希兒答應走出，忽想起我是下山與人送貨，還得送去，不然回頭媽媽要合我索貨錢，是不得了的，想着

從地上携了貨筐辭別和尚，猴兒也送出門外，希兒笑道，你如果愛吃桃兒只管去取，猴兒點頭依依而別，希兒一逕尋向買貨人家，交對了貨，得了兩八錢銀子返回，到了山中已二更時分，不知不覺過了一月，希兒的武功，徒手兵器以及接戰之法，飛簷走壁之功，完全得到了，可是未臻絕境，這時痴和尚也加緊了教授，一日痴和尚將希兒叫至面前道，我與你不過還有二日的盤旋了，你的武功雖然得到了初步，但不足應世，希望你在別後續習年餘，以你之大性，即可了解武功之佳境，希兒唯唯之下，覺得心中難捨，不由得悽然淚下，痴和尚笑道，人生聚散無定，那有久不散之筵席呢，希兒暗想道，俺真愚笨，即使俺離開這裏，俺在家一般習技，不明之處盡管來此請教，何必如此依依，希兒想着以爲靈妙不過，當時轉戚成喜，痴和尚道，你所習的武功其他都可應用，只擊劍差的遠矣，這裏有一柄寶劍，和數篇秘要劍訣，說着拿出幾篇手抄劍訣，一柄寶劍，痴和尚又道，此劍非名劍，不過鋒利勝普通之劍，你佩了作個紀念吧，劍自古通神，不過在

於何人運用罷了，新武派均宗爲兵器之首，習劍秘術首重氣功身法，步法次之，故習劍當首練氣，丹田之氣提佈週身，爲內之持，身法劍式爲外之功，氣功久則精，精深則化，化而爲罡，乃週身精氣積而發乎自由運用，此內氣柔功，劍術習至此地步，雖草刺之脆柔，亦能運用如利劍，昔越女與猿公較劍，越女只以竹枝而勝猿公，卽是此理，希兒唯唯，牢牢記住，痴和尚道，此數篇劍訣，你拿去習練，就你數日受我指點的劍法，無不應手，希兒拜收了，次日希兒熟習一日一夜，很有心得，這日便是希兒就技的一月零三天了，希兒晨起作早功，猴子跳來一個龍門躍鯉式從希兒頭上刷過，希兒大笑拉開手式，竟與猴兒放上對，打得烟塵亂抖，兩個各逞能爲，一陣風團兒般旋轉，影子都不見了，打了五六十合不分勝負，希兒一面接戰一面想道，師傅曾說俺能敵得猴子便是成功之日了，突想起今天滿期了，心中一陣難過，忙虛晃一拳跳出圈外，猴子也停了身式，望着希兒連連點頭表示佩服，突然矮垣上露出一毛茸東西，仔細一看却是一道士，一頂瓦

楞道冠，却是一個整個狗腦袋皮作成，兩邊還直舒着雙耳，一逕遮到雙眉下，露着亮晶晶的矚目，嚙了鮮紅大嘴，正在望得搖頭幌腦，兩支狗耳朵隨着擺動，希兒望了怪像叱道，什麼人敢竊窺俺，小心俺的拳頭是沒長眼睛，說不定就飛到你腦袋上，要你受用不了，那怪道士忽的嚙牙一笑，口涎噴出丈八遠，便如毒霧一般，早有兩個細碎星兒飛向希兒腮上，覺得如針刺似的一陣生痛，希兒一面用手抹去，却未在意，那道士只望着希兒汪的一聲，純粹是一聲狗叫，聲如巨雷，竟將希兒和猴兒嚇了一跳，接着汪，汪，汪，一陣犬吠，希兒大怒，跑出垣外見那道士渾身穿的是翻毛狗皮衣，自頭上瓦楞狗皮冠，一逕到足下的雲履，也是狗皮蒙面，撿那豎生的黑花皮毛蒙在前五指上，活脫大狗爪，正在支脚探頭張望，希兒趕過去伸出一雙鋼鈎般雙手，躍起來抓向道士肩頭，本想用力一搬將道士搬倒，不想雙手方抓上肩頭，便如抓着鐵頭，百忙中硬中帶柔，咪嚙一下雙手脫了肩頭，希兒落在地下，站腳不住，緊步的望後退了數步，一個仰面朝天栽翻，道

士便如不知道似的，還只管向垣內汪汪狂吠，希兒怒極跳起來又奔過去，道士轉過頭來汪汪兩聲，揚長走去，足迹所到之處，斗大頑石便成粉末兒，希兒將氣也嚇掉，呆呆的望着道士，風團兒般沒人深林，半晌長長的吸了一口氣，吓得燥汗淋漓遍滿身，心中暗道：幸而俺未緊逼他，不然他給俺一下，就那頑石都變成碎屑的力氣，俺恐怕成肉泥兒了，想着後怕不已，跑回屋中，望見痴和尚，正將那多年未動的舊筐兒，忽然整理起來，屋中打掃得乾淨，牆上挂了多年的一柄劍也摘下放在禪床頭，希兒笑道，師傅整理什物，不喚弟子，還自己動手呢，和尚笑道，你那裏會整理，希兒暗笑道，師傅真古怪，俺便是不中用，掃個屋兒，希兒還不至不成呢，和尚又道，不成不成，希兒心中撲的一跳暗道，莫非俺無意中說出話來嗎，忽然想起怪道士，於是道，師傅剛才來了一怪道士，渾身穿狗皮，也不說話，只汪汪的狗叫，並且氣力很大，於是將道士足碎頑石說了一遍，和尚笑彌彌的道，曉得曉得，他叫狗皮道人，乃是老衲世外好友，練得神功通天，身如清

風，他已四百餘歲了，說着望望日光道，日已過午，過一時你家去吧，好好習練武功，不可疎懈，好在你天性忠耿，我也無可囑的了，希兒唯唯道，弟子自就藝於今，屢請師傅來歷，並未見示，望師傅一叙以解茅塞，和尚笑道，正是哩，你且靜處一會，聽我叙說，說着閉目垂眉，移時一張雙目射出萬道光霞，娓娓叙出一遍話來，讀者諸君欲知和尚說些什麼，且看下文分解，

